



農
業
的
社
會
化

考茨基
馬希阿尼
合著
鄧毅譯

新生命書局發行

馬考
希茨
阿尼基
著

鄧毅重譯

農 業 的 社 會 化

新生命書局發行

重譯者弁言

這本書，分前後兩編，前編是考茨基著的農業社會化論，後篇是馬希阿尼著的農業社會化策，日本河西太一郎，把牠譯成日文，書名爲『農業的社會化』。現在我再把牠譯成中文，以貢獻於我國的讀者。

關於本書的內容，有著者考茨基與馬希阿尼的序言，又有蔡紫女史與譯者河西太一郎的序言，說得非常詳盡，無待我再來贅述。總而言之，這部書，無論在理論方面與事實方面，都是有價值的文獻，是農業問題的好參考書，這是我敢向讀者担保的。

還有一層，我國以農立國，以農產物爲主要的輸出品，然內因封建殘餘的剝削，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農業經濟破產，生產力大加減退，現在不僅工業品，須由外國輸入，即農產物亦要仰給於外國。我譯這部書的意思，是希望我國對於農業問題感覺與味的讀者，對於這個問題切實加以研究，借外國的事實，供我國的參攷，探求癥結之所在，以謀根本的解決。

再者，我譯這本書的時候，一方面，力求對於原文的忠實，他方面，力求文字的通俗，對於原文艱澀之處，務求真意之所在，而不拘泥於文字的形式。但因時間匆迫，能力不足，錯誤之處，在所不免，希望讀者，加以指正。

我對於詩文一途，從未入門，後篇馬希阿尼的序文裏面，有詩一段，是請健如兄代譯的，茲特表示感謝之意。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

鄧毅 上海

改版譯者序

本譯書的舊版，從前年秋天震災以來，雖成絕版，但本書存在的理由，不僅毫未減退，一部分社會人士，對於本書的需要，並有相當的把握。因此，在從前出版者『阿爾思』承認之下，從新委託同人社，發行改版，以供世好。

當改版時，全篇加以修改，訂正誤譯，用語通俗，以力求面目之一新。關於這點，得到學兄田邊忠男氏很多的指教，茲特表示感謝之意。

譯者對於本書的讀者，紹介與本書前後出世的拙譯的『社會主義和農業問題』。本書，主要的，是關於農業社會化之必要，及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過渡時間的實施政策的議論，該書，主要的，是關於在社會主義共和國農業社會化之理論及實際的敘述，兩書的關係，正如姊妹篇一樣。兩書著者的立場，雖有多少的相違，一是主要的取材於德意志，一是專根據俄羅斯的事實。但是對於本問題的讀者之理解，不僅一點沒有妨礙，並且兩兩相俟，反可使

讀者得到豐富的理論。還有一層，如果兩書互相對照，當考察問題時，不致使讀者拘泥於一個特定的立場，而有批評的餘地，我相信，間接對於我國農村問題的研究，是有裨益的。在這意義上，所以譯者希望讀者兩書之併讀。

一九二五年

譯者

舊版譯者序

本譯書，是由前篇及後篇而成。前篇是喀爾·考茨基的『農業社會化論』（Karl Kautsky, Die Sozialisierung der Landwirtschaft, Berlin, Paul Cassirer, 1921）之抄譯（本文全譯，附錄省略。）後篇是喀爾·馬希阿尼的『農業社會化策』（Karl Marchionini, Ein Plan zur Sozialisierung der Landwirtschaft, Leipzig, Leipziger Buchdruckerei, 1920）之全譯，合成一書，書名為『農業的社會化』，完全是出於譯者的本意。

關於前篇的著者考茨基，現在無待贅述，是恩格思以後的碩學，在長久的期間，一般世人，都謳歌他為馬克思主義的明星。直至近年，因他批評俄羅斯革命，列甯冠以背叛者的污名，這亦是世所周知。但是無論怎樣，他總是馬克思學者的前輩，這是毫無疑問的，並且本書的主要部份，誠如著者在其序文中所敘述的一樣，是在十餘年前，他的意氣軒昂，聲名赫奕時的執筆。他的議論，現在讀起來，如正在討論今日的問題一樣，這是饒有興味的一件

事。他在本書，首先便縱橫的解剖資本主義及於農業的禍害，進而論證農業生產是緩緩的向着社會主義發展。這本書，雖是一本小冊子，牠的特色，是在於把馬克思派農業學者理論的見解，很通俗的敘出來，雖說不過是一個大概，但我們可藉此以窺知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的一般。本書的附錄，還收羅社會主義的地主賀化在『新時代』(*Neue Zeit*, 27 Jahrgang 2. Band)發表過的『為教育者的農民』(*Der Bauer als Erzieher von A. Hofer*)之研究，這是比較農業的兩個經營方式，即大經營與小經營，在一切生產階段的勞動者勞動的結果，以證實在今日資本主義形勢之下，大經營，在技術方面，還是站在優越的地位，以之為考茨基理論的補充，是很有益的。但其主要部分，是關於德意志農業的技術方面，對於事情相異的我國讀者，恐怕沒有多大的興味，故從略。

後篇的著者馬希阿尼，是歸併前之德意志獨立社會黨員，是農業問題熱心的研究家。他在本書的態度，始終是實證的，具體的。並且以無比的豐富的材料，論證農業社會化之必要，入微穿細，提示實行方案。一般的讀者，對於本書的贊成與否，這裏暫置不論，其不失為一個珍貴的文獻，是毫無疑問的。還要附帶說一句，對於本書做了一篇序文的路譯蔡紫

(Insie Nies)，亦是舊獨立社會黨員。在德意志，是次於故羅查盧森堡及克拉拉擇多金的有名的婦人社會主義者。

不待說，農業社會化的問題，在今日歐洲各國，已成爲政治上實際問題，帶着顯著的重要性。我國的事情，雖未達到那樣迫切的程度，然與年俱增的佃農爭議的頻發，以及其解決的困難，使農村問題，愈加深刻化，農業社會化的問題，不久一定會成爲當面的問題。於此，農業社會化這個問題，不僅在理論上，就是在實際上，亦很重要，這是無須煩言的。然關於這類的文獻，現在西歐還是很少，且概屬陳腐，其精細的研究，不能不有俟於今後的開拓。在這期間，如這裏所譯出的兩書，雖都是小冊子，要算是比較最近的著作，想窺知近來本問題的傾向，是很可以做參攷的好書，這是譯者確信無疑的地方。並且無論怎樣，考茨基理論的敘述，與馬希阿尼實際的提案，正是構成好個的相輔關係，——這是譯者任意把這兩書編成前後兩篇，成爲一書，以紹介於讀者的原故。——讀者依此，可以窺知關於農業社會化的理論與實際一切問題的概要。在這意義上，能夠以這譯書提供於我國關於這問題的文獻殆全付缺如的讀書界，是譯者竊自欣幸的所在。

關於譯文，譯者力求對於原文的忠實，並且儘可能的，使日本文通俗化，但因能力之不足與時間之匆忙，不滿意之處很多，讀者如能加以叱正，是誠幸甚。

最後特別要聲明的，是：當本書翻譯時，不惜予以種種指教的高野宥三郎、櫛田民藏兩先生，出版時，多方奔走的堺利彥氏，爲譯者快然承諾停止其翻譯考茨基所著的前篇的計劃的佐野學、小泉鐵兩氏，表示無限的感謝。

一九二三年一月

河西太一郎

在大阪市外諏訪之森

農業的社會化目次

前編 農業社會化論

喀爾考茨基著

第一版序.....一

第一章 農業與資本主義.....九

第二章 農業勞動手段.....三九

第一節 農業勞動者問題.....三九

第二節 農業的機械.....四七

第三節 大經營與小經營.....五七

第四節 鄉村團體的農業.....六九

第五節 都市的農業.....八五

第三章 農業與社會主義.....九一

後編 農業社會化策

喀爾馬希阿尼著

目次

路譯蔡紫女史序·····	一三
著者序·····	一七
第一章 社會化的必要·····	二五
第二章 社會化的可能·····	四四
第三章 社會化的準備·····	五五
第四章 社會化的對象·····	六三
第五章 社會化的方法·····	七七
第六章 被收用者賠償問題·····	九七
第七章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自耕農民·····	〇六
第八章 食料品的分配及消費·····	一八

前編 農業社會化論

喀爾考茨基著

鄧毅重譯

第一版序

本論主要的部份，是將近十年前寫的，分爲二章，一九一〇年，在拙著『*Vermehrung und Entwicklung in Natur und Gesellschaft* J. H. W. Dietz』的增殖和發達』(Vernehmung und Entwicklung in Natur und Gesellschaft J. H. W. Dietz)的人口問題裏，發表過的。當時，我和許多的友人意見相反，已看到社會革命的到來。雖說如此，這並不是說我平生有什麼革命經驗。

特別是當我執筆第二的著書『*Sozialdemokratische Bemerkungen zur Uebergangswirtschaft*, Leipzig, Leipziger Buchdruckerei.』時，——其中之一章，印在本書中——我看到革命快要到來，但是當我執筆這書時，沒有想到這書出版的時候，革命已成爲完成的事實。在這意義上，我這本書，還是在事實之前寫的。

這本書，我是從一九一七年到一八年的冬天寫的。因爲技術上的困難，等到印好，已是七月了。我對於檢閱官表示敬意，儘可能的謹慎，陳述意見。並且在我的序文裏，有如次的



(南)

主張。

『戰爭如果再延長下去，畢竟是最深刻的震撼資本主義的根柢，爲無產階級開權力方便之門。』

我的用心，沒有得到一點結果。檢閱官宣佈：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止，禁止我這本書出版。等到這本書到讀者的手中，已在我對於革命的期待實現之時。

自是以來，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雖說是很大，亦沒有到使我在革命一年以前所寫的議論，以及我在那裏所表明的要求，成爲無的放矢的程度。這種事情，對於國家及公共團體的要求，是適合的，對於無產階級的要求，（雖是可惜）亦是適合的。我在七月所寫的序文如次。

『無產階級在過渡經濟時，與在其他的場合一樣，專以自己的利益爲本位，是不可以的。無產階級之歷史的意義，要在其階級的利益與社會全體的利益一致。因此，無產階級的義務，在追求新的形態愈熱烈，混沌狀態愈利害的過渡經濟時，不僅僅要主張自己目前的利益，並且要極力主張發達社會的利益。對於社會主義有意義的貢獻，儘可能的多做。對於過

渡經濟的一切問題，不要專看這問題的本身，要與經濟的及社會的現象之全體，相關聯來觀察。」

這種警告，沒有比今日的事情，還更加必要。何故呢？在無產階級中，有鬥爭能力的、並且勇於鬥爭的人們，抱着近眼的階級的利己心，再切實一點說，抱着職業的利己心，乘着新獲得的權利慾，壓倒一般社會的顧慮，以損傷社會的發達，同時、妨礙向着優於資本主義的、永遠征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形態之進路的危險，未有如今日之甚。

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不待說，是不止在這裏付印的各章。在拙著『農業問題』(Agrarfrage Stuttgart J. W. Dietz 1899.)裏面，對於這個問題，有更詳細的討論。這本『農業問題』，雖老早已成絕版，但是我到現在，還不肯發行新版，這是因為我想完全修改一遍。這並不是因為我的立場改變了。我的立場，雖仍然和以前相同，可是農業的事情，從著這本書以來，是全然一變。我著這本書的時候，農業是因海外的競爭，還在食料品價值低落的階段，以後未久，就變為食料品價格騰貴的時代，騰貴而又騰貴的時代。這些事情，在許多地方，使農業問題的面目一新。

我因為其他工作的關係，畢竟沒有完成這種工作。現在因為戰爭與革命，農業又發生新的任務與必要，而進入於新的階段。這樣一來，與其修改，不若創作全然一新的著書，更有必要。但是我有不有這樣的時與力，是一個疑問。我恐怕要把這部『農業問題』，看做是著這書時之歷史的文獻，就這樣的把牠重新付印算了。

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間，海外的農業，在歐洲是看做一敵國，歐洲的地主，恐怕自己因此而陷於滅亡。但到了現在，海外的農業，反成為我們的救主，如果沒有合衆國、加拿大、阿根廷、澳洲，我們除餓死以外，無他途。這不僅是德意志，全體的歐洲，如俄羅斯、羅馬尼亞，以前稱為歐洲的穀倉的國家，亦莫不如是。因此，歐洲大陸各國，不徒沒有人企圖以保護關稅政策，禁止海外食料品的輸入，反而不能不竭全力以輸入多量的廉價的穀物。

雖說如此，然因此而有害於本國的農業，是不可以的。恰恰相反，現在特別緊要的問題，是要使本國農業臻於繁榮之域。因此，在激烈的外國競爭之下，又沒有關稅保護的場合，採用使本國生產部門能與外國的生產部門競爭的最合理的方法，即改良技術，以增進生產力，比什麼都緊要。可是在農業方面，比較在工業方面，更加不可以委諸個人的偶然的創

意。特別是處在今日危機之際，更是如此。國家不可不採用廣泛的社會化的方法，爲強有力的干涉。

對於占優勢的小經營，如果加以致慮，所謂社會化，對於都市與農村之間流通過程的規定，比較生產的組織，不待說，不可不有更詳細的討論。就是對於生產的組織，也要能夠獎勵產業合作社或自治團體，與農民的生產，發生關係，把過大的所有地，移歸國家或都市團體的所有，更使雇農參加經營的構成，才能開始這種計劃。

要使我國農業技術，不至於十分低落，對於大經營，固然不可不加以維持，絕對不可使其零細化，就是要使農業的社會化，亦痛感大經營之必要。因爲要使雇農繼續的勞動，以發揮土地的全生產力，大經營是引導非常必要的新增的勞動力於大所有地最確實的手段。

都市勃發的革命，對於農村的農民，不是毫無痕迹過去了的。如果他們爲罷工所激刺，自己想分配過大所有地，企圖採取直接行動的社會化，——這樣一來，非達到破壞與掠奪的程度，是不終止的——那末，一定會發生不可名狀的不幸。

這種事情，不是手擲彈，機關槍，可以防止的。只有政府有效力的有計劃的社會化，才

可防止。這種社會化，是可以預防狂暴的直接行動，引導破壞力於有規律的軌道，以創造生產力。

德意志社會化委員會 (Die deutsche Shtzialisierungskommission) 將要把農業社會化的條件與狀況，付調查時，即被解散了。如果國家經濟局 (Reichswirtschaftsamt) 的官僚，相信他們自己比較委員會，能夠更迅速的，或更合目的的，解決社會化的任務，那末，請他們試試看罷！國家無論在什麼場合，對於農業，或是在長期間採取放任政策，或是對於食料品的獲得及分配，以繼續從來官僚的方法為滿足，都是不可以的。不待說，社會化的方法，是不可依照布爾什維克的模型。布爾什維克的人們，在都市樹立嚴格的獨裁制，對於農民則予以在農村任意居住的自由，這是在經濟落後的俄羅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其結果，使都市社會主義革命的企圖，與包含多數人口的農村的資產階級革命，同時並起。

這種內部的矛盾，俄羅斯無產階級的多數，雖是很落後，但是因為都市的社會主義，愈加失却其本來應有的民主主義的性質，愈加成為官僚化，遂致陷於愈難維持的狀態。工人委員會，(Arbeiterräte) 在今日的俄羅斯，不過僅僅是一個無力的裝飾品，其背後隱藏着新的官

僚政治的全權力。

在這樣情形之下，都市與農村間的關係，採取一種特殊的形式。在工業資本主義之下，農民向工業中心地逃走，只有繼續的進展。因此，對於工業，要使其分散，移轉到農村方面，固屬是社會主義的任務，但是這種事情，要達到大規模的程度，不待說，只有交通制度非常發達的場合，才能適合於經濟的目的。在現在的俄羅斯，却不是工業向農村的移轉——這種移轉，在俄羅斯的交通機關缺乏狀態之下，就令非常不適合於經濟的目的，——反而是工人拋棄工業，逃走到沒有都市那樣悲慘的生活條件的農業去。這樣一來，在都市的工人，不僅從已經社會化的工業逃走，一天一天的增加，並且同時，農民對於工業的反抗，亦逐漸增大。農民在一九一七年之初，對於交付他們以大所有地的布爾什維克的制度，雖表示歡迎，但是土地分配好了以後，布爾什維克政府，對於他們，早已不能有所供給了。並且同時使工業隸屬於布爾什維克新國家官僚政府之下，都市生產之給付能力，因而減退。這種事情，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為維持自己的政權，固屬必要，可是壟斷一切工業生產物，尚不足以供給大軍隊之需要，對於農民及工人，——除二三特權階級以外——等于沒有給他們一點什

麼。不僅如此，農民還要以其剩餘物支持都市人口及軍隊，農民如果不願意的場合，對於必要的東西，是採用強制的徵收。如此，與沙皇主義的時代一樣，我們又再看到充滿叛亂的農民的俄羅斯。

農民問題這樣的解決方法，不待說，在西歐各國，是不會有的。

在我們看來，農業問題，是革命中最複雜的問題，同時，是最重要的問題。這問題的解決，必要有都市與農村的理論家與實際家最親密的合作，並且還要有世界各國最親密的合作。因為自農業經營脫離自足狀態，不能不購買由世界各部份運來的肥料及飼料等的原料以來，農業問題，已成爲高度的國際問題。近世的農業，與大工業一樣，不能忍受各國間互相封鎖。農民的生活條件，或許局限農民的眼光於一地方，亦未可知。但是農民的生產條件，已使農民的眼光，注視於世界經濟方向。

農業與工業一樣，必要有最完全的國際狀態。只有依照這個目標，農業才能臻于繁榮之域。

一九一九年五月

在瀉爾維登堡、喀爾考茨基

第一章 農業和資本主義

我們考察現時促進農業發展的各條件時，因其注重技術 (Technik) 或注重經濟 (Oekonomik) 之不同，而所得到的結論，遂不能不大相逕庭。這裏所謂技術，已如上述，(考茨基在前著『自然及社會的增殖與發達』裏面說過的——譯者) 是指人們支配自然力的程度而言，所謂經濟，是指參與生產——最廣義的解釋——過程的人們，在過程中，彼此相互的關係而言。我們於此，便可以知道技術與經濟間的區別，是怎樣的重要。

農業的技術，正在最迅速的發達。不僅是機械制度，農業的土木工事，及土地改良的技術等，就是有機體的生活條件之科學的知識，亦是如此。每年有偉大而可驚歎的發達，如果都應用到農業方面，農業勞動的生產力，一定有很大的增加。

但是技術的應用，與發明發見之急速的進步，一點也沒有採取同一的步調。在農業方面，與在工業方面，全然不同，進步的技術，不過是緩緩的，躊躇的，並且不完全的支配生

產過程。勞動可能的生產力，與實際的生產力，其間的相遠，於農業尤甚。在這意義上，農業不管一切的技術是如何的進步，牠總是常常落後的。這也不是絕對的，是相對的，即是比例於自然科學及技術的程度而言。

這種現象的發生，不如許多人的想像一樣，不是由於農業勞動的性質的本身，而是由於資本主義在農業所產生的經濟關係。換句話說，這不是自然的法則，而是社會的法則。再明顯的說，就是土地私有制與工資勞動制，是誘致農業技術遲滯的元凶。

在農民階級發達過程中，貴族階級，是怎樣發生的，我們已經知道了。國家的權力，是與貴族階級同時成立的。這兩者對於農村農民的剩餘物，儘可能的多掠奪些，結果，妨害了農業技術的完成，甚至使其退步。

封建制度的末期，亦有這種退步的現象。法蘭西大革命征服封建制度的結果，農業一時的有急速的進步。但是未久，又開始剝削農業勞動的新時代。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時代之下，這種剝削的原因，是與商品生產相結合而不能分離的生產手段（即土地）的私有制。農民早已沒有服賦役，或以自然物完納公課之必要了，但是不能不以貨幣支付地租。這種情形，

在佃耕制度的場合，是表現得非常明顯。佃農得到耕作土地的許可，對於地主，就不能不支付田租。這種佃租，除償却佃農或雇農的勞動的工資，以及投下之資本的普通潤利以外，其餘所得到的剩餘，都包括在內。這種佃租，在豐饒地，或好位置的土地，比較礮角的土地，或位置不便的土地，又要多些。生產費在同一的場合，農產物的價格騰貴時，佃租亦要增加。

在這種方法之下，一國的佃農，每年對於地主的支付額，達到莫大的程度。地主得到這種佃租，不以之為改良農業之用，或是供個人的浪費，或是購買工業債券。這樣一來，這種佃耕制度，不僅從農業方面奪去可以增加生產力的豐富的資本，並且對於農民想增加生產力的衝動，亦使之麻醉。

在資本主義的工業，增加生產力的衝動，是由於企業家改良其經營的技術，在平均的程度以上，以圖獲得更多的剩餘利潤。在農業方面的經營，普通利潤率以上所能獲得的一切的剩餘利潤，在佃耕契約締結之際，都看做是一種地租，而歸於地主之手。因此，佃農投下莫大的費用，企圖改良——其利益在佃耕契約改訂之際，已決定不歸他自己，而歸於地主——

的理由，絲毫也不存在了。

人們或者以為在自耕農的場合，一切的事情，都比較有利益些。不錯，在這種場合，地租是歸於自耕農之手，並且偶然得到的剩餘利潤，亦都是如此。但是在這種場合，土地的私有制，在事實上，仍然以不同的形式，雖是很隱蔽的，但仍然是同樣的足以妨害技術的發達。在這種場合，地租存留在自耕農手中，固然是事實。可是這種事實，至多也只能保留到移轉到其次的場合止。所有的移轉，至遲也只能保留到從來所有者的死時止。在普魯士，一年間，土地在百分之六以上，（最近十年間，很規則的，是百分之六·六）變更其所有者。平均起來，一切的土地，每十五年，都變更其所有者。這種新所有者，在其所有開始之際，不能不支付共同繼承人的繼承部份，或是要支付所購買的土地之全『價值』。這裏所謂價值，不外就是地租之租本還元額，因此，地租愈高，如果利率沒有變更的時候，新所有者自己為要獲得經營，不能不支付的金額，自然亦愈大。在這種場合，他可以採用兩種支付的方法。第一，是他自己預備有購買土地所必要的現金，用以支付前所有者。如果這樣，從他自己能夠用於經營的準備與改良的資本金中，減少了支付前所有者這樣多的金額。但是這種支付的方法

法，多半是屬於例外。在普通的場合，沒有充分的資本，以抵押的方法，爲支付前所有者的財源。這是第二種方法。如此，他每年以抵押利子的形式，支付地租於高利貸或銀行。這些高利貸或銀行，現在成爲事實上的地主。地租愈高，一年間從農業剝削的金額愈大。農業物的價格，雖然騰貴，因爲地租加多了，在自耕農看來，不過是一時的好景況，一旦所有變更之際，馬上就發生反對的現象。

地租的騰貴，在自耕農的場合，更加重農業上的負擔。因爲所有移轉之際，不僅其時的地租，就是將來可以期待的地租，也看做是土地的『價值』，計算在內。計算土地價值之際，只要將來可以期待的剩餘利潤，都先已打算在內。因此，買價的利子之支付，往往比實際的地租的金額，還要多付些，如果所期待的價格騰貴，不可實現，買主就會陷於真的窮境。在工業方面，因爲技術的發達，可以得到剩餘利潤，所以發生強烈的刺激。可是農業方面，不僅在佃耕制度的場合，就是在自耕農的場合，因爲要支付實際上的地租，所以都有妨礙其經營，而阻止其技術發達的傾向。

在農業方面，私有財產制，還以其他的方法，麻醉技術的發達。關於各種經營方法，要

怎樣去證明各個經營之一定規模，是最生產的經營規模，這是我們見到過的。在這裏，亦表現技術與經濟間的相遠。資本的膨脹，換句話說，因生產手段的私有所實現的工資勞動剝削關係的膨脹，是可以無限的進行。在這時候，大資本常常是優越於小資本。反之，各個的經營，其規模有最大的限度，如果超過這個限度以上的擴張，是不能不減少其生產力。這種規模，因生產部門之各異，時代之不同，雖有非常的區別。但是一般的，是與技術的進步同時有擴大的傾向。至少各個經營所產生的生產額，以及所投下的不變資本（原料，機械及其他）額，是有這種傾向。關於雇農之數，不限定是如此，關於所占有的地面，更不限定是如此。

如果社會想達到以一定的生產手段所能達到的生產力的最大限度，那末，一切的經營，不能不籌劃，求所以達到其時生產部門的技術程度所認為合目的的最大限度。但是這種事情，在以生產手段的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下面，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能見諸實行。不待說，超過最大限度，是不合目的的，但是在事實上，永遠沒有超出最大限度的事情。反之，企業家認為其經營過小，想擴大其經營最大的生產力，如果他的資本缺乏，亦是不可能。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下，在理論上，可以達到勞動最大的生產力，在事實上，爲什麼不能達到呢？許多的經營，並且許多優越的經營，爲什麼會停留在這生產力限界內呢？並且還有不少的經營，爲什麼到最大限度，還隔得很遠呢？上面所說的事情，就是說明這些理由。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雖很活潑的刺戟了技術的進步，但是決不能完全使其實現。

但是這種事情，較之工業，是更多適合於農業。因爲在農業方面，比較在工業方面，資本的蓄積，不僅更加遲緩，改良的衝動，不僅更加稀少，並且土地的私有，對於各個經營一切的擴張，與在工業不同，完全課以別種的制限。土地是農業最主要的生產手段，經營規模的大小，固然不專以土地的大小來決定。但是到非常的程度，爲地面所左右。一旦移到更高度的經營形態時，如果證明經營的地面過大，要加以縮小，固然是非常的容易。但是在其反對的場合，却是非常的困難。並且常常感覺更加必要的，還是土地的缺乏。只有最大經營，有時候，可以提供多少其周圍的地面於他人。在普通的經營，實際家在實際的農業中間，自己還要裝做是一個最大實際家的樣子，與高唱最小經營讚美歌的博士們，有全然不同的見

解。真的實際家，因為想做可能的擴大其經營，對於土地的獲得，是表示十二分的渴望。但是土地不像機械一樣，不是隨便可以增加的。農業者只有以鄰人為犧牲，才能擴大自己經營的地面。可是鄰人都有擴大其所有的地的傾向，並且都以私有財產制為護符，盤據其所有的地上，屹然不動，不到破產的程度，是決不肯讓給他人的。

結果，想擴大地面，以改良經營的企圖，在普通的場合，總是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礙。就是想以合目的的方式，變更經營的地面，在理論上說來，應該沒有多大的困難。可是往往因為歷史傳來的小地面的分裂，以及所有移轉之時所惹起的各種各樣的小地面的錯雜，仍然碰到許多的障礙。

由私有財產制所發生的障礙以外，再有由工資勞動制所發生的障礙。

勞動最原始的方法，是共同合作的方法。在人類發生的當初，如魯濱遜這樣孤立的原始人，是近代資產階級見解的發見物。原始人只有依社會的勞動，只有與他人共同的勞動，才能維持生存，才能向上發達。

原始人的武器，愈加不是犀利可怕，因為要征服巨大的肉食獸或有蹄獸，就愈加不能不

共同的努力。例如設陷阱以捕獲動物，或是前後夾攻的場合，只有熊與水牛，才能抵抗的野戰，或是一人埋伏，他人驅野獸於埋伏之方，以追獵法捕獲最敏捷的野獸。這些事情，都是需要共同的努力。至於家庭的工作，亦與狩獵相同。在原始時代，是社會的。婦人各種各樣的任務，只有彼此互相幫助的場合，才得處理清楚。

在遊牧時代，我們發見家庭的工作，與男子的勞動，都是社會的。一個人要管理牧畜，同時，要對於多種多樣的敵人，防護自己的牧畜，無論如何，是不可能。

在農業的初期，我們同樣的發見合作的家庭工作，與合作的男子勞動。假如有某某理論家，主張農業在其性質上，不適合於合作的經營，不過是證明他們無論在其思想上、知識上、與感情上，都沒有看到商品生產以上的社會。在歐羅巴許多的地方，例如在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間，第十九世紀的時候，農業經營的形態，尚進行家族的合作（Hausgenossenschaft）。在那裏，幾個兄弟在長兄指導之下，與子孫經營共同家事，及共同農業，以構成共同合作的組織。

如果有人主張勞動的某一種形式，是最適合於人性，那末，這種形式，是在較高度發達

的商品生產出現以前，一般所通行的共同合作的勞動形態。這種形態，我們可以追溯到數十萬年以前的遠古，探求其存在的痕跡。

自商品生產，及與此相關聯的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出現以來，共同合作的勞動，遂失却其固有的地盤。於此，只有兩種的勞動形式，能夠永久存在，一種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自己從事於勞動。在私有財產制支配之下，他們只能做一個孤立的勞動者，在小經營的範圍內，進行其勞動。一種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為強制的勞動。在財產形式之下，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對於比較大的經營，在經營規模許可範圍內，他自己不從事於直接的勞動，依某種強制手段，強制勞動者為自己而勞動。這種強制勞動，在所有者看來，不待說，要在勞動者的生存費以上，為所有者產生更多的剩餘生產物的場合，對於他自己才有利益。因此，他用盡一切的手段，專以剝削勞動的剩餘為事。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下，所有者所必要的強制力，是怎樣發生的呢？這是由於無產階級除掉他自己所有的勞動力以外，可以拿到市場來賣的商品一點也沒有的窮境，發生出來的。

在這種生產方法的範圍內，就令組織生產合作社，或是維持以前的合作社，也是決不能

繼續存在的。因為各個人對於生產手段的私有，又會實現起來。在合作社的內部，有生產手段的所有者，與沒有一點什麼的勞動者之間，必然要發生分裂。

這種分裂的原因，有種種。或者一方是幸福的，他方是不幸，或者一方是吝嗇的禁慾家，他方是揮霍的享樂家，或者一方是露骨的利己主義者，他方是寬大而同情的利他主義者等，有性格之不同，精神或肉體的能力之相異。總而言之，分裂的現象，是必然要發生的。這不是如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所想像的一樣，不是起於一切社會的自然法則，而是完全起於發達的商品生產之殘忍的法則。不能因此就證明社會主義的生產不可能，而是完全證明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的生產不可能。

商品生產愈侵入農村，原始共同合作的生產，愈加廢弛，原來由農業合作社所供給的工業生產物，現在都市的手工業，以少許的勞動量，為更完全的供給。因此，農業合作社的勞動力，遂發生過剩。在他方面，都市的手工業者，表示自己是經營的主人翁。這種情形，亦足以誘惑農業合作社裏面的青年，使其脫離兄長的支配，以求榮達於都市。

商品生產，必要使生產者有自由處分生產物及生產手段之必要。這種現象！首先表示於

都市的手工業。農民以市場為目標的生產愈多，他與都市手工業的接觸愈親密，他的生產物消費於家庭的程度愈少，他的生產物採取貨幣——這種貨幣，由合作社首長保管，——的形態愈多。這個首長，愈覺得自己不僅是家族所有地之單的管理者，而是其所有者，愈加壓迫其弟妹輩。只要他們還停留在農場，使他們對於家族所有地，不能主張何種的權利，而陷於工資勞動者的狀態。現在停留在他的經營裏面的弟妹輩，早已沒有結婚的可能；生殖適法的繼承人，是他的獨占。

現在農民的大經營，與以前貴族使用強制勞動者即奴隸或農奴，以維持其經營的狀態相類似。在封建貴族的經營，一到勞動者的無產狀態，變成集團現象的時候，早晚就有工資勞動的出現，以替代這種強制勞動。

農民的大經營，在進行牧畜的地方，是最容易維持。農民進行這種經營的時候，僅以自己與其妻子的勞動，是不夠的，必要有更多的勞動。人們互相隔離而居，從一個農場，到別一個農場，往往要費數時間之久，如在高山的谷間一樣，差不多完全要靠自己的勞動。

在豐饒的平原，穀物的栽培，可以得到莫大的剩餘，人口有密集的可能，人民容易結合

而成村落，彼此可以相互幫助。在這種地方，農業合作社的消滅，不一定要等到工資勞動大經營的出現。農業的經營，在不得已的時候，一個男子的勞動，也勉強可以支持。特別是在只要鋤犁土地的表面，不要什麼大的曳耕力的地方及時期，尤其是如此。在這些地方，很明顯的，就是牝牛，亦可以曳耕。至於大的家畜的飼養，在僅僅只有一對成年男女的勞動力經營，是不可能。但是這種事情，在商品生產發達的地方，亦沒有什麼緊要。經營大牧畜的農民，以其多餘的家畜，可以交換小農的穀物。不待說，在這種時候，小農民只有一二頭的大家畜，以爲曳耕或供乳之用，他的肉食，只有儘可能的減少。

使用工資勞動者的大經營，與各個的農民以其自己及妻子的勞動進行過小經營，這兩個經營方式，無論那一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是普遍的現象。所謂共同合作的經營，是屬於例外。

農民的過小經營，想利用近代科學及技術一切的手段，是完全不可能。小農對於科學，是全然不成問題，對於優秀的學校教育，亦然。在小農的經營，最必要的，是其所有者的勞動力。要使聯動機不停止，他只有不斷的勞動。家族組織的農民，原來是不喜歡過激勞動的

享樂的人們，現在都變成在一切勞動動物之中，最沒有休息的勞動動物。因為小農經營，是強制其所有者及其妻子成爲第二天性的勞動狂，所以常常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寵兒。在封建的剝削方法被征服的地方，小農經營都很容易的發達。不待說，這是一種政治的反動思想。

小農的經營，迫切需要小孩的勞動，他們沒有上學時間的自由，學費亦沒有着落。不管這些一切的事情，即令小孩能夠進學校，學到一點什麼東西，有這樣的幸福與精力，這個小孩，也一定要從小農的經營逃亡的。因為在小農的經營，使用高度的智識之機會，以及智識階級的人們所能達到的生活標準的機會，全然無由找到。

在僅僅一對夫婦的經營內，就是想進行最原始的勞動，亦是不可能，家內僅僅有一頭的大家畜，這一頭家畜，亦不能供給這種原始的勞動力。

要想購買機械，在普通的場合，是沒有金錢。不錯，農民其所以選擇小規模的經營，並不是認爲這是最合理的經營規模，完全是其貧窮的結果。如果他儲蓄金錢成功了，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購買土地。他第一件關心事，是擴張其經營，不是改良其既有的地面。他在過小經營的基礎上，知道合理的耕作，是全然不可能。普通最好的機械，在其經營的範圍內，完

全不能應用。在這範圍內，充分可以利用的，而且能夠發揮有效力的機械，差不多一件也找不到。

農民的小經營，很明顯的，是農業一切技術的發達最顯著的障礙。這種經營方法的存在期間愈長，社會的技術及科學的進步愈速，農業生產力之可能的程度，與實際的程度之間的相遠，亦不得不愈大。

但是小經營的他方面，所謂大經營的工資勞動，在農業方面，對於技術的發達，亦不是很順利的進行。勞動愈單調，就愈討厭。在文明的初期，許多的勞動，是生存的享樂所必要的條件，可是這種勞動的數量與範圍，在物質生產方面，因社會的進步，有顯著的減少。因此，對於勞動最有力的刺戟，愈加是生產物了。但是這種生產物，只有在勞動者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的場合，即共同合作的經營不能存在的場合，在小經營的範圍內，才能歸於勞動者手中。因此，小經營對於勞動的刺戟以外，又有對於節省工具及家畜，而加以愛惜，以及節用原料及補助材料的刺戟。這種刺戟，在他人的經營，即大經營的勞動，（合作的勞動不能的場合）是沒有的。在強制勞動，例如奴隸及農奴的勞動，固然是沒有這種刺戟，就是在

工資勞動者的勞動，亦是沒有這種刺戟。今日的資本家採用發達的技術，其目的，不是在於節省勞動，——資本家自己不勞動，對於被剝削者勞動時間的延長，他不覺得有什麼難過，——而是在於增加利潤。在他自己經營內的勞動，比較在他人經營內的勞動，他總想從勞動者身上，取出更多而且優良的勞動。後者如果要壓倒前者，不是能夠給付多少完全的技術，就可以的，一定要給付非常完全的技術。這裏所謂技術的優越，並不是經濟的優越的意思。因此，採用嶄新的技術，是非常的遲慢。這就是說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下，全社會的勞動之實際生產力，何以常常比技術上可能的生產力要慢些，以及不能不遲慢的理由。

這種障礙，對於工業與農業，有同樣的作用，而後者的程度，較前者尤為廣泛。在工業經營，勞動凝集於狹小的場所，勞動者普通是常常做一件事，在一個場所。這些事情，對於工業勞動者的監督，是很容易的。他方面，一定的勞動結果，馬上就可以精密的測定出來，例如幾米突絲，幾噸石炭。

在工業方面，資本家可以採用包工制，以刺戟更迅速的勞動，又能夠容易看出一定的勞動者或勞動者集團勞動之不完全。這些事情，與資本家以最有利的懲罰制度的機會。

在農業方面，勞動散布於大地面之上，勞動者時常變更勞動及勞動場所。因此，監督非常困難，並且要很多費用。等到收穫或打禾之際，一定勞動之結果，才能夠精密的測定出來。因此，包工制及其類似的東西，以及刺戟迅速的勞動，防止不完全的勞動之手段，農業較工業難於應用。

除此以外，還有其他妨礙的要素。技術的進步，特別是機械的應用，不待說，有使勞動單純化的傾向。但是這種傾向，只適用於雇傭勞動者的集團。並且採用進步的技術，必要有幾個有理智的有教育的技師。在工業都市，這種技師，固不難找到，可是在農村方面，這種技師，是缺乏的，並且一天一天的只見缺乏。

在都市及農村，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愈進步，小經營的所有者之勞動狂，與大經營的所有者對於勞動者的虐待，亦愈增大，極力延長工作時間，在不可能的場合，或極力增加勞動的速度。不過都市的勞動者，容易團結起來，以反抗這種資本的壓迫，已經有了力量，可以延長享樂時間，而短縮勞動時間。在都市方面，有政治鬭爭的享樂，科學的或藝術的作品之享樂，除了這種比較高級的享樂以外，還有其他許多種類的粗野的享樂，總而言之，有各種

各樣享樂之手段。

至於孤立的而且容易被監視的農業勞動者，要想縮短其勞動時間，是很困難，爲想利用自由的時間，以變更單調的生活，更加困難。除教會與酒店之外，沒有一點什麼，可以安慰其生存的憂愁。政治的集會，是不可能，嗜好的文學書，極端的缺乏，藝術的表演，全然沒有，或者至多每兩年一回，由旅行的劇團，來表演幾天。不待說，他是接近自然。但是無論什麼事情，都是要研究，享樂亦是如此。這並不是說只有都市人對於自然之美，就有感覺。自然對於有機會研究其多樣性的一切的人們，不獨是藝術家及都市的自然愛美家，就是在其職業上，對於空闊的自然，必要有不斷的注意，與很深研究的獵師，阿爾卑斯山的牧羊者與水夫，都可以使其恍惚領會自然的真趣。可是在耕作農民的場合，這種事情，是絕對沒有的。他日中疲於勞動，夜中看不到自然，農民不是感傷的月光崇拜者。

農民雖接近自然，但是不足以補償一切社會的享樂，以及在都市展開非常豐富的刺戟與變化之缺乏。因此，農民對於都市的憧憬，自然會增大起來，交通機關的改善，都市逃亡的增加，在中世紀，已開始這種現象，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都市不僅有更大的出世的希望，不僅有更大的運動的自由，就是在勞動的範圍以外，還有其他更大的變化。在農村的貧民中，最優秀的、最能幹的、最理智的，都移轉到都市去。不待說，受財產累贅最少的人們，是最先逃走的人們，這是在農村宣傳社會主義的一大障礙。同時，又是採用嶄新的進步的技術的一大障礙。如果缺乏有教育的勞動者，不能應用進步——就是發明，也沒有一點什麼用處呵！

大農業者想防止工資勞動者的逃亡，或賣却少許的土地於他們，或以佃耕的方法，交付土地給他們，努力以人爲的手段，縛束勞動者於土地。這種方法，雖是由大經營的農業，創設小經營的農業，但是、在技術方面，完全是不充分的，亦不足以達到生產食料品剩餘的目的，只能達到產生在大經營所要用勞動力剩餘的目的。

殘留在農村的工資勞動者，渴望少許的土地。勞動者最可怕的苛責，是市場的變動。例如食料品市場的變動，使他們苦於物價的騰貴，至於勞動市場的變動，更加難堪，對於工資勞動者最可怕的災禍，即是失業的恐慌。如果勞動者自己有一塊小土地，足以保證馬鈴薯，及山羊乳這種最重要的食料品之不缺乏，那末，他對於這些變動，亦不致感覺很大的困苦。

因爲重要的食料品，有了保證，就是物價的騰貴，失業的恐慌，比較能夠忍受。他渴望一塊小土地，不是爲地租，也不是爲獲得利潤，更不是爲要求土地之所得，以賠償在這一塊土所消費的勞動之工資。他所使用的勞動者，就是他不要支付一點工資的妻子。只要能夠因此得到經濟上的保證，與比較獨立的存在，他以為就是有很大的犧牲，亦在所不惜。因此，他對於一塊小土地，預備支付一種金額，這種金額，在一方面，一定要支付勞動工資，他方面，要得到相當利潤的資本家，對於同樣的土地，是決不肯支付的高價。因爲這種原故，大地主分裂其所有地，爲各個的小塊，以賣給工資勞動者，或是使他們承辦，是有兩重的作用，不僅要使勞動者縛束於土地，並且還要從勞動者方面，得到比地租之資本還元額更多的價值。

這種過小經營，在技術方面，除慘淡的準備以外，一無所有。就是在極少的程度，想發揮較高度的生產力，亦斷不可能。但是今日在大經營的境域內，這種過小經營，因爲獎勵與維持的結果，正在不斷的從新發生起來。同時，在小經營佔優勢的地方，因爲這種私有財產制，足以妨礙大經營的出現，所以這種過小經營，亦同樣的加以維持，並且往往因爲繼承財產分割的結果，土地更加零細化。

★

★

★

妨礙技術的進步的土地私有制，及工資勞動制，這一切的作用，現在因為由資本主義的競爭戰所發生的戰備的擴大，更加強大起來。

戰爭及對於戰爭的準備，常常是生產力發達的障礙。這種障礙，與近代的交通制度，及人類對於自然力的支配，同時增大。大量殺戮的動機及手段，與大量生產的動機及手段，亦同時增大。並且假如沒有這種障礙，本來可以創造消費手段或生產手段的創造力之浪費，更不能不同時增大。觀察生產的全體，生產力的增加，為陸軍主義及海軍主義所妨礙，達到非常的程度。但是一切的生產部門，不是受到同樣的損失，許多對於海陸軍的供給者的生產部門，特別是製鉄業，因此更可以提高其生產力。但是因此而受到這樣多的損失的，是其他的生產部門。受到損失最利害的，莫過於農業。工業對於勞動力的缺乏，沒有什麼痛苦，農業則完全不然，加緊這種缺乏的，是軍國主義。在地租的負擔增大之上，更加以戰備的負擔，農民一切的貯蓄，不僅要支付增加的地價、佃租、及抵押利子，並且要支付增加的租稅。因此，決不能促進農民資本的蓄積。

統治階級看到農民及地主之中，對於都市革命的無產階級奔放的潮流，有一種反對勢力。因此，不惜以都市爲犧牲，儘可能的，供給他們以許多的恩惠與特權，以支持他們，想得到他們的擁護。但是形勢決不因此而改善。地主，換句話說，不問其爲小作主或抵押債權者，只要是地租事實上的收益者，都因此而得到莫大的利益。農業的技術，因此所得到的利益，至多不過是一時的。於此，又表現技術與經濟間的相違。

這種恩惠的特權，在統治階級方面，以爲是經濟的獎勵土地所有者，其實，到了以後，又成爲農業技術發達的障礙。不錯，這一切的特權，除以人爲的手段，支持這種妨害農業技術的進步之關係以外，沒有其他的目的，換句話說，這種特權，不是維持及獎勵技術落後的小經營，——如果不這樣，小經營很難維持，——就是增加地主的地租，——僅僅一時的，對於農民及其經營的改良，有多少作用，但是對於剝削者，即小作主或抵押債權者，不久就會供給他們以更多的收入，——在這兩種意義之中，必有一種。

無論怎樣，農民在工業國的統治階級看來，是非常重要的階級。因此，剝削者對於他們，不完全利用其經濟的霸權。在他方面，舊文明各國的自然科學及技術，是有偉大的進

步，這些科學及技術，對於居近其所產生的場所的住民，完全不使其應用，亦是不可能。

農業技術的進步，爲以上所述的各種要素所妨礙。因此，可能的生產力，與實際的生產力間的相違，不斷的增大。但是在資本主義的工業國，普通是不因此而完全沒有進步，不過其進步較爲遲慢而已。

在農業國，與在工業國不同。農業國可以區別爲二大集團，其一，是在海外的盎格羅薩克森的共同團體，合衆國、加拿大、澳洲是其最好的代表。其一，是正想從傳統的專制主義解放的東洋專制主義的各國，俄羅斯、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國，是其最好的代表。

第一模型的各國，在其發見及開發的時代，尙屬狩獵及最原始的土地耕作的時代。在這種住民所住的土地上面，創設一種殖民地，以近代的技術爲基礎的鋤耕之採用，於此，便表示偉大的技術的進步。農業沒有爲土地私有制及工資勞動制所妨礙，所以發達格外的迅速，並且可以利用近代的工具。原來的土地所有者，卽土人，把他看做是無權利的掠奪土地者，因此，新興的國家的土地，最初是沒有所有者。並且土地非常豐富，各個的移住農民，就是取得一塊土地，而據爲自己所有，亦尙不致惹起強占的狀態。一不要地租，二不要地價，所

以農民能夠以其所有的金錢，均用之於經營的準備。

農業的工資勞動，在這種條件之下，是不可能。因為只要是健康的人，無論誰，都可以少許的資本，容易創造自己的經營。因為進行商品生產，所以大經營亦是不可能。正因其以商品生產為基礎，所以殖民地的小經營，是在農民經濟還在自給生產的傳統之中。因此，比較多方面的本國的經營，能達到更高度的技術的基礎。在殖民地，農民即刻可以為販賣而生產，又可以向一定的專門，整理其經營，例如一種小麥。結果，他們可以節省生產手段，而且很好的利用其勞動力。

但是歐洲農民經濟的多面性，一方面，是因為其所有者的家族一切的消費，主要的，由自己生產出來。他方面，是因為依輪栽農法或廐糞的生產等，創造永久的繼續的經營條件，以避免地力的消耗。殖民地的農民經濟，最初沒有這些必要，因為土地的存在，非常豐富，如果發見某場所的土地，早已不能提供收益了，那末，農民馬上就可以找到別的場所，開墾起來，所以這種狀態，還是半遊牧的狀態。但是這種農業，完全是一種掠奪耕作，很迅速的可以使地力枯竭。

土地的枯竭，與森林的濫伐，是同時並進的。因此，對於農業，更加破壞無餘了。據可靠的統計，在合衆國，一年間，平均十一萬平方基羅米突的森林，是被濫伐無遺的，——在合衆國，全面積百分之十以上（Oppel, *Natur und Arbeit*, 1504, 11 S. 82）。

對於這種發狂似的森林的濫伐，當時聽到最大的懸念，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這種理論的懸念，對於資本主義實際的利潤，有何補益呢？

不待說，這種掠奪農業，是使土地迅速的枯竭。無主的土地，漸漸減少，這種農業的繼續，一定會成爲不可能。在合衆國，許多的穀類，特別是小麥的栽培，陷於停滯的狀態，就是這個原故。例如小麥的生產，在內亂後最初二十五年間，即從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九一年之間，不斷的急激的增加。其次十年間，增加之勢漸降，有時並呈減退的現象。從一九〇一年以來，遂陷於停滯狀態。最近一九〇九年的收穫，是異常的良好，比較一九〇八年的收穫，多八千蒲式耳，（美國一蒲式耳，等於日本一斗九升五合餘。）但是與一九〇一年的收穫的比較，還少二千四百萬蒲式耳。

最近數年間，除乳牛以外之牛，亦是同樣的現象。自一九〇七年以來，牛之頭數，不僅

沒有增加，反而逐漸減少。

由此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掠奪的耕作，已開始發生不好的影響。

亞美利加的農業，依照從來的耕作方法，早已不能繼續下去了。換句話說，如果粗放的遊牧的濫耕，仍然存在，亞美利加的農業，早已無法維持了。於是一般的農業，不能不實行集約的永久的耕作方法，以圖維持而且增加其地力。並且在事實上，已開始這種端緒。但是亞美利加的農業，因變更耕作方法的結果，與歐羅巴的農業，遂陷於同樣的苦境。現在或者是受到土地私有制及地租之不好的影響，以及非本意的進行工資勞動的大經營，或是進行沒有知識的及高度技術的過小經營，這兩種方法之中，一定有一種，已開始實現。這樣一來，對於農業的發展，當然予以不好的影響。

這種情形，對於農民有什麼不好的影響呢？最顯著的影響，是佃耕制度急激的增加。在合衆國的農場，所有者或佃農所耕作的土地之比例，例示如次。

	一八八〇年	一八九〇年	一九〇〇年
所有者耕作的土地	七四・五%	七一・六%	六四・七%

獸蹄鳥跡的北美大陸，其開發的情形，最初是由歐洲的移民，其次是由鐵路的敷設。起初所獲得的食糧，是範圍非常廣大，但是在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支配之下，採取放肆的濫伐形式，因此，這些各國的土地，其原始的豐饒性，遂有急激的枯竭。經過短期的過渡階段之後，亞美利加的農業，與歐洲的農業一樣，陷於不堪的苦境。不僅如此，掠奪耕作與濫伐森林的結果，甚至比歐洲的農業，創造更加不利的地位。

第二的模型，即東洋各農業國的農業狀態，更加惡化。這些各國，農民經濟雖甚發達，但是往往還採用村落的土地共有的舊式經濟。

資本主義，在這些各國，首先就破壞了以自己的消費為目的的農民工業及農民生活，強制農民專從事於農產物的生產，使其放棄家內工業，強制農民出賣其生產物於市場，從市場，購買工業生產品。資本主義，在這時候，雖採用多種多樣的手段，以剝削農民。但是這種剝削，多半是經過金稅（*Geldsteuer*）的作用，資本主義對於殖民地各國的住民，直接課以金稅。在『獨立』的各國，以國債的名義，經過名義上的支配者，——不問其為俄皇，土耳其

皇帝，天子，或其他什麼名義，——爲自己而剝削農民。

工業資本主義的膨脹，以及其生活能力，在農業國，完全要靠食料及原料之剩餘，不斷的增大，以與工業生產品相交換。這種剩餘的增加，有兩個方法，這是與在工資勞動制之下，增大剩餘價值的兩個方法，即絕對的及相對的剩餘價值的增加，恰恰一樣。

剩餘價值及剩餘生產品，只要採用技術的改良，提高勞動的生產力，是可以增加的。工業的技術，有偉大的進步，即由於此。但是這種方法，在工業國的農業，遠不如在工業那樣的有效，這是我們看到過的。完全被資本征服的農業國，或以農業爲主的各國，更加如此。不待說，這種方法，並不是全然棄之不顧。——我們便想起英吉利人在埃及建設偉大的灌溉工事，——不過一般的，不是要以同一的勞動，提供更多生產品，而是要從勞動者方面，剝削更多的不支付勞動，以增加剩餘生產品，或剩餘價值，而選擇別的方法。在進行工資勞動的各國，在勞動時間內，加強勞動的速度，以及減低實質的工資，——不限定減低貨幣工資，——就可以達到這種目的。在農業國，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方法，例如農民租稅的增加，負債的增大，以及負債利子的增加等。

絕對的剩餘生產物之增加的一切的方法，比較相對的剩餘生產物之增加，是更加便利更加廉價，更迅速的奏效。不待說，絕對的剩餘生產品的增加，固然是一切生產力的兩個財源——勞動者與土地——過早陷於枯竭，而使其完全破產。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人們不相信以為這是永遠生產的生產方法，各個人亦沒有為全體而生產的觀念。在一般競爭戰之中，各人是孤獨的。各人都有一種共同的觀念，完全站在自己的利益上面，儘可能的多量，儘可能的迅速，以奪取共同的飢食。因為一切的技術，及社會的關係，不斷的變化，只相信今日能夠得到的東西，是最確實的。因此，一般以為經常的濫耕方法，就是適當的生產方法。

使土地與人們陷於破滅的方法，其所以不能盡量採用的緣故，是因為工業國無產階級的叛逆，碰到強烈的反抗。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階級鬭爭，工業資本早已使近代工業國，完全陷于疲弊而破產了。因為無產階級的反抗，愈加強烈，不僅資本主義對於破壞的濫耕方法，愈受限制，並且資本主義採用其他增加剩餘價值的方法，即以技術的進步，增加人們勞動生產力的方法，亦愈受限制。如此，由技術的發達所惹起的革命，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是最有光彩的反面。但是這種革命最有力的刺戟物，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鬭爭。

有人對於我們社會民主主義者，加以種種的非難，以爲我們只知道挑撥階級間的惡感，不知進行積極的政策，但是事實上，無論誰，沒有比我們更加努力想形式統一的，有力的，有效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鬭爭，能夠進行更多的更有效的積極政策。今日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階級鬭爭，無論什麼文化，恐怕早已消滅了。

在東洋模型的農業國，現在的工業無產階級，其階級鬭爭的力量，還很薄弱，不足以制限全國資本主義的剝削。因此，對於任意施行濫耕政策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強有力的防止方法。以巨大的經費，爲永久的技術的改良，以增加勞動的生產力，亦沒有強有力的刺戟，現在絕對的剩餘價值的增加方法，比較相對的剩餘價值的增加方法，很占優勢。結果，東洋各國的資本主義，誘致土地及住民不能制止的窮乏，——不僅是相對的窮乏，而且是絕對的窮乏。

第二章 農業勞動手段

第一節 農業勞動者問題

農業在許多地方，有特殊的，與工業不同的經濟法則。這種情形，在過渡經濟的期間，亦表現出來。

農業原料的大部份，例如種子，家畜，肥料等，是田自己產生出來的。其最重要的勞動之對象，同時又是最重要的勞動手段。土地即其顯著之一例。土地不像原料，是不消耗於勞動過程的，又不像機械，不致有磨損之虞。在他方面，可以耕作的土地，與正在耕作的土地一樣，不能隨意增加，在古文明各國，就是不足齒數的增加，早已沒有了。不僅如此，有時反呈減少的現象。戰爭（指世界戰爭——譯者）把許多工業原料，及勞動手段，縮減到最小限度。這種情形，就是離戰場很遠的地方，也是一樣的。反之，因戰爭而陷於最荒涼的場所，

即戰陣地的區域，地面亦沒有減少。戰爭往往不過是把地面還原於處女地的階段，——這種處女地，照現在的樣子，非加以開墾，是不能耕作的。——這種處女地，雖不是勞動手段，但是勞動的對象。因為牠可以創造耕作的原料。

但是除了因戰爭蹂躪不堪的地方以外，就是在戰陣地的耕地，仍不失其為耕地。不待說，這種耕地之為生產手段，到處是惡劣的，並且生產力減退了。因為勞動者，工具，輓獸的缺乏，耕作的手續，自然不能周到，並且所撒布的肥料量，亦較前減少。

但是不管有這些一切的事情，在農村勞動的機會，並未減少，反而增加。農業在戰爭以前，全然不知有所謂失業，只苦於勞動力的缺乏，這是與工業不同的地方。這種不同的情形，在戰爭以後，以更高的程度，表現出來。農業與從前一樣，需要許多勞動者。可是農業，却因戰爭，失掉許多勞動者，或斃於前敵，或負傷疾病而死，或成爲廢疾，或損失其健康。這些人們，對於須要感覺與筋肉一切都強壯完備的人們之農業勞動，是無可奈何。

人們或許以爲都市的失業，可以把許多勞動者，送到農業方面去，亦未可知。但這完全是一種幻想。在農村勞動者的缺乏，主要的是因爲農村生活的單調，在勞動時間以外，生活

還要受拘束，與都市的生活條件相比較，成了一個痛苦不堪的對照，這是農村勞動者缺乏的原因。如果不消滅這種原因，都市雖有廣泛的失業，不會由農村的逃亡，轉變為都市的逃亡，至多也不過農村的逃亡，可以一時的中止。在都市強壯的人們，——可以從事農業的，——不待說，早已在都市找到勞動的機會了。為失業最初犧牲的老弱者，是不適合於農業的勞動，特別是他們老早離開農業勞動的場合，更加如是。在少年時代，沒有從事過農業勞動的人們，到了以後，大概都是不適合於農業勞動的。

因為如此，所以農業不能期待都市的後援。然則農業可不可以期待外國的後援呢？戰爭以前，特別是在東部及南部歐羅巴，發生農業勞動力過剩的現象。這些地方的工業，發達很遲慢，又不足以盡量吸收過剩的農業勞動力。其大部份，都到農業勞動力缺乏的國家去了。——這些國家，或是工業非常的發達，或是像亞美利加許多地方一樣，其農業有急激的擴大。德意志是工業非常發達的國家，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三年，對於七十六萬三千人的外國僑民，給以入國許可證，其中有四十一萬二千人，是到了農業方面。這些外國的僑民，其中有三十一萬七千人，是俄羅斯人，二十八萬一千人，是奧地利亞人。

戰爭以後，這種移動，早已不能期待了。這些農業地方的人口，蒙了很大的損失，暫時不致於過剩。將來到了過剩的時期，到底把這些過剩的勞動力，送到外國去與否，是一個疑問。因為在戰爭中，政治的事情，根本發生變化了。恢復平時的狀態以後，農業的發達，採取急進的步調，亦未可知。這些各國，對於都市及農村的勞動階級的壓迫，如果採取和緩政策，鄰邦對於勞動力需要的事情，非徒不足以引誘他們，反而使他們懷抱一種嫌惡的觀念，亦未可知。因此，德意志的農業，對於波蘭或其他東方各國的農業勞動者之入國，是靠不住的。並且如果鄰國波蘭，其國勢日趨於隆盛，將來在德意志沒有土地的波蘭人，從德意志的農業，集團的退回去，亦未可知。這也是普魯士對於波蘭人問題解決的一法。這種解決法，在我國的 *Haltstakt* (註) 看來，或以爲是最下愚的解決法，亦未可知，其實，這種解決法，與他們想儘可能的制限德意志使用波蘭語的人的理想，是很適合的。

(註) 對於擾亂德意志東境的波蘭主義，德意志起了一種擁護其東境的運動，這種運動，叫做 *Haltstaktismus*，其運動者

之一團，叫做 *Haltstaktisten*。——譯者

這樣看來，勞動力的缺乏，在許多工業國，對於農業，同時，對於一般住民，是一大危

險。不待說，對於某種大的勞動部門，比較他的勞動部門，與以一種特權的事情，是很可笑的。在近代的分業，這些部門，都有同樣的重要，無論那一部門，都是不可缺乏的。雖說如此，實際上，有許多勞動部門，就令一時停止，不致使我們馬上趨于零落。但是有些部門，確實不是這樣的。在現在生產關係之下，有許多勞動部門，如果一旦停止起來，居在其中的全人們生活，馬上就要曝露于危險。屬於這種勞動部門，除炭礦業與鐵道以外，就是農業。不待說，關於這種事情，與地主黨員 (Agrarian) 以為農業的利益，就是其所有地，及其地租的利益之意見，是不一致的。不可缺乏的東西，是農業的勞動，而不是農業的所有。驅逐勞動者於農業以外的土地所有形式，從農業方面看來，是極端的危險。全社會對於農業生產痛切的關係，只有廢除這種土地所有，而不是維持這種土地所有。

但是我們又不可拘泥於破壞大所有地，維持小所有地的辯護演說。小所有地，固然沒有大所有地之不利，特別是妨害生產手段的生產力之工資勞動，在農業方面，沒有如在工業方面那樣之不利。但是小所有地對於生產手段的生產力，不僅另外有更大的障礙，並且剝削勞動者的剩餘勞動，與使其精神的頹喪，比較大經營更加利害。因此，小經營對於生產力

之影響，與大經營，是同樣可惡的東西。

在德意志一切聯邦及州的農業人口數，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七年之間，據統計的證明，不僅是相對的減少，並且是絕對的減少。僅僅有兩個例外。一個是南貝愛路農業人口，由百二十萬一千四百九十六人，到百二十三萬三千四十五人，增加三萬一千五百四十九人，——但是與該地全人口增加數三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九人相比較，還是相對的減少。一是波泉，這地的農業人口，在一八九五年，是百五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一人，到一九〇七年，是百六萬二千四百四十七人，在這期間，全人口的增加數，是十九萬七百六十人，而農業人口的增加，只有八千七百九十六人。投了幾億馬克，獎勵移民政策的結果，是怎樣沒有成績呵！巴登是七十二萬九千八百八十七人的農業人口，減少了五萬六千二百四十二人。威登柏耳希九十三萬三千五百九十六人之中，減少五萬一千百五十五人。埃爾查斯羅托林根六十一萬六千七十四人之中，減少四萬七千九百十七人。黑森的農民數，三十七萬一千九百十九人，減少三萬二十人，差不多減少十分之一。小經營佔優勢的地方，其情形如此。反之，在大經營的地方，波姆麥路的農民，七十九萬九千八百八十三人之中，減小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八人。西普魯

士的農民，八十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六人之中，減少九千六百三十四人。東普魯士的農民，百十七萬一千三百人之中，減少十萬五千二百八十九人。布蘭登堡的農民，九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九人之中，減少七萬六千九百人。

這樣看來，在農業方面，大經營或小經營，究竟那一種經營法，對與勞動者以更多不好的影響呢？這是無從斷定的。關於這點，據我的意見，以為這兩種經營法，對於農業勞動者，都是有不好的影響。

雖以人力創設小農的地位，亦不足以保存農業的勞動力。如果想使向都市的流出，復流入於農村，除採用社會主義，無他途。只有社會主義的社會，才能在農村方面，創造文化與社會的設備，克服都市的牽引力，以與自然的優美和清潔相配合。

但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實際上，並不是由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大問題，而是由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所發生的戰爭狀態，轉變到平和狀態的問題。這個問題，雖是比較的小，却是很迫切。

因為要提高農村對於都市的牽引力，在這基礎上所有的施設，是比較的少。雖是如此，

然比較事實上所進行的，要多些。但是改善農民地位的政策，要等到發生效力，大抵是要很久的時間。因此，在過渡經濟很短的時期中，是做不完的。

但是現在關於團結權，契約違背，虐待保護，農業勞動者比較工業勞動者，處在更加惡劣的地位，至少這些法律規定，是不可不廢止的。廢除這些封建的隸從之殘餘，是即刻可以做到的，也是不能不做的。不待說，地主黨員是希望更加強隸從的鉄鎖。因為他們恐怕戰爭的捕虜過去之時，即是勞動者發生缺乏之時。他們的一切內外政策，完全是以權力和強制之方法為基礎。他們不理解，採用這種方法，只有加強農村逃避的衝動，——與他們不懂得一般的議論一樣。他們以為自己的尊貴，而且博得農民尊敬之唯一的方法，是卓越的權力。

對於農業勞動者，比較對於工業勞動者，更加剝奪其自由的法律制限以外，還有限制其自由的住宅制度。不待說，都市勞動階級的住宅狀態，決不能令人滿足。資本主義貧窮化的傾向，在這方面，表現得特別強烈。雖說如此，並不是說都市勞動者的住宅，比較農業勞動者的住宅，更加卑陋。恰恰相反，都市勞動者的住宅，比較農村勞動者的住宅，有一點，是表示決定的長處。都市勞動者的住宅的房東，與僱傭他們的企業家，不是一人。都市的房

東，與企業家，沒有何等社會的聯絡。並且勞動者住宅之數，非常之多，要想監督住宅內各勞動者，是不可能。因此，勞動者在工廠內，無論怎樣的受拘束，一出工廠，就比較的自由了。

農業勞動者的場合，則完全不然，他找住宅，不是到雇傭他的企業家的地方去找，就是到與企業家接近的人們的地方去找，總不出兩者之外。這些人在他的勞動關係以外，一切的行動，如社交，讀書等，都能加以監視。因此，他就是一分鐘，也不能脫離主人的隸從。

許多勞動者，因為想脫離這種隸從關係，只有儘可能的節省他所得的一點點的工資，努力去建設一個小小的住宅。但是他雖因此拒了前門之虎，却迎了後門之狼。因為他因此失掉到旁的地方找工作的自由，即可能性，而他的隸從關係，反增加了。

要想和緩這種隸從關係，只有一條路。就是從地主獨立的，以同情援助農業勞動者的團體，——以公共的資金活動的，依普通，平等而且祕密的選舉權所選舉的，並且有真的自治權的公法上的團體，——為農業勞動者，建築充分的住宅。或是由市村來建築。最好是由州郡來建築，因為在市村地方的大地主，其勢力常常是佔優勢的。但是不要像現在普魯士那樣

的州郡的代表一樣，完全要採取民主制。

在英吉利，已經知道爲農業勞動者建築住宅的重要，認爲這是過渡經濟的一任務。同時，國家確定最低工資，亦足以提高農業勞動的牽引力。

最低工資，與物價定率一樣，牠自己本身，本來沒有多大的意義。勞動市場的需要與供給的關係，對於勞動者不利的場合，常常有避免這種規定的手段。加之，國家所規定的最低工資，倘若在適用這種規定的勞動階級內，喚起安全之感想，使他們對於勞動合作的組織，付之等閑，却是一種不好的影響。

反之，勞動階級，雖有意志與能力，以鬭爭的方法，獲得較好的地位，但是還沒有必要的自信的場合，最低工資的規定，可以得到一種好結果。在這場合，最低工資的作用，在道德的觀點上，是非常有利的，並且因監視最低工資的實行，藉此可以促進爲強制手段的勞動合作的組織，亦未可知。

不待說，我們爲農業勞動者所要求的一切的政策，當然不是一時的，而是永久的。這些政策，不僅對於過渡經濟的時期，才有價值。但是現在這些政策，必要有兩重性，不僅爲特

殊的無產階級的利益，並且爲一般社會全體的利益。因爲今日的農業，需要最大生產力，比他時更爲迫切。這種生產力，必要有許多有爲的而且願意工作的勞動者，從事于農業勞動，才可以增加。強制勞動，是最不生產的勞動。

第二節 農業的機械

對於農業勞動者，無論有怎樣的施設，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以內，要想變農村逃亡，爲都市逃亡，是不可能的。至多也只能和緩農業勞動者的缺乏，決不能除去根本的原因。

事情既是如此，應用於農業的機械，更有增加之必要。勞動者因機械的使用，而致於受損失的顧慮，是無用的。機械的作用，在農業方面，與在工業方面，完全不同。在工業方面，機械往往可以貶黜勞動者，就是說：機械可以使不熟練勞動者，代替熟練勞動者，使女工及青年，代替成年男子，使少數的勞動者，代替多數的勞動者。機械放在一個場所，每日在這場所運轉，不離開這場所。勞動者集中在一個地方，容易監督。反之，農業用機械，只限於田野的工作，不斷的變更場所，在不同的土地運轉。時常只有勞動者使用牠，勞動者使

用機械以外，還有許多的事情，不能不做的。勞動者散佈于廣大的平原，或成爲小羣，或是各個人，經營勞動。因此，監督他們，極其困難。並且能夠有效的使用農業機械的，要是只有知識而熟練的勞動者。工業的機械，在勞動過程中，能夠使用機械的勞動者之數，只有增加。農業的機械之應用，常常因爲能夠使用機械的勞動者之缺乏，而發生頓挫。這是因爲農村從來的生活，與勞動的狀態，不能提高勞動者的知識，引起他們的注意。農業的機械的增加，不是無資格的不熟練的勞動者，驅逐有資格的熟練的勞動者的意思，而是使地主對於勞動者的知識及注意的向上，加以考慮。因此，不是降低勞動者，而是提高勞動者。

加之，農業用的機械，一般是不像工業用的機械一樣，不能節省那樣多的勞動，這是因爲農業用的機械，不是不斷的應用，只有應用於一定的一時的場合，如耕鋤、播種、收穫、打禾等。合衆國因勞動力缺乏的結果，使用很多的機械，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沒有變缺乏爲過剩的事情發生，結果，只有使現在的勞動力，更有效的使用，使農業勞動，更得到集約的經營。

要說明機械對於農業者狀態的影響，從亞美利加勞動委員(Commissioner of Labor)，關

於人力勞動機械勞動的調查，拿以下的事實來看，是有用處的。耕作一英畝（*an acre* 方呎）的小麥地，（鋤耕、播種、耙耕）在一八二九年，雇用三個日工，每個日工，每天的工資，是半個美金。在一八九五年，應用蒸汽鋤於同一的地面，同樣的雇用三個工人，一個是司機的，一個是伙夫，一個是掌車的，這時候的日工，雖漲到一個半美金，但是這三個在蒸汽鋤勞動的工人的工資，更貴些，司機的，是四個美金，伙夫是兩個半美金，掌車的是兩個美金。雖是如此，機械的勞動，還是便宜些，因為機械很迅速的可以完成工作。在人力勞動的時候，鋤耕人要六小時四十分，播種人要一小時二十五分，耙耕人要二小時五十分。反之，機械對於這些一切的勞動，通通只要十五分。

還要附帶說一說，許多農業用機械，不僅有減少人的勞動之利益，並且有節省原料的作。例如以手播種的場合，要失掉許多的種子，用播種機的時候，少許的種子，可以得到良好的結果。同樣，以肥料撒布機，撒布肥料，是很精密的，規則的，結果，肥料不致有必要以上的浪費，恰好可以收穫必要的穀物分量。促進農業機械的應用，是過渡經濟的時期，最重要的任務。

但是不僅因勞動者及原料的缺乏，有促進農業用機械的應用之必要，並且因從來爲農業勞動力最大作用的輓獸之缺乏，同樣亦有促進農業用機械的應用之必要。從以牛耕田的時代起，即含有今日的意義之農業。到了以後，農業的輓獸，除牛之外，再加以馬，馬在很長久的時間，是專以爲戰爭、狩獵、及代步之用。現在的戰爭，馬還是不可缺乏的東西。不待說，騎兵與兵士的重要，對於軍隊總數的比例，雖有相對的減少，但是騎兵之數，在絕對方面，是沒有減少的。德意志的軍隊，騎兵所使用的馬數，在一八八〇年，是六萬三千頭，到一九一四年，（照平時預算）是八萬一千頭。砲兵是怎樣呢？砲兵有顯著的增加，所以馬的頭數，亦有大的增加。在一八八〇年，是一萬五千頭，到一九一四年，照平時預算，是達到六萬一千頭。輻重兵亦有大的增加。不待說，以前由馬担任的許多任務，以後都由汽車或輕便鐵路完成了。但是運輸機關，增加了許多的任務，因此，輻重附的馬數，亦有大的增加。德意志軍隊，輻重附的馬數，在一八八〇年，僅僅是二千五百頭，到一九一四年，增加到八千頭。在平時狀態，軍馬的總數，從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四年，是由八萬頭，增加到十六萬頭，恰恰是一倍。

【要之，今日德意志一個軍團，有馬的車輛數，大砲算在內，約一倍於一八六六年戰爭時普魯士的一個軍團，——步兵及騎兵，是同數的。】(W. V. Blum, Strategie Berlin, 1912, S. 97.)

以上是平時狀態。

至於戰時，不待說，不僅軍隊增加，同時，馬匹之數，亦增加。德意志的軍隊，在一八八〇年，是使役八萬頭之馬，到了一八七〇年八月，該軍隊之馬數，以二十五萬計算。這樣看來，現在的戰爭，需要多少馬，是可以推測的。

與被使役的馬數同樣，因戰爭的延長，與各交戰國飼料的缺乏，馬的損失，亦達到莫大的程度。一八六六年的『七日戰爭』(Der sieben-tägige Krieg)，普魯士的軍隊所受的犧牲，斃於戰場的，或負傷死的，有四千五百人，所損失的馬匹，亦有六千五百頭。這樣的戰爭，與現在的戰爭相比較，正如牧歌之喻。這種戰爭，不僅期間短縮，並且有大的效果，所以比較陰鬱的影響，還殘留更多可喜的印象，這是毫不足怪的。

倘若現在的戰爭，馬的損失，對於人的損失的比例，與一八六六年同樣，那末，我們不

可不覺悟馬的數量，有莫大的減少。

同時，牛之數，亦會減少。因為外國貿易的衰落，工業平時由外國輸入的飼料與肉類，現在不可能了。因此，較平時的增加，要宰殺了更多的牛，這亦是不得已之舉。人們節省家畜的飼料，以圖增加人的食料，這是以將來供犧牲，而使家畜的頭數，逐漸減少的原因。

因此，在大戰以後，農業的輓獸，比較大戰以前，一定要減少很多。不待說，比較在戰時中，自然是要豐富些。戰備的解除，可以放免多數的馬，但是無論怎樣，沒有被軍隊徵發的時候那樣多了。

農業比較別的無論什麼生產部門，要使役更多的馬。德意志在一九一七年，馬匹之數，是四百三十四萬五千頭，其中有三百四十九萬一千頭，是屬於農業的。如果要儘可能的迅速恢復農業原來的生產力，那末，就不可不儘可能的，以很多機械的動力，代替動物的曳引力，以供給農業之用。近代的技術，在農業方面，已達到完全以機械的曳引力，代替動物的曳引力之程度。發動機比較飼養牛馬，可以很迅速的製造出來。

從他的見地看來，農業與運輸業一樣，儘可能的，以發動機代替輓獸，亦是極應獎勵的

事情。

倉庫的困難，以及其他的事情，使戰後食料品的輸入，大受限制。消費者無論在什麼地方，不可不在最近的地方——本國，得到食料品的大部份。可是農業的生產力減退了。如果人們不管土地的收穫，是同樣的，或甚至於減少，要從相同的地面，收穫更多的食料品，那末，人們不可不增加耕地，以供食料品的生產。如果地面不變的場合，只有減少用於其他目的的地面，才有可能。屬於這種目的的，是商業植物，特別是原料及家畜飼養的栽培。可是商業植物的栽培，也是不僅不能限制，並且要努力擴張的。因為從外國輸入的原料，與食料品的輸入同樣，也是首先被阻礙的。缺乏的原料，只有儘可能的，由本國來補充。

這樣看來，可以限制的地面，只有用於家畜飼料的栽培之地面了。可是用於肉用家畜，及乳用家畜的地面，也是同樣不能減少的。減少軛獸而代之以發動機，就令農業勞動的生產力，不能增加的場合，亦是提供迅速的提高農業作用的唯一的可能性，使食糧與工業從業員，能夠增加。

這是關於非常大的地面的問題。德意志在一九一三年，麵包的耕作地面如次。

裸麥	六、四一四、〇〇〇	Hectare
小麥	一、九七四、〇〇〇	
計	八、三八八、〇〇〇	

家畜飼料的耕作面積如次。

燕麥	四、四三八、〇〇〇	Hectare
乾草	五、九二四、〇〇〇	
計	一〇、三六二、〇〇〇	Hectare

如果農業及運輸業，以機械的曳引力，代替動物的曳引力，那末，為飼養家畜而使用的地面之大部分，直接的，可以其生產物，不用之為輓獸的飼料，而用之為肉用家畜，乳用家畜的飼料，間接的，可用以為人們食料品的栽培。現在的戰爭，是提供從來未有的最強烈的刺戟，使這種變化，馬上有絕對的必要。

技術的條件，現在仍然存在。農業可以利用燃燒發動機的蒸汽力，中央發電所所起的電力，以及水力、風力。一般人對於水力及風力，尚沒有多大的注意。

「風力是可以無限制的，並且比普通一般人所想像的，更有利的，利用於農業，例如碾割及刈藁，農業用土地的排水及灌溉，以及所有地及農業地方的給水。農村的衛生狀態，因團體給水，而有顯著的改善，這是已往的經驗。……給水不用人們與動物的勞動，而委之於機械的工作的時候，乳的生產，常有顯著的增加。……風力亦可以發電。以……風力送電，比接合於陸上電綫，價格是要低廉些。」(Dr. W. Busseberg. Die Technik in der Landwirtschaft, Technik und Wirtschaft, Oktober 1917.)

第三節 大經營與小經營

不待說，對於農業，不僅僅是儘可能的採用很多的機械及發動機的問題，一切的機械，一切的發動機，怎樣才能夠完全的利用，這是必要的問題。因此，我們現在又歸到是大經營呢？還是小經營呢？這個舊的題目來了。

但是這個問題，是經濟的爭論問題，斷不是技術的爭論問題。人們可以站在利潤的見地，來討論那一種經營法，有更多的利益。最不可解的，不僅資產階級的小經營辯護論者，

採用這種立場，——不待說，這些人採用這種立場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就是社會民主黨的小經營辯護論者，亦採用這種立場。但是從我們看來，從勞動的見地，來討論這個問題，是我們決定的立場。換句話說，從我們看來，在勞動量相同的場合，到底那一種經營法，可以提供更多生產物的問題，才是我們應當討論的問題。但是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是沒有疑問的餘地。即是在這一點，大經營是決定的優於小經營。特別是應用農業用機械的農耕，更是如此。家畜的飼養，野菜的培养，果樹的栽培等，雖沒有那樣顯著的效果。——在這裏，更大的科學的支配，更大的分業，工事及道路的節省，以及類似的事情，對於大經營雖提供技術的優越之可能性。

小經營的辯護論者 Professor Spring，在其所著『所有地的分配與從農村的逃亡』(Die Verteilung des Grundbesitzes und die Abwanderung vom Lande, Berlin, 1910, S. 32.) 承認大經營的優越如次。

『農民移殖，是技術退步的意思，是使勞動的浪費，有人反對這種意見。事實上，一個人平均起來，大經營從土地得到更多的原料，這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依巴羅多的計算，從一

九〇四年，到一九〇八年之間，農業人口一百人，在西部德意志，即農民的地方，收穫二百七十四噸的穀物。在中部德意志，四百三十八噸。在邦麥壠，四百九十九噸。在兩麥克連堡，五百七十三噸。馬鈴薯的收穫，亦是同樣的。即農業人口一百人，在西部德意志，收穫四百三十六噸。在中部德意志，五百九十噸。在兩麥克連堡，六百六十六噸。在邦麥壠，九百四十四噸。』

大經營的優越，如果不從勞動的見地，而從所有，即地而的場合，反呈減少的現象。因為小經營，比較大經營，要用更多的勞動於同一的地面。德意志一九〇七年，農業經營的調查如次。

經營面積	農業用地面每一 hectare 從事農業人口的比例
〇・五 ————— hectare	五六〇・二
〇・五 ———— 11 hectare	一七〇・五
二 ————— 5 hectare	八八・二
五 ————— 110 hectare	四四・一

110 — 100 hectare	111.2
100 hectare 以上	17.5
其中100 hectare 以上	16.9

我們可以把二 Hectare 以上的經營除外，因為這些經營，主要是副業的經營，勞動者不過分其時間很少一部分於農業。但是觀察二 Hectare 以上經營的場合，情形也是一樣的。小經營，比較大經營，在同一的地面，要用很多的勞動力。至於最小經營，比最大經營，要多用五倍的勞動力。

但是不管這樣，以同一面積的土地，最小經營所產生的穀物，不僅不更多，而且更少。當比較種種地方的收穫物時，不待說，土地的豐饒性，到處不同，關於這一點，不可不加以考慮。土地的豐饒性，對於收穫的比較，發生困難，因選擇地方的方法不同，可以主張小經營的優越，亦可以主張大經營的優越。最近逝世的小經營辯護者 A. SCHULZ，於一九一一年指出以下的事實，以論駁我的主張，即在普魯士，六個的東部地方，裸麥的收穫，從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八年的十年間的平均，每一 Hectare，僅僅是十五千磅。反之，小農的地方，

是較多些，即在萊因地方，是十八千磅，黑森及萊因左岸的貝愛路，是十九千磅，在布朗史成克，是二十千磅。但是我如果比較其他地方，可以得到不同的事實。我舉出下表，以回答他。

大經營最優勢的地方

農業用地每百 Hectare, 百 hectare 及其以上的經營之比例。

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八年間，每百 Hectare 裸麥的產額單位千磅

麥克連堡·施托勒里斯	六〇・〇	一五・八
麥克連堡·施威靈	五九・七	一七・〇
安哈爾狂	三八・二	一八・〇

大經營最貧弱的地方

威爾特爾堡	一・七	一三・九
貝愛路	二・二	一五・七
阿爾登堡	二・八	一五・五

就是照面積計算，小經營亦沒有提供更多的農產物，以一個勞動者為單位，小經營所提

供的更少。只有大經營，在勞動者消費量以上，提供莫大的穀物的剩餘。小經營如果要想達到同一的結果，比較大經營，不可不費更多的勞動。因為小經營只能夠利用很不完全的機械。與農民的貧窮及無智結合起來，成為農業機械勞動的大障礙。不管有幾個機械，小經營亦可以採用，但是小經營的應用機械，是很遲緩的。

據一九〇七年的調查如左：

經營面積	經營總數	所調查之機械之中，利用 某一種機械的經營數	該面積每一千經營所 利用的機械數
〇·五 hectare 以下	二、〇八四、〇六〇	一八、四六六	九
〇·五——一 hectare	一、二九四、四四九	一一四、九八六	八九
一——五 hectare	一、〇〇六、二七七	三二五、六六五	三二四
五——一〇 hectare	一、〇六五、五三九	七七二、五三六	七二五
一〇——一〇〇 hectare	二六二、一九一	二四三、三六五	九二八
一〇〇以上 hectare	一三三、五六六	二二、九六七	九七四
其中一〇〇以上 hectare	一一、八八七	一一、六五二	九八二

大經營之數，雖如此之少，但是從面積來說，大經營對於農業，有重大的作用。即百 Hectare 以上的大經營，約二萬三千，包含七百萬 Hectare。反之，四百萬以上的最小經營，(五 Hectare 以下)僅占有五百萬 Hectare。

經營愈小，應用的機械愈少，小經營這種應用的增加，是怎樣的緩慢呵！我們不能比較一九〇七年的總數，與一八九五年的總數，因為前回所調查的機械的種類，沒有今日所調查的種類那樣之多。我們把小經營應用很遲的三種重要的機械，舉出比較數來看。次表是各面積每一千農業經營所利用的三種機械數。

經營面積	蒸汽		刈草機		蒸汽打禾機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七年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七年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七年
〇・五 Hectare 以下	—	—	—	—	三	五
〇・五—二 Hectare	—	—	—	一	二一	四七
二—五 Hectare	—	—	—	七	五二	一二七
五—二〇 Hectare	—	—	七	二二九	一〇九	一九一

110—100 hectare	1	六九	五一九	一六六	二六三
100 hectare 以上	五三	一〇八	三一八	八二四	六二二
其中 200 hectare 以上	七五	一六四	三四四	八四九	七三六
					八三二

這些數字，是很明顯的證明小經營對於農業機械的採用，是有怎樣大的障礙。因此，如果在過渡經濟的時期，與平時經濟所進行的一樣，為所謂「內地殖民」的目的，以人力促進農業的小經營，投了幾億馬克，想破壞大所有地，以創造小農場，那真是非常的顛倒。在今日這樣窮困的時代，這種計劃，不僅是金錢的浪費，並且是為減退農業勞動的生產力，而支出金錢。這就是直接為有害的目的，而使用金錢的意思。

想利用廢兵 (Kriegsinvaliden) 種種的實驗，亦是屬於此類的計劃。戰時的德國話，廢兵叫做「戰傷者」(Kriegsbeschädigten)，這是想避免國際的——或國民間的——語彙所表示的方法的危險。人們將來對於「廢兵保險」(Invalidenversicherung) 這個名詞，到底想加以「戰傷者保險」(Beschädigtenversicherung) 的別名與否，那就不是我所知道的。

廢兵曾發表過一種意見，對於過小所有地的移住，希望得到一種補助，但是這種事情，

無論從廢兵方面講也好，從農業的生產力方面講也好，都沒有有一點利益。上面已經講過，農業勞動，必要有強健的體格。如果對於廢兵，給以充分的年金，使其經營園藝，果樹的栽培，及鳥獸的飼養，那末，這亦是農業的副業，對於他的健康，亦非常相宜。但是要把廢兵做一種絕對的生計的財源，使其從事於農業勞動，這是對於他未免太課以冷酷的賦役了。並且農業勞動，創造十萬過小所有地，這種過小所有地，僅僅只要半個人的力量，就可以做完的，那末，這種計劃，不是使農業的生產力，有很大的減退的意思，是什麼呢？

實際上，這種實驗，使廢兵不得已驅逐其妻子，極端的從事於農耕的勞動，他的生計的負擔，課之於其家族。從來的小農經營，婦人的勞動力，是占優勢。一九〇七年，每一千從業者中，婦人之數如次：

經營面積	婦人
○·五 heclares 以下	七四一
○·五——二 heclare	六五七
二——五 heclare	五四三

五——二〇 hectare	四九四
二〇——一〇〇 hectare	四四九
一〇〇 hectare 以上	四一二
其中二〇〇 hectare	四〇五

經營愈大，男子勞動者之數，愈占優勢。反之，在小經營，婦人勞動者是佔多數。不僅僅從地面說，就是從人數上說，屬於小經營的經營，特別是如此。一個人從事於勞動的經營，常常是屬於這種經營。關於這種經營，一九〇七年的統計，有如次的數字：

經營面積	一人勞動的經營數	每一千人中婦女之數
〇・五 hectare 以下	一、〇六〇、七〇〇	八六〇
〇・五——二 hectare	四九二、五六五	八七七
二——五 hectare	九三、一五四	七五二
五——二〇 hectare	一四、二二九	四一〇

這樣看來，百五十萬的過小經營（二 Hectare 以下）差不多完全是靠婦人勞動，婦人是占勞

動力百分之八十六至八十八。不待說，這些婦人的男子，也不是無所事事，他們是從事於工資勞動，有不少的部分，從事於工業的種類之工資勞動。到五月份止的小經營之主人中，不能獨立的人們，其職業如次。

經營面積	農業	工業	交通業
0.5 Hectare以下	三六七、〇二四	七五二、二七八	一〇四、〇一一
0.5—1 Hectare	一六〇、〇九九	三〇五、一〇二	三二、四五四
1—5 Hectare	一七、一六九	六五、〇〇四	八、二八六
計	五四四、二九二	一、二三二、三八四	一四四、七五一

附帶說一說，農業小經營之數，只有工業勞動者，以農業為副業的場合，才有增加。以農業為主要職業的農業經營的所有主或管理人之數，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七年之間，減少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五人，其中有七萬四千七百十人，是獨立者。反之，不能獨立的，而從事於工業或交通業的農業經營的所有主之數，在這時期中，增加三十七萬七千四十六人及四萬四千九十六人，合計三十八萬一千四百四十二人。

我們到底是不是不是因為要使廢兵經營獨立的農業，而是因為要使他們為低廉的工資勞動者，以供農村種種企業的驅使，而使他們移殖於農村呢？

我們沒有一點理由，可以促進農村小經營的增加。我們也沒有一點理由，企圖去妨止在戰後，屢屢進行的各個所有地面積的擴大。

戰爭的結果，小農的地位，固然不像手工業一樣，沒有陷於經濟的零落。但總而言之，幾千的小農經營的所有者，斃於戰場，其他幾千的所有者，或負傷甚重，或衰弱不堪，使他們不能不拋棄困難的農業勞動，另找更加容易的職業。其所荒廢的小有土地，到底誰來承受呢？是不是以自己所貯蓄的金錢，購買這種土地，想成為地主的農業勞動者呢？但是戰爭對於農業勞動者，戰死的也好，廢疾的也好，沒有給以豐富的撫恤金。

但是戰爭，對於地主，特別是大地主，供給以低廉的勞動者即捕虜，而提高生產物的價格。他們在戰時中，避免了抵押債務，在產業合作社及銀行的貯蓄，堆積起來了。他們利用一切的機會，購入無主的所有地，以擴大其經營。

妨害這種過程，不能增加農業的生產力。

第四節 農村團體的農業

各個所有地，逐漸的增加，到底要擴大到什麼地步呢？不待說，這是不能預料的。但是擴大的程度，說是能夠達到限制小經營農業的重要性的程度，這也是不能承認的。在德意志，二 *Procente* 以下的經營，在一九〇七年，利用於農業的地面約占一半（百分之四八·五），五至二十 *hectare* 的經營，約占三分之一（百分之三二·七）。

但農業不像工業一樣，不能把落後的經營停止，積集生產於最進步的經營，以提高其生產部門的生產力。土地是農業最重要的生產手段，縱令是一片極小的地面，只要能夠利用的地方，是不能利用的。耕作惡劣的土地，比較全然不耕作的土地，總要提供更多的東西。因此，問題的焦點，不是停止農業經營，而是要努力擴大耕地。

德意志的耕地，在戰爭時，雖開墾沼地與荒地，乾燥濕地，並且對於其他的土地，施以種種的改良，但是不徒沒有增加，反而有顯著的減少。利用於農業的地面，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七年之間，由三千二百五十一萬八千 *hectare*，減少至三千百八十三萬五千 *hectare*，

即減少六十八萬三千 Hectare。

帝國統計局出版的農業經營統計，關於調查的結果，為概括的敘述，以為這種減少，一部分，不過是形式的，因為在一九〇七年的場合，關於『富的牧場』的定義，比一八九五年的時候，要嚴格些。但是僅僅這種理由，決不能說明數字有大的推移。該敘述接着說：『在這種形式的理由以外，一八九五年以來，發達的都市，有顯著的膨脹，工業的經營，在農村有廣泛的設備，鐵道及道路的敷設，軍事靶子場的設置，以及一八九五年農業的地面，變更為森林。這些事情，都是農業用地面減少的原因。』(Seite 10.)

農村的都市，鐵路工事，工業的發達，——用統計的官用語來說，『發達的增大』，這是不能防止的。與此不同的事情，如軍事的目的，——靶子場，練兵場，要塞工事等，——以及富豪中的富豪，擴大其狩獵享樂的境域，使耕地森林化，這些都是減少耕地的原因。

我想，後者是農業用地減少的主要原因。因為在這裏所舉出的其他要素，不僅僅是耕地，農業經營的全面積，一定也要縮小。可是事實上，全面積，比耕地的縮小，是很大的。前者的減少，不過是十七萬八千 Hectare，後者的減少，達到六十八萬三千 Hectare。有的地

方，農業經營的全面積，雖然增大，而利用於農業經營的地面，反而減少。其統計表列如左。

	全面積的增加(單位hectare)	耕地面積的減少(單位hectare)
普魯士	三三、一三五	三八八、〇〇〇
巴 伐 利 亞	一五二、一八四	三二、五七〇
黑 森	三、六七九	七、四三二
史外斯瓦特克拉斯(威爾登堡)	九、八二九	一四、八七八
麥克連堡史盛類	四六、二七〇	二〇、二一一
布朗史外克	九、二六八	五、七九六
溫達爾查斯	四、二九六	三六六

一般軍備的縮小，軍國主義對於耕地的要求，或許大受限制，特別是在過渡經濟的時期，原來可以利用為農業的地面，成為高貴的人們之狩獵慾的犧牲，都應該收回，以供食料品的生產。這種事情，如果沒有強大的民主制，是不行的。

人們不可不努力把凡屬可以利用爲耕地的土地，都用於耕作，同時，在他方面，又不可不竭全力，使這些土地，得到可能的最大收穫。農業的小經營，對於機械的利用，就是遠不及大經營，但是國家對於小經營，有儘可能的，多供給些機械的任務。

但是如果對於一切的小農，要供給以能夠應用的，而且不能不應用的機械，並且想他成爲機械的私有者，在技術上，是不合理，同時，亦是不可能。

大抵農業用的機械，特別是農耕用的機械，是不能固定在一個場所，其場所，是不能不時常的變更，這是我們已經說過的。並且這些機械，大概不是不斷的使用，而只是使用於一定的時期。因此，農業是與工業相反的，同一的機械，有繼續的用於種種經營之可能。因爲有這種可能性，所以能夠豐富的使用。特別是蒸汽打禾機，及蒸汽鋤，是如此。前者在一九〇七年，使用於四十八萬八千九百的經營內，其中只有一萬九千八百的經營，有自己的蒸汽打禾機。後者使用於二千九百九十五的經營內，其中只有四百十五的經營，有自己所有的蒸汽鋤。其中，確實不能使用自己的蒸汽鋤的，是五至二阿爾（一阿爾是一畝強）間經營面積中的經營。據統計的計載，一至二 *hectars* 的經營面積中，三個經營，有四個蒸汽鋤。因此，

一個經營，有兩個這種怪物。同樣，三至五 Hectare 的經營面積中，兩個的經營，有三個的蒸汽鋤。四至五 Morgen 的經營面積中，三個的經營，有四個的蒸汽鋤。這些一切的經營，因為要耕鋤田畝，很明顯的，是自己購買耕鋤機。

蒸汽鋤還沒有達到一般使用的程度。在大經營，亦復如是。使用蒸汽鋤的前提條件，不是到處都存在了。此外，陸上電綫設備的地方，電氣鋤雖成爲問題，但是差不多還沒有人使用。反之，以燃燒動力機曳引的鋤，却有急激的應用。因為這種鋤在狹小的地面，也能夠應用。在亞美利加，大戰以前，這種鋤就早已普及了。在德意志，因為勞動者與馬的缺乏，亦正在加速度的普及。

例如『德意志機械工會雜誌』(Zeitschrift des Vereins deutscher Ingenieure, 1915) 有如下次的報告。

『俄羅斯人放逐後，東普魯士的農耕，動力鋤有很大的應用，在人，車，馬缺乏的地方，只有應用動力鋤，耕作才有可能。因此，以莫大的國家的貸款，購入百二十三個動力鋤，及蒸汽鋤，以年賦償還的條件，貸與於農業者。並且在非常遠隔的地方，依軍事行政，

以二十幾個動力鋤，耕耘田畝。爲這種目的所預備的五百八十萬馬克之中，到今日止，三百五十萬馬克，已經支出了。今後的數年間，採用更多的動力鋤，是可以期待的。』(Statistik 1947)

該雜誌又記載法蘭西的報告。(März 1917)

「法蘭西的農業大臣，組織一個委員會，調查由軍務方面廢除的動力車，要怎樣才能夠很有効的利用，以促進土地耕作。他們提議：特別是車身損壞的發動機，以使用機械爲的，使農業者自由的使用。因爲要使這種努力，儘可能的，播傳於廣大範圍的農民之間，在大統領特許之下，在諾阿齊·魯·克蘭地方，以百三十 *hectare* 面積的農場，創立一個學校。——教育學生爲機械師，並且授以農業用的機械及發動機的教育。此外的學校，採用新的機械，以爲實驗之用，教以模範的方針，使其在農業者之間，促進動力的耕作。關於這點，以三個見地爲標準。一，人們與動物的勞動力的缺乏，不能不以機械力代替。二，被廢除的軍用車輛，不能不儘可能的利用。三，不能不教育戰場者堪能於此種勞動。』(Statistik 1900)

現今法蘭西的動力鋤之數，不待說，還是很少。一九一八年四月，在諾阿齊魯克蘭，舉

行國家的動力耕作競爭，關於當時法蘭西動力耕作的狀況，有一個報告，說：法蘭西必要有一萬七千至二萬的動力鋤，現在不過僅僅一千，其中一半，是國有的，一半是私有的。

關於德意志，有此種統計與否，我不知道。

在大戰後，人們使用很多的機械鋤。關於『戰後德意志農業的勞動目的』(Arbeitsziel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nach dem Kriege, Berlin, 1918.) 的編纂物之中，Prof. Gust Fischer 述之如次。

『機械鋤，在平時比較大的經營，要使耕作良好，工作適時，已是不可缺乏的東西。戰時，我們的食糧，如果沒有蒸汽鋤及動力鋤，是全然不可能。到了比較平靜的時期，關於機械鋤的製造，及其經營資本的籌劃，如果沒有困難，蒸汽鋤及動力鋤的利用，馬上就要有大的增加，以補助輓獸及人力的缺乏。』(Seite 754.)

他又說：『蒸汽鋤本來是應用於大經營的區域。』(S. 755.) 『電氣鋤與動力鋤，到現在止，還沒有輕妙的推動機，於適合於小經營的勞動。』(S. 763.) 再繼續說：

動力鋤及蒸汽鋤之所以不可缺乏，在戰時，特別是在一九一七年之春，有最明瞭的證

明。……不使用動力鋤的地方，土地耕作，因為勞動力的缺乏，不能如意進行。耕地含有汞質，且不能深入耕地，這種事情，是不能避免的。在戰時中，關於這點，有許多地方，都付之等閑，這是毫無疑問的。加之，因肥料的缺乏，受了損失的土地，想恢復原來的耕作狀態，非有數年拚命的勞動不可，如果還要更進一步，達到更高度的階段，採用動力鋤，是極為必要。』(S. 753, 764)

不待說，對於各個農民，都分配一個動力鋤，是不可能。就退一步說，假令有可能，亦是無意義的浪費。浪費，在戰後，是最難容許的事情。

適合於小經營的動力鋤，大概已經有了。但是大的動力鋤，比較更有效力。大的動力鋤，一天可鋤四至六 Hectare，小的動力鋤，一天只能夠鋤一·五至二·五 Hectare。不待說，以馬二頭曳的鋤，平均只能鋤半 Hectare。

但是動力鋤，必要有熟練的運轉手，到現在止，屢次引用的『德意志機械工會雜誌』，(一九一六年一月)所發表的，關於動力鋤論文之中，H. G. 教授，述之於次。

『動力鋤的利用，要以運轉手有運轉及作用的知識為前提。這種事情，與其他農業用機

械的場合，是同樣的，如果農業者覺悟到有雇入在大經營不可缺乏的有爲的機械師之必要，亦足以促進動力鋤的利用。』(Seite 72.)

應用動力鋤於小經營的地方，把小經營結合起來，是最便利的。對於動力鋤，與對於其他農業用機械一樣，應該組織產業合作社，以製造這種動力鋤，而貸之於社員。但是在國家以促進動力鋤耕作的普及爲目的之地方，那末，就不可以個人偶然的結合爲基礎，而是要以動力鋤分配於各個的市村(Gemeinde)，而這種市村，對於鋤的應用，又要是必要的預備條件的。這樣一來，市村才能普及發動機於其區域的全耕地，這是恰與今日自己沒有輓獸的貧農，從鄰人借一二頭馬，以耕犁其狹小的田地一樣，或如比較大的地主，借他人的蒸汽鋤一樣。

但市村廢除各個農民的鋤耕勞動，以處理其全地域的工作的場合，很明顯的，是與戰爭前(一九一四年一月三十日)，地主賀化(Hörsing)，在普魯士衆議院所說的一樣。

『一旦使用動力鋤，農民馬上就覺得小的田地或境界過於狹小。他們到處碰到角隅，這樣一來，他們就到處要整理耕地。』

一切的轉回點，對於動力鋤，是時間與勞動的損失的意思。畝是土地以及撒布於其上的種子的損失的意思。角隅必要以人力勞動去修整。可資耕種的連續的地面愈廣，動力鋤愈可以利用。因此，要提高農業勞動的生產力，過渡經濟就不可不促進耕地的整理。但是這種耕耘完了之後，如果各個農民，對於其土地，要劃分境界，想爲自己耕作穀物，那末，沒有比這樣再不合算的。耕地整理，從理論上說，不僅共同的耕耘，並且以後一切的處置，亦應照共同的自治團體的計劃來進行。

這種事情，在某種意義上，決不新奇。古昔的 *Markgenossenschaft* (註)，對於在同一平原的村民一切的田地，進行耕作強制 (*Flurzwang*)，即耕作同一穀物的義務。不待說，在那時候，農民各自耕作其耕地，但是收穫之後，他們之間的境界，盡被撤廢，並且連續的地面，都變更爲共同牧場。

(註) *Markgenossenschaft* 是使用收益農村共有地的村民之團體，在中世紀的下半期，特別是在德意志，早有顯著的發達。——譯者

這種 *Markgenossenschaft* 式的經濟，是適合於近代的關係，即機械經營。結果，農民的

家宅、農場、及庭園，大概由個人處理，雖如 *Marlgenossenschaft* 一樣，完全是私有財產，但是農耕是以市村的勞動力，共同經營，如果這樣，其生產物，或由生產物所得的收益，適應勞動或土地對於所得的貢獻的多寡，以分配於各個農民之間。

就是資產階級的著者，迫於事實之必要，亦有不得已而為同樣提議的。

我們關於『戰後德意志農業的勞動目的』的編纂物，已經指出過的。其中，戰時食糧局總裁 Friedrich V. Braun，關於肥料，種子的選擇，以及植物病的退治，要求國家有強制的規定。(S. 7.)

『窒素的製造，現在是國家指揮之下進行。加里工業，亦有同樣的發達。現在已經進到這種程度，將來對於農業一切的土地所要的人造肥料，看做是一種土地公共的負擔，由公共團體征收經費，以確定其需要，我相信達到這種程度，為期一定不遠。』(S. 8, 9)

『當選擇種子時，何以不與選擇種獸的場合一樣，國家不可加以干涉呢？這樣的疑問，是很正常的。種子的選擇，在國民經濟上，至少有同樣的重要，並且是達到迅速的效果之預備條件。……人們對於這種事情，應該按照以下的方法。即各下級行政官廳的區域，在農業

教師或種子監督者的議長之下，組織選擇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僅選擇適合於地方的種子，並且負有一種使命，要共同的支給種子，共同的處理經費。』(S. 9, 10)

最後，國家對於害虫的驅除，好像已經開始了，但是應如外國所進行的一樣，有更加活潑進行之必要。例如在合衆國，雜草沒有芟除乾淨的田土，以國家的命令，無論對於任何人，毫沒有顧慮，一定要再鋤一遍。

前面已經引用的『社會改良社』所出版『歸鄉之日』(Der Tag der Heimkehr 關於『過渡經濟的社會問題』(Soziale Fragen der Uebergangswirtschaft) 著書之中，Dr. W. Bisselberg 關於『經過農業的集約化及機械化勞動的準備』，(Bereitstellung von Arbeit durch Intensi vierung und Mechanisierung der Landwirtschaft 做了一個報告，其中，他的要求如次。

『現在對於農業，與對於其他的產業一樣，因為要分配勞動者，不可不建立經濟計劃。……經濟計劃，是應由戰時經濟局與自治團體當局共同來確定，或至少也要經過他的媒介，且在他的責任之下來確定。小地主在郡當局指導之下，最好是依據大經營，為協同的合作。

不待說，強制生產這句話，打到非農業的耳朵裏去，好像是一種青天霹靂，可是在實際

的農業者聽來，知道如果爲公共的利益，沒有施肥及耕作之計劃的規定（並且這種事情，或如布朗登堡貴族社會的經驗所指示的一樣，成爲地主的利益。），有時候，雖採用強制方法，亦是不能實行。（S. 14, 15）

這決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有產的農民，比無產的農業勞動者，要得到更多的利益。

生產依然是爲出賣即以市場爲目標而進行，生產的原動力，依然是利潤及地租兩個表現形式的剩餘價值。

這種規定，不是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意思。這還是屬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過渡經濟的領域。這不是變更現在社會的根柢，而是極端的提高自耕農的農業之生產力。想使其均霑大經營許多利益的一種手段。

但是總而言之，這種規定，在小經營的基礎之上，向着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的農業方向，有一顯著的進步。其次，要變農村經濟爲社會主義的經濟，更要有兩個方策。其一，是耕地的國有化，即在這耕地的各個農民所有地的部分，由國家收買。這時候，家宅，農場，及庭園，還可以爲私有財產。近世的共產主義，不是原始的基督的共產主義，其所要求的，是仕

奉於資本主義的商品生財的生產手段的共有，不是家計的共同。

國家收買耕地，不要是強制的，可以漸次的收買。各所有移轉之際，確定國家的優先權，就夠了。

國家所有的地面愈大，將來地租的增加，歸到國家手內的利益愈多，對於各個市村民的共同生產物的分配，不依照他的所有的大小，而依照他所投下的勞動的多少，來測定。

其他的方策，亦是向着農業的社會化的方向所應當進行的。三種方法，就是要市村不可以市場為目標，而是經過國家當局的媒介，為共同的社會即為住民的必要，從事於生產。

這種事情，亦是過渡經濟能夠準備的，

在戰時中，使農業生產，直接奉於全體社會，已痛感必要。但是不管時局有怎樣的必要，為地主黨員的勢力所阻礙，——不是農業的勢力，而是與此全然不同的地主的即土地所有權的勢力，——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得到成功。但是假令沒有這種社會的素因，在小經營佔勢力的地方，想以共同社會的機關，來指導農業生產，依技術的理由來說，也一定要受到挫折。在邦麥路，有百九十三萬Progers的土地的四千六百二十一個最大經營，(百Progers)以

上) 以國家或州的機關，是能夠監督的。但是在萊因地方，有百三十萬 *ha* 的農業地而的五十三萬八千的小經營，(百 *ha* 以下) 是沒有方法，可以監督的。

俄羅斯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土，但是農民階級的數量，是非常佔優勢的國家，在戰時中，對於農業經營，(與農業的所有，應加以區別，) 沒有強硬的干涉。國家組織及一切個人的要求，必隸屬於戰爭必要之下的德意志，亦沒有強硬的干涉。却是自由貿易的國土，『曼徹斯達主義』的國家，一方面，從數量說，是最優勢的大地主及大經營的國家；他方面，是最強的勞動階級——只要他們想如何，——的國家，並且都市人口，對於農村人口，是絕對占多數的國家的英吉利，反而有強硬的干涉。在德意志，農民占人口百分之四十，在英吉利，僅僅百分之二十二強。

英吉利人，對於經過農務院 (Board of Agriculture)，任命經營監督官，以管理各個的農業經營的事情，是毫不逡延的。這件事情，他自己本身，是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他們對於非經濟的勞動所進行的經營，有指揮監督的權利。個人的企業家，雖不因此而被除去，但是將來只限於有相當教育的，並且有良心的企業家，才許其經營農業。

在我們的地方，也是同樣的，因為要使農業有可能的最大生產力，不能不促進這種方法。對於農業，其應生產的生產物，亦不能不加以規定。這種規定的實施，在大經營，固屬不感困難，但是無數小經營的地方，却不容易。這亦是自治團體的農耕，使過渡經濟的任務，非常容易的完成。

農業的管理及指揮，在大經營，是能夠容易的實行，這個命題，不過僅僅含有技術的意義，沒有社會或政治的意義。地主黨為自己利益，為絕望的反抗，這不可不征服的。但是我們在這裏所考究的，不是對於過渡經濟表示全然不確實的希望，而是為無產階級及社會全體，可以向過渡經濟提出的，而且是我們不能不為此而鬪爭的要求。

地主黨員以農業為全社會組織的根柢，在一切的生產部門中，是最重要的部分，這種主張，是正常的。但是從這種主張，就做出一個結論，要求現在的社會，對於現在生產部門的主人，因為要有利於其經濟的籌備，不能不與以無比的特權，為他們採用強制手段，以供給勞動力，並且確保最大的利潤，這是完全不合理。這種方法，對於無益於社會的土地私有者的利益，雖然適合，但是對於社會本身的利益，是相違背的。從社會的本身利益來說，農業

應該從私有財產權的專橫，解放出來，直接歸於社會管理之下，以生產的，自願的勞動，來代替不生產的，強制的勞動。正因為農業的重要，所以這種自治團體的農耕，是痛感必要。

第五節 都市的農業

鄉村團體的農業以外，還有其他種類的自治團體的農業，即都市團體的農業，我們亦可以考察。這種農業，在過渡經濟的時期，使都市住民的食糧，容易供給，並且到某種程度，為他們接近『自給』的利益之一手段，是很重要的。

在大戰前，早已有這種農業的計劃。一方面，都市團體，從技術的理由來說，不可不獲得土地，例如灌溉的耕地。都市團體，不願將這種土地，放任於不耕作的狀態。他方面，食糧價格的騰貴，與都市團體食糧困難的增大，或與生產者締結契約，或自己從事於生產，這樣一來，至少可以督促住民的一部份，供給優良而廉價的食糧。在過渡經濟時代，出於這種處置的衝動，是因物價的騰貴，與地主的獨占而加強。

這種都市的農業，與鄉村團體的農業，在其生產的主要目的上，已有分別。這點，因

『都連的法則』，(Das Thünensche Gesetz) (註) 加以近代的運輸及其貯藏的技術之修正而實現。

(註)這裏所謂都連的法則，是 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 (1783-1850) 的地租稅。都連的地租論，雖與李嘉圖的大相類似，但是李嘉圖以地租發生的原因，求之於土地肥瘠之差，都連對於土地位置之利與不利，却視為非常的重要。只要其他的事情，是同樣的，近於市場的生產者的純利潤額，以距市場的遠近而決定，即自己的運搬費，與遠隔市場的生產者的運搬費之差額而決定，還是地租發生的原因。因此，在都市的附近，進行容積重量比價值大的生產，或進行須要新鮮的生產，隔都市遠的地方，進行運搬比價值低廉的生產。——譯者

都市的農業，轉送於遠方，是不方便的，不能不生產不要經過中間階段的，由農業直接移於家用的生產物，就中，不能不注重于牛乳及野菜的生產。反之，鄉村團體，要生產無論在技術上、經濟上，都適合于非常長途的運送的生產物，不要生產由生產者直接移于家用的，可以經過一個或數個中間階段的生產物，就中，如穀物、牛油、煉乳、肉用家畜、糖菓製造所用的野菜，製糖所所用的燕菁等。

但是農民團體的農業，不僅在生產的目的，與都市團體的農業，有區別，並且在社會的

意義上，亦各有不同。農村的農業，因為想獲得剩餘價值即利潤及地租，還可以為商品生產的經營，都市團體的農業，只要不是以仕奉國庫為目的，就沒有什麼獲得利潤的目的，常常是直接以滿足其住民的必要為目標，在這一點，已帶着社會主義的性質了。

這兩種農業，因過渡經濟而促進。這等農業只要是繼續進行，決不與過渡階段的終結，同歸於消滅，而是要跳過這階級而存在，並且提供更加發達的利益。這等農業，是在發達的線上，其最大的困難，只在最初的時候。

過渡經濟，和戰爭一樣，或比戰爭還要利害，驅逐許多陳腐的傳統的東西。因為過渡經濟，雖與戰爭同樣的分担災厄，但是同時使國內的階級爭鬥，不因外的困難而稍有轉變，反盡其力之所能以進行。過渡經濟能夠很迅速的與以一種刺戟，使其對於這種最困難的事業，敢於先着祖鞭。因此，過渡經濟的時代，在農業方面看來，不僅是完成由戰爭狀態到平和狀態的移轉，並且是開闢由個人的農業轉變到社會農業的道路。

農業的發達，與工業的發達不同，據最近十年間的經驗，現在早已沒有疑問的餘地。我們馬克斯主義者，與大部分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以前都承認在農業的大經營與在工業的

大經營一樣，一定是克奏凱旋的。這雖是詳察事實之後的結論。但是我們對於事實的意義，未免估價過高。這種事情，在二十年以前，在我所著的『農業問題』之中，我已經承認過的。但是我在該書裏面，同時，排斥農業的大經營歸于消滅，小經營博得勝利這種反對的意見如次。

『我們在農業方面，固然不可過於希望大經營很迅速的就可以吸收小經營，但是期待反對過程的理由，更加缺乏。』(Seite 208.)

一派的社會主義者，以為農業大經營，是不發展的，因此，遂得到一個結論，以為社會主義的農業，是不可能，社會主義只有在工業——並且據他們的意見，以為就是工業，至少也要在數百年以後，——才能實現。其實，只能得到這種結論：即因為農業與工業，其發達的過程不同，達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亦彼此各異。

在都市方面，社會主義是要有大經營發展的準備，而且是不可缺乏的。這種大經營，使無產階級漸次成爲最大多數的階級，同時，使各個無產者想成爲小經營的私有者一切的努力，更加成爲絕望而且沒有意義的東西，階級鬭爭出發點，是爲勞動條件而鬭爭，其最後的

目的，是社會對於資本家的沒收。

在農村方面，無產階級的階級鬭爭，不採取與都市同樣的普遍與強烈。農村無產階級的數量，沒有顯著的增加，並且無產者對於想獲得小經營的努力，亦不如在工業方面那樣的絕望而無意義。農業的無產者，對於大土地所有的鬭爭，其目標，與其說是國有化，不若說是在於土地的分配。換句話說，其目標是在於增加與加強土地的私有，不在於以社會的所有，來驅逐這種私有。

這種努力的反對作用，是農業急進的工業化，這種作用，表現為兩種形式。其一是使農業經營與工業經營相連結，其他是使小農業者變為正在農村發達的工業之工資勞動者。同時，工業的社會主義的傾向，使其接近於農村。

這種事情，我在『農業問題』，已經指摘過的。但自是以來，發現更新的而且有力的要素。常時是食料品價格低落的時代。以後未久，這種現象，就停止了，又開始食料品價格的騰貴時代。這種事情，使都市民衆的困難，更加增大，而且在大戰前，早已使他們不斷的急進化。結果，他們的反對，不僅對於工業企業家，並且對於地主，亦增大了。農業的社會

化，在今日都市無產者看來，與工業的社會化，是同樣痛切的利害關係的問題。並且農業的社會化這個問題，不僅僅是無產階級的利害問題，並且是都市全住民的利害問題。加之，這個問題，是與不仰給于地租收入的，以自己的勞動，來維持生活的農民多數的利益，是一致的。

這樣看來，經濟的發達，在農村與在都市一樣，是向着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的。彼此所不同的，不過是所採用的方法罷了。經驗過最大的食糧困難的過渡經濟的使命，是應當努力的向前推進這個發達程度。——以工業無產階級能夠完成其義務為前提。

第三章 農業與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對於農業的發展所加上的一切有力的障礙，即土地私有制，工資勞動制，以及對於殖民地征服，及剝削的政策。這些障礙，只有征服資本主義之後，才能除去。同時，才能消滅現在已經達到非常高度的，並且更加日進於高度的農業可能的生產力，與實際的生產力之間的對立，農業偉大的生產力，才有盡量發揮的可能性，理論的博物學，以及實際的技術狀態，已經對於農業提供這種偉大的生產力，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時代，一定會有更加高度的提供。因為科學及技術，是進而不已的。

但是依無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克服，同時，只要工業——不錯，對於農業，不可不提供其發達的手段的，——的生產力，能夠許可，不僅提供使農業的生產力，很迅速的展開到極度的可能性，(Möglichkeit)並且提供使其發達儘可能的迅速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因為得到勝利的無產階級，一定要用盡一切的手段，以圖增加住民所能得到的食物與閒暇。

在未詳細討論這個問題以前，應預防可能發生的誤解。得到勝利的無產階級的制度，自然是要廢除土地私有制，這是我已說過的。這種事情，我們不能不稍有所待，只應該這樣解釋：在無產階級的勝利發展過程中，這種廢除，雖是同時發展，但是這種廢除的實現，是在無產階級勝利的最後。不應該那樣解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我們就可以利用這種廢除，要求收奪一切的農民，或甚致於沒收其土地。

在社會民主黨，沒有那一個，想到這種事情。但是僅僅這樣的解釋，不足以保證收奪的事情，不致於發生。是的，我們只能夠保證我們自己，但是，在我們之中，誰體驗過無產階級的勝利呢？這種廢除，在怎樣的條件之下，才能開始呢？勝利者對於土地私有的廢除，有怎樣的見解呢？我們是不知道的。但是在今日生存的社會民主黨員的意欲及願望以外，還有其他一個要素，即對於農民階級的收奪不會發生的事情，提供一個很好的保證的要素，這就是這種收奪，不僅不適合無產階級的利益，反與其利益相違背這種單純的事實。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使得到勝利的無產階級，顧慮到食料品的生產，不可使其發生妨礙。農民的收奪，是使全體的生產部門，陷于最愚笨的無秩序狀態，並且他們會以饑饉來威

嚇新制度。因此，要使農民不發生恐懼才行。單純的智慧的法則，指示我們，這樣大的人口階級，是不可樹爲己敵。我們對於這種法則，就令全然除外，但他們在經濟上，是不可缺乏的，從這一點着想，亦可以防止一切的收奪。

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小農不會沒有什麼損失，反因此而有所得。資本主義造成逐漸增大的戰備及戰爭的威脅，以加深各國民間的對立，只有因此才能除去這種對立的現狀，只有因此才能實現軍備的縮小，而創造一般人非常熱烈憧憬的永久和平的條件。結果，無論是誰，都與農民一樣，沒有逃免負擔的人。因爲在軍國主義之下，其他任何的人民，沒有比農民更苦的。

但是得到勝利的無產階級，爲要使農業的經營技術，臻于完成，一定有種種的手段與注意，對於農民予以援助，供給農民以肥料，勞動獸，以及改善的工具，使其生產物的數量增加。

我們以爲這種事情，不致使小農的生產方法，有新的確立，因爲無論怎樣免除大的負擔，及予以援助，要使小農經營完全接近於近代的技術，是不可能。因此，我們預料社會主

義的生產方法，一旦確立，小農一定覺悟到他們自己的經營，是將來社會向上的桎梏，會馬上自發的放棄其經營形式。社會主義的社會，當移轉到更高度的經營形式之際，有予以援助的理由。因為社會必要有食料品及原料的增加，因此，到那時候社會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

這種轉換過程，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其促進。

社會主義的制度，不僅要對付小農的問題，並且要對付農業多數的工資勞動者的問題。然則想保持工資勞動者的經營，應採取怎樣的態度呢？

農民的經營之崇拜者，無論如何，總是把農業工資勞動者，看做是土地私有的狂熱者，他們要想成爲過小農，比什麼東西，有更憧憬的熱望，所以在他們看來，所謂社會革命，就是打破大經營，創造小經營，以分配於從來的工資勞動者。

今日多數的農業勞動者，還是這樣的着想，是毫無疑義的。這種要求的結果，以致於在許多地方，土地不斷的分散，而且對於小土地，能夠支付高貴的價格。但是今日物價騰貴與失業，早已使無產者發生恐慌的地方，農業勞動者對於自己的土地所有的觀念，早已不能如從前那樣之有魔力，我們看到農民的子弟，想避免農民生活之落寞，與其繼續耕作自己的小

所有地，不若到都市去之爲愈的現象，就可以知道。

但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對於小農，無論提供怎樣多的利益，工業勞動者的地位，比小農的地位，還是要得到更多的利益，這是毫無疑問的。

今日一般勞動階級的熱望，不僅僅想得到更多的食物，更好的居住及衣服，並且想減少近代大量生產單調的勞動，得到更多的休息與自由。休息在今日是與肉食及麵包一樣，成爲不可缺乏的生活資料。

一方面，要增加生產，同時，不能不減少勞動時間，那末，只有採用最生產的生產手段，一切比較不生產的東西，儘可能的，加以限制，是有絕對的必要。這種事情，在工業方面，是沒有多大的困難。不僅在農業方面，就在工業方面，也是一樣，現在還有許多極不合理的小經營，而且往往有寄生的小經營。這種現象，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內面，不會消滅的，不管大經營有怎樣的勝利。其實，這種現象，因爲大經營的勝利，在數量上，反有增加的傾向。因爲小經營更加成爲工業預備軍的表現形態，是因爲大經營而陷於失業的人們的逃避場所，這種非常多數的過小經營，想對於生產沒有非常的妨礙，一舉而廓清之，是不可能。只

要大經營，有最善的勞動條件，豐富的工資，以及工作的安全，一轉瞬間，是可以廢除這種過小經營。試在最生產的經營內，使用三倍勞動者數量，對於各組，採用一日五時間勞動，三回交代制度，在夏天，一日交代一回，對於第三組，與以一個月的休假，如此，各勞動者，在其經營內，能夠得到這樣長期的休假，那末，小手工業者及小商人之中，到底還有誰不願意做這種經營內的勞動者呢？誰還願意採用不生產的方法，以挽救小經營的破產呢？採用這種非常不感覺痛苦的方法，商業及工業的小經營，在一切小的，從來在表面上，『是獨立』的主人及商人愉快的吐氣之下，一定會歸于消滅呵！

如果工業是這樣的形成，那末，農村的勞動者，也會同樣向着這方面擁擠而來。這不獨從來的工資勞動者是如此，就是獨立的小農，只要能夠使他們從一切狂的所有熱解放出來，並且能夠使他們的所有地，與非常愉快的生活相交換，他們也一定可以放棄其不足掛齒的獨立的小農地位。

小的商人，菜館的主人，手工業者，能夠廢棄他們在社會上無益的經營，對於工業及交通最生產的大經營，增加勞動者的數量，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但是這種事情，如果伴着由

農村逃避到工業的農民集團的現象，那末，對於新制度，就有非常的危險，對於農村工資勞動者，雖賠與以自己的經營，亦無由驅逐這種危險。

縱令社會主義的制度，最初雖沒有注意到使農業經營儘可能的具有牽引力，——大概是如此。但是爲農村逃避所逼迫，不得已，一定會馬上完成這種工作。

但是這種事情，在農業方面，不如在工業方面那樣的簡單。在後者，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技術方面，創造極完全的經營。因此，到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在工業方面，廢除舊的經營，集中勞動力於完全的經營，比較創造新的更高度的經營，更爲緊要。

在農業方面，所謂完善的經營，即達到今日技術及知識的程度所能達到的最高限度的經營，要算是極少數。並且這種少數的經營，要想滿足社會對於農產物的需要，是極不充分的。因此，從新組織全體的農業，提高農業到更高的階段，實爲必要。在農業方面，經濟的發達，不過有少許社會主義的準備，這裏的社會主義，不可不借助於使都市的資本主義發達的自然知識及技術，以創造自己的技術的根柢。都市工業因資本主義而得到技術的變革，——社會主義，因此而抬頭，——這種變革，對於社會主義，能夠在技術上，與以變革農業的手

段，而且一定與以這種手段。

要與農業以可能的最大生產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於各個的農業，要與以最大面積，使其能夠最完全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這種最大面積，對於一切地方及經營方法，與對於一切的時代一樣，不能是同樣的東西。馬克斯主義者決不是主張在一切事情之下，大經營都優越於小經營，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馬克斯主義者其所以這樣主張，不是關於經營而言，而是關於資本而言。

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在比較多少大的生產部門看來，不能認為夫婦自己經營的規模，是最合理的最大規模，或是一般比較生產的規模。這種規模的經營，今日到某種程度，縱令有可能，但在有產者的頭腦想來，勞動者就是勞動獸，專依其勞動以維持生活，都以爲這是自明的事理，而通用之。小農的家族經營，在多數的農民自己不可缺乏的生活手段之中，開始計算其閒暇的瞬間，就失掉其生活能力。

小農的家族經營，沒有分業與工作的交代，就是休假，或是比較長期間工作的中斷，也是不許可的。過小農夫妻，毫不休息，每天從早至晚，不能不爲拚命的勞動，和他們可以交

代的人，一個是沒有的。

倘若在他的過小經營之傍，成立一個大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那裏，春、夏、秋之間，分成三組，每組爲五時間的勞動，冬季三個月，分爲二組，每一組有一個月之休假，那末，在小農之傍，就是有幾個社會主義者，把他們現在對於我們所說教的小農家族經營，是如何有光榮的福音的話，機械的，向小農反覆來說，到底誰還相信呢？小農一定只有竭全力想成爲生產合作之一員。

這樣一來，土地的私有制，一定會歸於消滅，最初對於大經營，其次，非強制的，對於小經營——小經營化爲大經營。

對於農業，組織大小生產合作社，而且減縮其勞動時間，不待說，是不充分的。

生產合作社爲要得到最完全的結果，有理智的，有科學教養的勞動者，不可不到農村去。農村的勞動，總要使精神活潑，教養有素的人們，樂於從事，才行。應該設立優秀高級的學校，圖書館，讀書室，及社交的藝術，享樂場所，這樣一來，在農村方面，對於教會及神事的要求，亦自然會歸於消滅。

不待說，在新經營，不可不設備近代很完善的科學及技術一切的手段，並且要準備多數的動力，或蒸汽，或水力，以供新經營的使用，這種新經營，要想完全利用這種動力的設備，必要聯絡工業與農業。因為農業，在一年之中，不是以同一的程度，需要動力的使用。農業對於人力的需要，也是同樣的。因此，在農業經營之傍，有工業經營存在之際，更加能夠平均的使用。

移殖工業於農村的事情，對於社會之勞動生產力之增加，當然有所補助，並且亦適合於農村勞動者及工業勞動者之精神的要求。因此，工業勞動者更加容易接近於自然，對於農業勞動者，因農村人口稠密的結果，種種的會合，藝術，及科學之自由的享樂，及創作之可能性，亦自然增加。

依照這種方法，社會主義對於農業所成就的變革，是如何的偉大呵！這不僅是增加農產品的生產，並且增大農民的休息，把他們從現在這樣負重獸的狀態，解放出來，使其成爲自由的人們。

這種農業的變革，到處很深刻的進行。社會主義之變革的作用，在原始的農業國，比較

在工業國，有顯著的表現。因為在原始的農業國，勞動實際的生產與可能的生產之間，相差太遠，由前者向後者的飛躍，是非常顯著的。

社會主義的社會，與資本主義的社會一樣，要想增加農業所提供的土地生產物的剩餘，不可不大大的努力。但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只能應用生產相對的剩餘生產物的方法，不能應用生產絕對的剩餘生產物的方法。社會主義的社會，對於農業國的住民所經營的農業，給以一種新生命，並且採用近代的知識及技術，從資本主義的剝削，解放他們，解除他們所負擔的重負，除去使他們零落的事實，以達到完成的最高階段。

因此，所謂殖民政策，征服與強制，沒有一點必要。增加生產與節省勞動的手段，無論什麼人，都是歡喜採用的。後進的國民，對於近世的生產手段，其所以不採用的原因，因為這些手段，對於他們，僅僅是剝削與壓迫的手段。廢除一切的強制，是近代的生產手段，迅速的輸入到農業國的預備條件。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近代的生產方法，對於農業國的普及，一方面，是要工業國的工業，供給生產手段，與運輸手段，他方面，是要農業國的住民之精神的教育，對於使用這些生產手段，達到必要的高度。這兩種要素，是採用同一的步調進行

的。我們沒有一點理由，可以解釋第二的要素，比較第一的要素，是更加緩慢的進展。

某賢明的實際政治家，以其卓越的聰明，在這裏或許以如次的注意，嘲笑我的空想：『如果照他所期待的，那末，社會主義的社會，彷彿是以蒸汽鋤供給剛果的黑奴，使他們開墾那裏的原始森林。』

這種崇高的批評家呵！請你想想罷！這裏所考察的農業國，現在已經不是全然不知道近代的知識的各國。例如愛爾蘭、西班牙、南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俄羅斯、巴爾幹各國、小亞細亞、波斯、埃及、東印度、西亞美利加的熱帶及半熱帶的各國。在這些一切的國家，要等到可以耕作的地面，達到近代的生產力的高度，要達到此處彼處的排水與灌溉的設備，都臻於完善，要等到甲國的植林事業，與乙國原始森林的開墾，都已完成，並且一般最良的生產手段，與充分的動力，都準備完好，大概是要經過相當的時期。這種相當的時期，大概在剛果的黑奴之下，亦足以創造應用蒸汽鋤的條件，如果到了那個時候，這樣的鋤，還是存在，比較更有力的更簡單的工具，還沒有完全驅逐這樣的鋤。無論怎樣，普及蒸汽鋤於農業地方，要從剛果的黑奴的地方開始，是沒有一點必要。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農業的變革及近代化，其偉大過程的速度，是依工業對於農業能夠供給的生產手段之分量而決定。現在仕奉於大都市的膨脹及軍事的公屬業及建築業的大部分勞動力，到了那時，或許為創造農業用的建築物，機械及工具而使用。工業無產階級的勝利，結果，成為最多的農業的利益，對於農民，給以更高度的生活。

資本主義，在第十九世紀，特別專致力於變革工業與交通。到了社會主義的時代，——第二十世紀的大部分，大概是屬於這種社會，——變革農業，比較變革工業，更為重要。

有人說：社會民主黨，對於農業，表示敵意，或是冷淡，其實沒有比這樣的搬運事實，更糊塗些。我們反對的目標，不是農業，而是無所事事的地主，及拍盞高利貸的荷包內的地租。我們不是反對小農階級，但是諸君對於勞動農業者最後的目標，是在於創造小農的經營，因此，諸君勸告我們，要儘可能的，集中全精力於這種事情，我們是反對的。我們所說的，是使永遠的勞苦，為勞動農業者最終的目的的意思。可是他們所說的，在現在看來，又是使他們對於剝削者的反抗力低下的意思。因為他們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以移動為拒絕勞動的武器，如果他們縛束於一塊的小土，他們的武器，就會喪失。

工業變革農業的過程，雖與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時開始，但因為這是非常偉大的過程，不是很快的就可以得到結果，也不是很快的就可以達到不十分緊張的程度。其速度，首先以工業能夠供給的勞動力的分量而決定。工業所供給的勞動力愈增大，農業的生產力，就愈迅速的開展。假令現在世界正耕作的耕地，就不能擴大，假令犧牲一切的森林，更加擴大耕地，對於衛生的，技術的，審美的方面，一點也不顧慮，假令森林不能不失之於彼，而得之於此，假令對閒暇的熱望，比較今日對於必要勞動一般所採用的勞動時間，更加縮短到最低的程度，食料品的生產，還是有急劇的增加。因為事實上的生產力，比較現在既已可能的農業勞動的生產力，除掉舊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各國以外，其餘的各國，還是很微弱的。農業勞動之實際的生產力，與可能的生產力之間，這種相違，如果不加以整理調節，由工業所附加的一切新勞動力，就是對於農業生產力的增加，生產物乃其剩餘物的增加的意思，食糧範圍增加的意思。關於這種變革，為怎樣更加的擴大，我更指出二三的事實來證明。

無論何人，恐怕沒有主張德意志的農業，已達到完成的程度的。關於「德意志的農業，是不是在土地收穫遞減的法則壓迫之下呢？」這個問題，最近所公表的研究，著者李巴克博

士 (Dr. J. Rypark) 結論如次。

『知道土地與人口，又知道未施一粒的人造肥料，自父祖以來，栽培同種的穀物與馬鈴薯，耕作工具缺乏，土地耕作不足，厩肥的整理，輪栽式耕作及其他技術的經濟的合理手段，還有許多事情，尚待改良的農場，——就是大所有地，也是如此，——有多少，就可以很明白的瞭解德意志的農業，在全體看來，雖有一切的進步，但是要達到以巨大的費用，才能得到更大的收穫之點，還是很遠。』(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S. 455, 1909.)

與此同樣的事情，亦適合於英吉利。

『就英吉利的農業者來說，……雖有優良的家畜飼養人，但是在本來的農耕，全然與時代沒有同一的進步，並且關於人造肥料的使用，可以說全無知識。這種事情，大概有一部分，是由於農業教育的落後。但是對於土地所施的改良，不能充分彌補短期而且不確定的佃作契約，亦有關係。(Ad. Mayer Ueber den Erfolg der Reform der Pachtgesetzgebung in England 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S. 650, 1909.)

歐羅巴的農業，是怎樣非常的落後？是怎樣只採取一點小小的技術的進步？蔡多耳博士

(Dr. Ed. v. Seidl) 一九一〇年二月十六日，在維也納的農業大學所做的報告，就可以證明的，他從一八八九年以來，在麥連(Melk)佃耕由二千一百三十五 Hektare 成立的一區劃的土地，這是依照近代的原則，投下充分的資本。但是其時沒有採用一切嶄新的技術。例如電汽，在其他地方，沒有發揮什麼作用。土地的土質，不是特別有利益，一部份，是濕潤的，一部份，是非常傾斜的，耕作地大概是零細不規則的，與其他所有者的土地相混合。勞動者之一部份，是斯羅伐克人(Slovaks)的僑民，其勞動的價值很少，鄰人是反對一切的進步，例如排水的設備，是非常的困難。但是蔡多耳自一八九〇年以來，應用機械，近代的化學，及生物學的結果，得到成功，其土地的生產力，有顯著的增加。

單是一種的改良，是怎樣能夠奏效呢？為家畜飼料有用的燕善的切片的乾燥法，其結果表示如次。

『燕善的切片的乾燥法，比較從前以同量溼的燕善切片為飼料，一年間，可以得到飼養一千頭肥的牡牛的切片飼料。』

如果奧地利亞的二百個製糖所，均採用這種方法，那末，以同量的收穫物，一年間，可

以多飼養二十萬頭的牝牛。但是僅有一打的製造所，應用這種方法。

溶解草糞的處置，亦是同樣的重要，這不僅是各種的糞，就是馬鈴薯草，亦可以變為良好的飼料。蔡多耳於一九〇五年，亦採用這種方法。自是以來，飼草栽培用的地面，可以由四百三十Hectare減少到二百五十Hectare。

蔡多耳在穀物栽培的方面所得到的結果，與家畜飼料的生產，亦有同樣的重要。

『施肥，適時的土地耕作，（八萬克羅連的蒸汽鋤）及適當的種子的選擇，……穀物生產，平均一年，使我有由九千「千磅」增加到二萬七千「千磅」，即三倍之可能。但是我對於植物栽培的新開拓方面的進步，決不是沒有注意。……由冬之裸麥的土種，在前年，五Hectare收穫三十三「千磅」的穀物，去年以適合於土地的栽培法，平均一Hectare，收穫三十七「千磅」的穀物。』

加之，去年一般的收穫，決不是良好的。

在麥連，最近五年間，每年平均一Hectare，收穫十三・四「千磅」。在德意志，從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七年的平均，不過是十五・五「千磅」。

這種多額收穫之實現，決不是無益浪費的大的遊戲事。麥多耳是優秀的事務家。不待說，他對於利潤額，是守秘密的。但是據他對我們所說的，他的每年收入，從一八八九年，到一九〇九年，由四十二萬克羅連，增加到七十九萬克羅連，對於勞動工資的支出，不過由十萬克羅連，增加到十五萬克羅連。到一九〇六年止，雖增加到十八萬九千克羅連，採用機械以來，減少了三萬二千克羅連。

但是，不待說，資本是不能不投下到土地去的，僅僅以農民耕作的手段，不能實現這樣的增加。

蔡多耳式的經營，雖不是近代的農業技術最後的言語，但仍然是形成非常特殊的現象。但是為世界穀倉的其他的各國，比較德意志及英吉利，是怎樣的落後呵！

據英吉利農務局的統計，最近五年間（到一九〇七年止），平均一英畝所產生的小麥的平均額，以蒲式耳為單位，表示如下。

大不列顛三一·三二

德意志三九·五九

比利時三四·〇九

與此相比較

合衆國 一三·五七

阿根廷 一〇·五八

澳洲 八·七六

歐羅巴俄羅斯（波蘭在外） 九·七二 印度 一一·四四

由這些數字看來，後面所舉的各國的收穫，只要應用現在英德一般所應用的補助手段，就可以增加三倍。在技術上，可能的增加，遠超過這種數量。

他方面，如果以機械的動力代替馬，栽培小麥的地面，不及二百萬 hectare，栽培燕麥的地面，又在四百萬 hectare 以上。在俄羅斯，差不多有千七百萬 hectare，在合衆國，有千三百萬 hectare，都是栽培燕麥的。

用排水，及灌溉的設備，到底可以多得幾多的土地呢？關於這點，只舉出二三個報告。德意志的高燥地，有二萬七千五百平方基羅米突，比萊因地方還要大，比全國的小麥地，還要多。合衆國的低濕地，在一九〇〇年，有七千五百萬英畝，種小麥的地面，僅有五千萬英畝。

在合衆國內，以人工的灌溉，能夠得到的地域，西們斯（Simons）引用上院委員會的報告如次。

「合衆國的領域，除掉阿拉斯加以外，要想得到規則的收穫，有五分之一以上，是要有灌溉設備的。在這種地域，至少有五分之四，人工的灌溉，是一切生產的預備條件。乾燥的地方，有百二十萬至百三十萬平方英里，大於英領印度三分之一，並且一般的性質，與此非常相類似。……灌溉中的門德拉一英畝的土地，與濕潤的多雨的各國三至五英畝的土地，有同量的生產力，這種說明，凡是目覩者，都是一致承認的。」

對於合衆國的五千萬英畝的小麥地，這種地方，均占十萬英畝。這種地方，用現在普通所用栽培法，平均一英畝，可以收穫三十五蒲式耳。合衆國平均的收穫，是十三·五蒲式耳。這種地方的灌溉，對於食糧範圍的擴大，是發生怎樣偉大的作用，人們是可以想像到的。一八九九年，其中約七百萬英畝，是在灌溉中。灌溉工事，要六千四百萬美金，即二億五千馬克以上的經費，每年收穫物的價值，是八千四百萬美金，即二億五千萬馬克。（關於這點，請參照 A. M. Simons, *The American Farmer*, S. 176. H. Chicago: 1902.）

這種設備，在地中海各國、美索不達美亞、非洲、及亞美利加的熱帶地方，都可以同樣的辦理。

這種過程，只要是繼續下去，人口無論有怎樣的增殖，人口過剩的事情，不成一點問題。但是社會主義，對於全世界的變革這種偉大的全過程，一百年之後，恐怕還不能完成，我這種期待，的確不是誇張的。

後編 農業社會化策

喀爾馬希阿尼著
鄧毅重譯

路易蔡紫女史序

原始生產及其生產物，是一切人類社會生存及發達的基礎。財產法無論怎樣的編制，經濟無論怎樣的構成，憲法無論怎樣的規定，都不能變更這種事實。

耕地、牧場、森林、水利、農業的程度，以及應用科學的知識及實際的經驗之全體，是有最高的國民經濟的意義。

這種事實，在戰爭以前的德意志，還沒有成爲一般民衆明白的意識，更正確一點說，還沒有成爲他們考慮及議論的對象。

以前在各政黨大會，的確討論過社會主義的農業政綱問題，但是他們的觀點，想以這種政綱，使農民接近於社會主義的理想世界，至於農業生產，勞動者對於生產的支配，以及其生產力之增加，對於無產階級及人類社會，有怎樣的重要，則毫未注意。

大戰以前，在勞動者之間，這個問題，其所以沒有成爲議論之焦點，其中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因為德意志是最有力的工業國之一，與全世界各國的通商關係，非常便利，因此，食料品及農業品的缺乏，很容易得到豐富的補充。第二個理由，在生產物過剩，而且品質優良的場合，關於原產及製造，不感覺困難，不像現在多數的消費者，因物品之不足，與物價的騰貴，迫不得已，而陷於食物缺乏與營養惡劣的狀態。

此外，還有一個理由，即是在大戰前，農業社會化的問題，可以說完全是一個大學講壇的問題。沒有那一個想到這個問題，會迅速的實現。人們只宣傳這種思想。但是到了今日，我們已脫却單的準備的宣傳之階段。我們於農業社會化之可能與必要的理論的論議以外，不能不有實際的提議。並且我們為要實行社會化的鬥爭，與為獲得政權的鬥爭，不能不團結男女的農業勞動者。

因此，我們在農村宣傳之際，要說明男女農業勞動者經濟的及社會的地位，在他們現在隸屬於地主階級的狀態，是怎樣？財產法變更以後，土地成為共有，勞動者自由平等的應用一切技術的補助手段，以及一切科學的知識，應用化學及物理學，以耕作土地，從大地能夠得到千倍的收穫之時，他們經濟的及社會的地位，又是怎樣？兩相對照，才可以得到最迅速

而且根本的成功。

因此，普及於農業勞動者之間的宣傳的文獻，是有大的需要，對於我們的宣傳者，供給材料，與以理論的指示的文獻，亦有大的需要。

幸有友人馬希阿尼，三十年以來，即注意這個問題，研究這個問題的文獻，採取一種批評的態度，完成這部著作，以供給在長久的期間，感覺缺乏的宣傳材料。

這本小冊子，不是黨的公文書，而是在這方面，獲得豐富的知識，而有確信的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我相信不久會得到許多友人的贊助。這本書材料的豐富，配置的瞭然，以及原則的明晰，對於這個問題，感覺興味的一切男女的友人，特別是農村的宣傳者，一定能夠給以一個最正確的評價。

我特別要聲明的，我對於馬希阿尼關於土地收用所述的各點，是完全同意。無產階級，對於土地，沒有躊躇的必要。——當他們回憶現在地主的祖先，是怎樣獲得土地的時候，特別是要如此。——對於土地的處置，想怎樣去和緩有產者反抗的方法，更沒有必要。無論怎樣，有產者是要起來反抗的。有產者精銳的階級本能，與強固的階級連帶關係，常常使他們

爲嚴重的警戒，並且他們對無產階級，依照防微杜漸 (Principis obsta) 的原則而行動，這種有產者階級連帶關係，只有勞動者以勇敢向前的力量，站在忠實的連帶關係上，才有克服的可能。

路易蔡紫

市民揭竿起，僧侶警鐘鳴。因襲富與貴，絲毫無得存。祈禱無所用，布告尤具文；加農和大砲，均不救與身！空言亦何補，莫誇舌尚存；
雄辨不服鼠，鼠反越其身。飢人所欲聞，道在糝與湯；尤其可意者，燒肉與香腸。牛油煮乾鱈，市民一見喜。從古善言人，無人能及彼。

海印里希·海納 (Heinrich Heine)

歌羅巴的大部分勞動者，正在飢餓之中。在奧地利亞，及德意志，困難尤甚。食料品缺乏，現存的食料品，並不平均分配。比較戰時，形勢更加惡劣。在德意志，革命後之一
年，許多的旅館，對於旅客，隨便可以提供一打的食料品，但是一九二〇年之春，一個星期，肉的定量，每一人只能分配百八十克蘭姆，這是我們要大書特書的。富者可以隨心所欲，購買一切的東西，以供其消費。但是貧民不能不呻吟於飢餓。食料品到處堆積，但只有

能夠支付最高價格的人們，才得到手。食料品運到這裏那裏，不僅不顧及食料品之損傷，並且成爲交通機關的重負，這些食料品，甚至賣却於外國。

根本的罪惡，是資本主義的營利經濟。一切的規定，都不暇顧及，亦由於此。這種現象，如果仍然繼續下去，貧民的狀態，實難堪受。營利經濟，對於有產者，不僅供給莫大的利得與財富，並且在營養方面，對於他們，亦有特權的意義。因此，他們有盡一切的手段，以擁護這種經濟的理由。

勞動者如果不想一步一步的趨於零落，他們就不能不設法以脫此境遇。於此，便有許多的勞動者，提出這個問題：這種悲境可以除去嗎？有許多人，注視其眼光於國外，但在外國，也是一樣的感覺食糧的困難，物價騰貴，並且食料品在資本家的手中，他們要得到莫大的利潤的時候，才肯賣却。

例如亞美利加貯蓄巨大的食料品，只輸出到有支付能力的各國。北亞美利加合衆國的政府，在戰時中，確定高價的『挑撥價格』(Anreiz preise)，使農業者耕作很多的小麥。當時所實行的最低價格(Mindestpreise)，比世界市場價格高得多。並且其手段奏效了。在一九一〇

年，僅有一千八百五十萬 *hectare* 的土地，耕種小麥，到了一九一九年，其耕作地，達到二千九百萬 *hectare*。小麥的收穫，從一九一〇年到一一年，是一千七百萬噸，從一九一九年，到二〇年，達到三千萬噸。差不多增加一倍。亞美利加所要的糧食，不過一千七百萬噸，有莫大的剩餘。關於肉類，也是同樣的。北美合衆國屠獸及乳牛之數，有顯著的增加。在大戰爆發前，合衆國只能輸出二十五萬餘噸的肉類於外國，到了一九一八年，可以輸出百萬噸以上。在戰爭期間，建設巨大的肉類的冰結庫，到屋脊之緣，都是肉類充滿着。巴西亦利用「戰時好況」(Kriegsgünstigkeit)，輸出幾千噸的肉類。歐羅巴雖不很充分，但是也得到使勞動者不至於飢餓的程度的供給。資本主義是支配全世界。穀倉雖充滿着，資本主義對於幾百萬頻於飢餓的人們，視若無事。資本主義靠着利潤，比什麼都利害。

德意志不能以金銀爲食料品之支拂。因爲腐爛的營利經濟的存在，在德意志，如煤炭、加里、窒素肥料、化學用藥品、工業生產物的對價，在充分之額，不能直接交換食料品。因此，德意志的信用制度，亦在惡劣的狀態。我們的紙幣，差不多沒有一點價值。

人們向勞動階級說：諸君只有拚命的生產，如果這樣，形勢便會改善。這種方法，只有

營利經濟被除去之時，才能救濟我們。今日所製造的生產物，只有更加增大有產者的財富。生產物愈多，他們在國內外，愈足以其生產物，進行操縱，以增加他們的財富。無產者在這時期，只有不斷的陷於貧窮。『世不餓死苦耕人』（"Nur die Arbeit kann uns retten."）這句話，是怎樣的沒有根據，在德意志，已於一九二〇年之夏解答了。勞動急烈的進行，生產物堆積如山。但是賣買停頓了，勞動者非常貧窮，需要品物，非常迫切，但是沒有購買力，因此，生產物只有堆着在商店內。經營因此而閉鎖，或短縮勞動時間。民衆想勞動，但是得不到機會。——被資本主義雇傭的傭兵，在一年以前，還高聲大呼，『世不餓死苦耕人』。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沒有『再建設』之可能，是極正確的證明了。但不僅資本家，就是『社會主義者』，亦正熱中『使資本主義的生產進行』啊！

我們唯一的出路，只有以社會的所有為基礎，組織必要生產。這是勞動階級唯一的目標。我們必定要以必要經濟代替營利經濟。這樣一來，我們對於現存的食料品，才能夠平等的分配。我們才能夠漸次增多食料品的生產。德意志的土地，足以養活德意志的國民。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不可不有計劃的使農業社會化。

柏林第一次委員會會議 (Rätekongress)，對於以下的動議，即已經成熟到適合於社會化一切的经营，特別是礦山，不可不即刻社會化的動議，加以同意，這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革命勃發後第六個星期的事情。對於一個決議，像這回這樣加以忽視的，恐怕是很少。一年之後，無產階級被資本主義的剝削，比以前更加利害。其時列席政府的人員（社會主義者），是不能實現其綱領的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的政策，不僅與社會主義，沒有一點關係，並且在他們未做大臣以前所提議的政策，也沒有想實行的意思。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三日，舊社會民主黨的理事及職工會的總務委員會，因為要規定生產，提出一個請願書，要求政府，實施以下的政策。

「一、收穫物的提出及其利用，須組織化。

二、對於一定種類的生產，確定農業者的義務。耕作休閒地，即刻栽培迅速生長的飼草及野菜。家畜及私的生產，須組織化。」

這個提案，絕對不是社會主義的政策。因為一九一四年，政府對於營利經濟，沒有干涉的意思，所以這種政策，沒有見諸實行。一般人以為社會主義的大臣，列席政府，至少會實

行這種提案。這種希望，完全成爲幻想！他們的努力，還在於再『使營利經濟的進行』。因爲這個目的，他們完全開放經濟許多門戶，任憑資本主義的剝削。勞動力雖不缺乏，但是收穫物的提出，畢竟沒有組織化。因此，貴重的食料品，在一九一九年之秋，腐敗於田畝之間。等到這種不幸，早已不能收拾之際，社會主義的大臣，對於農村貧窮的學校兒童，亦許可加以掠奪。他們採用以前社會民主黨所最反對的政策。社會主義的大臣！他們到底有什麼主張呢？一點也沒有！都是資本人家、地主黨員決定的！這是他們對於勞動階級想給以豐富的果實，聯合政策的『結果』。

這種政策，愈加使德意志的勞動階級日趨於零落。因此，他們不能不脫離這種苦境。只要他們不想歸於死滅，就不能不進行社會化。工業的社會化，同時，要獲得食糧的泉源在我們的手中，才有可能。因此，農業的社會化，不能不是我們特別注意的目標。我們需要現存的食料品。我們需要更多的食料品。勞動階級如果一旦獲得政權，不可不馬上計劃農業的社會化。這本小冊子，要指示他們應如何進行的策略。在這方面，我們不能不有積極的提議。我們以前大概只指出社會化之必要。現在不可不更進一步。形勢逼迫我們要達到社會化。我

們又能夠採用這種策略，經濟的發達，已達到這種程度。經濟的發達，正在促進社會化。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代表，對於將來的計劃，一點也沒有。在他們的陣營內，沒有創造的思想。謙遜的反抗他們渴望利潤的人們，他們一概摒除。這樣一來，當時右派社會主義者威塞爾(Wiesel)不得不引退，因為他想採用一種有計劃的經濟，這種經濟，雖不容易制止資本主義的剝削。他們常常用『經濟生活的再造』這句話，來與我們對抗。他們跨在勞動階級的背上，以圖獲得財富。只有搜集許多的金錢，儘可能的放在安全的地方，這是今日最廣大範圍的暗語。經濟怎樣？農村怎樣？勞動階級怎樣？這些事情，在許多的有產者，全然不以為意，我們在農村方面，也可看到這種情形。有產者只渴望金錢，只渴望更多的金錢。所有地的賣買，及於莫大的範圍。許多的人們，在戰時中，變成暴富。其金錢不投到外國去的人們，就想投到農業地，以圖獲得多少的安全。許多的農業者，以其所有地，高價的供給戰時利得者。土地以空想的價格而買賣。對於五十摩爾根的所有地，要求幾十萬馬克，二百五十摩爾根的所有地，要求五十萬馬克以上的價格。對於不到一千摩爾根的所有地，要求二百萬馬克。加之，對於第一回之支付，要求非常的多額！至少第一回的支付，不能不達到總數三

分之二。並且戰時利得者，確有這多的金錢。他們相信：在農村方面，對於租稅國庫，是有幾分的安全，——至少以前是這樣的。

這樣土地的賣買，對於農業，對於一般社會，是有莫大的危險。賣的人，以掠奪物放在安全的場所，買的人，以現在高價的食料品價格為目標。他們有較高的價格！一部分的人們，不是專門家。即是一部分的人們，以其金錢投入於土地的購買，沒有存留一點金錢，以為發達技術之用。為發達技術而支出金錢的傾向，是沒有的。都是想以少許的支出，獲得多額的收入。節省勞動力，人造肥料，或近代的機器。人們只栽培可以獲得最多的金錢的產物。因此，農業的生產不得增加。這種狀態，縱令不致使農業退步，一定會惹起停滯狀態。

這種情形，足以損害全體的利益，特別是勞動階級的利益，在非社會主義的人們，亦應當知道。經濟不能這樣繼續下去。在勞動階級創巨痛深之時，特別是如此。

社會主義的社會之主要目的，是想整理土地，使農民安心居住，對於他們，與以充分之食料，並且使他們參加文化。這種目的，是可以達到的，但這不是『依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之再造』，而是依財貨的生產及分配之社會化。 著者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葉不齊 希

第一章 社會化之必要

我們爲什麼不能不社會化？關於這個問題，有簡單說明之必要。喀爾考茨基在其所著『農業社會化論』裏面，主張誘致農業技術遲滯的元凶，是私有財產制和工資勞動制。這種狀態，特別該當於今日的我們。我們的農業經營，在技術方面，如果達到高度的發展，我們或不致因食糧的困難，而陷於這樣的苦境。在今日的狀態之下的德意志，要廢除私有財產制，以全體的人們，爲全體的幸福，而組織一切的生產力時，才能達到技術的完成。有一部分的土地，爲供給輓獸的飼料，而爲栽培之用，是大不幸的事情。一九一三年，有千萬 *Hectare* 以上的土地，恰等於普魯士所謂四千萬糜爾根的土地，不能不仕奉於這種目的。以發動機、電氣代替輓獸，只有在社會所有大的生產力的時候，才能迅速而且一般的進行。也只有這個時候，沼地、未懇地（二百萬 *Hectare*）及狩獵地之一部分，才能用爲生產的新地。農業的生產，早已不能隨各個人的意志而耕作。栽培的東西，不是以得到最多的金錢爲目的，

而是以滿足人們最迫切的需要爲目的。就在戰時中，土地也沒有完全的利用。例如在撒克遜聯邦會議的下院，局長洛雪博士 (Dr. Roscher)，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確認在撒克遜食糧的缺乏，遠於極點的工業地方，差不多有五千八百 *Hectare* 的土地，是聽其荒蕪，沒有人耕作的。有許多的土地，是歸於沒有專門知識的人們之所有。例如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代議士史美多·康紫 (Schmidt Corn) (中央黨)，在普魯士的衆議院說：『我相信在今日貴族的領地，三個之中，至少有一個，是在戰時利得者的手中。這樣戰時利得者，對於生產的增加，是毫無有興味的。』縱令他的話，未免有多少的誇張，但是在許多的土地，爲戰時利得者所獲得，所收買，確是事實。政府確實不能不以命令處分這種現狀。

利潤握着決定權的場合之生產，是一般社會最不幸的事情。以人們的食料品，飼養豬豚牛鳥，而歸於有支付能力的人們手中。一九一九年，除了鴨鵝——其實，鴨鵝也達到非常的數目——之外，家禽之數，有一億二千萬羽。這些鳥類，耗費貧民的食料品之一部分。但是這些卵肉，均僅供富者筵席之用。有幾多的家畜，違反禁令而被屠殺啊！

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在德意志國內，有一千百十五萬六千八百五十八頭豚，其中的五

萬頭，如果用於一般的消費，德意志的住民，每週應得到一百克爾的豚肉。但是最初的半年，在公設屠獸場所屠殺的豚，還沒有二百五十萬頭，只有四十八萬七千頭。因此，一般的居民，得不到定量的豚肉。因為香腸的製造，對於肉舖，給了多少豚肉。『官廳所調查的』豚肉的最大部分，是用於國防軍及公設病院的住院者之營養。在普魯士，據調查所得，豚的頭數，從一九一九年六月二日起，到九月一日止，由五百七十萬頭，增加到七百四十萬頭。雖有這樣多的增加，但是定額之肉之一片，早已沒有了。大概的豚，是『秘密的被屠殺』，以火腿，豬油，香腸的形式，輸入於都市，為有支付能力的人們所購買而消費。貧民得不到一點。秘密買賣是擴大到怎樣的範圍，東普魯士的前知事威尼希 (Winnick)，有一個報告。他於一九二〇年之初，在格尼希斯堡的右派社會黨的地方大會，說明在東普魯士所消費之肉量，有五分之四，是逸脫公的管理。但是想變更這種狀態的政府真實的策略，一點也沒有聽到。

大旅館業者，亦是同樣的，由公的管理逸脫的肉之購買者。

在萊不齊希，有一間菜館，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日，對於食客，有一個菜單。即一、

鹿的腰肉，二、鹿的截肉，三、兔的炙肉，四、豚的截肉，五、牛肉，六、羊肉腿，七、sausage，八、勒格斯堡的香腸，九、豚的腿肉，十、牛舌，十一、鵝鳥的胸肉，十二、鴨，十三、鹿的 sausage，十四、鵝鳥的炙肉。

反之，在該市，其時所配分的定額肉食品，每一個住民，每一週間，有骨的新鮮的牛肉，是百三十克蘭姆，新鮮的香腸，是五十克蘭姆。

在別的大都市，毫無疑問的，也是在同樣的狀態。大旅館營業，因受嚴格的取締，大都市的旅館主人們，就開始一般的反抗運動。這是說明：祕密買賣是怎樣的普及？一般的人們，特別是貧民，怎樣損失巨額多價的食料品？的一個證據。據專門家的報告，如果適當的分配，各消費者，每一週間，應該可以得到一磅的肉。據肉店中央社的確定，一年中，能夠調查得到的肉食獸如次，即豚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八十二頭，羊百四十四萬五千二百九十一頭，犢二百八十萬頭，牛二百四十六萬三千五百七十五頭。

最大部分的牛油，也從一般社會的手中奪取去了。一般的分配，沒有達到牛油四分之一。如果沒有營利經濟，每人每一週間，可以得到半磅的牛油。

其次是穀物——一九一八年戰時食糧局的管理者方沃爾德 (P. Waddock)，不得不說出，在一九一七年，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噸的穀物，是未經許可而被消費的。這樣一來，從各消費者(除掉參戰者)每週奪去二百五十克爾姆的穀物了。前國經濟大臣史米特 (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 Schmitt)，一九二〇年二月，在不勒麥的演說如次：『前年麵粉的收穫，在都市居民的要求大加減退之後，我們應該得到滿足的需要。但是督促農民，使其提供必需品，是不可能。最嚴重的處罰，對於投機利潤的刺戟，沒有一點效果。現在穀物還是向外國輸出。對於這種事情，雖有三個月以上的禁錮。價格的刺戟，有如此的強大。』

因此，主要的禍害，是在營利經濟。但是史米特雖是『社會主義者』，不僅不努力除去這種禍害，他在不勒麥，於上述的演說以後，還附帶的說明：『等到調整相差甚巨的貨幣價值止，到某種程度，價格的提高，恐怕是要繼續的進行！』這個右派的社會主義者，在原則上，是代表地主黨員的要求。彼此所不同的，僅僅是價格提高的步調罷了。

人們只要注意資本主義的經濟之狂亂，就夠了。到某種程度，足以養活人口的穀物，現在已經栽培了，但是結果怎樣？穀物的一部分，用為飼料，或輸出於外國，在新收穫幾個月

以前，到處穀物缺乏。這樣一來，縮小消費者的麵包之定量，即減輕消費者的消費之定量，——換句話說，即烤製價值較少的麵包。雖從外國輸入麥粉，但在貨幣價值低落的場合，惹起麥粉的價格，騰貴到莫大的程度。

這種情形，可以聽其繼續下去嗎？這種經濟，是合理嗎？誰能這樣主張呢？

然而價格提高，已再三的試行了。

一九一九年，德意志的小麥價格，每一噸，是四百五十五馬克，裸麥是四百五十馬克。一九二〇年的最低價格，每一噸，小麥確定是一千一百馬克，裸麥，大麥，燕麥，確定是一千馬克。

但是這種價格的加倍，還不充分。德意志的食糧及農業大臣，還要確定早期打禾的獎賞。對於今年度收獲的麥粉及大麥，在八月以前交付的場合，每二千磅，有二百馬克的交付增加金。在九月十六日以前交付的場合，增加百五十馬克。聯邦中央政廳 (Landesbehörde) 對於地方的某部分，顧慮到收獲的遲緩，或其他使早期打禾發生困難特殊的事情，在德意志糧食大臣的許可之下，得延長四週的期間。

對於大地主給以這種莫大的贈物以外，「最低穀物價格」還提得很高。因為國議會（Reichstag）的逃避，由德意志食糧省，以一紙命令，確定新穀物價格。現在農業者每裸麥一噸，得一千四百馬克，每大麥及燕麥一噸，得一千三百五十馬克，每小麥一噸，得一千五百四十馬克。

在一年以內，每一噸的價格，提高一千馬克。但是人們還是咒罵勞動者的「熱望」，還在咒罵他們「高價的工資」呵！

在大戰以後，常常是物價騰貴。因為其時的食糧品，常常是缺乏的。在普魯士，關於百

年間的價格變動的次表，非常證明這件事情。

年	度	裸麥	食用馬鈴薯	牛肉	豚肉	內地燻肉	內地產豚脂	食用牛油	裸麥粉	卵每六十個
一八二一	一六	一五二	一	六六	七五	一	一六四	一	一	一
一八二一	一三	八七	一	四七	五四	一	一〇二	一	一	一
一八三一	一四	一〇一	一	五二	六二	一	一〇一	一	一	一
一八四一	一五	一二三	一	五七	七一	一	一一九	一	一	一
一八五一	一六	一六六	一	七〇	九二	一	一四七	一	一	一

馬克
每基羅若干分尼希
分尼希

一八六一一七〇	一五五	一	八七	一〇四	一	一七八	一
一八七五	一六六	一	一一三	一二六	一八四	一八二	二四八
一八八〇	一九三	七	一一四	一二二	一七一	一六四	二二〇
一八八五	一四三	五	一一九	一二〇	一七一	一七一	二二二
一八九〇	一七〇	五	一二六	一三九	一八八	一八一	二二二
一八九五	一一一	五	一二六	一二六	一六四	一五九	二〇七
一九〇〇	一四三	五	一二六	一二九	一五六	一五三	二二四
一九〇五	一四七	六	一四三	一五四	一七六	一六九	二二九
一九一〇	一五〇	八	一五九	一六二	一九〇	一八七	二六七
一九一三	一六五	八	一八一	一七二	二〇三	一九二	二七四
一九二〇	一四〇〇	六〇	二一〇〇	二六〇〇	五二〇〇	三六〇〇	三〇〇〇
							二五〇九〇〇

比較看來，就可以知道有產者的強奪心，從未有如今回戰爭中及戰後那樣的強大。我們在這裏又可以看到勞動者是怎樣的被剝削。此外，還有煤炭的價格，從一九一四年以來，也有這樣的騰貴。

自一九一四、四、一至一九一五、三、三一	自一九一七、一〇、一至一九一八、八、三一	瓦斯光 促進炭	脂助 促進炭	瓦斯光炭 (註)
一一、七五	二四、九〇	每噸馬克價格	一三、五〇	一三、五七
二七、一	二七、六〇			

自一九一八、九、至一九一八、二二、三一	二七、五四	二九、五五	三〇、一五
自一九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九、四、三〇	四一、九〇	四四、一	四四、六〇
自一九一九、二、一至一九一九、二、三一	八七、五〇	八九、六〇	九五、二〇
自一九二〇、一、一至一九二〇、二、一	一〇七、五〇	一〇九、六〇	一一七、七〇
自一九二〇、四、三至一九二〇、五、一	二〇二、一	二二五、三〇	二三〇、九〇
自一九二〇、五、一	二〇七、九〇	二三二、四〇	二三八、一

(註) Gaslamn-Förderkohle; Fast Förderkohle Stöck Gaslamnkohle. 不過是順次假定的直譯。都是表示煤

炭的品類的名稱，很明顯的，從上至下，是上品，詳細無由得知。——譯者

從一九一九年到二〇年的經濟年度，正是右派社會主義列席政府的時候，當時價格的提
高，達於極點，十五個月之中，提高到百分之四百。再舉一例來看罷！

一基羅格拉姆的綿紗的價格如次：

一九一四年七月中	一·七六馬克至	二·五八馬克
一九一〇年三月中	一五〇·——馬克至	一七九·——馬克

一米達木綿織物的價格如次：

一九一四年七月中	〇·二二、三分之一馬克至	〇·二九、四分之一馬克
----------	--------------	-------------

一九二〇年三月中

一八·——馬克至二六·——馬克

有上面這些證明儘夠了。但是勞動者只有任聽他人的剝削。他們不能不勞動。其餘一切的事情，都可以類推。失業的增加，窮乏之增加，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之復興』。

一時間，表示世界市場的價格，高得很多的樣子，使德意志的消費者，似乎得到非常低廉的麵包。其實，世界市場的價格，按照外幣的價值，有一部分，比德意志還低。例如法蘭西，一九二〇年二月三日的布告，從新規定穀物和麵包的價格。生產者所得到的價格，與德意志相反，沒有提高。法蘭西的地主黨員，對於一百基羅克蘭姆的小麥，得七十三法郎，（一法郎，到戰爭前止，有八十分尼希的價值）對於一百基羅克蘭姆的裸麥，得六十三法郎。麵包的價格的變動，每一基羅，常常往復於〇·九〇法郎與一·一法郎之間。並且小麥有百分之八十，裸麥有百分之十七，完全被碾磨了。因此，法蘭西的穀物與麵包的價格，實際上，比德意志低廉。因為德意志的地主黨員，在一九二〇年，小麥及燕麥每千磅得一百五十四馬克，一基羅克蘭姆的麵包，在一九二〇年二月，是一·一馬克的價格，一到七月，即漲到兩倍，但是法蘭西的金屬工人，以德意志的貨幣來計算，一時間，得九至十馬克的

工資。

這種比較，是證明在表面上不能不得到非常高價的工資的德意志的勞動者，是怎樣陷於異常悲慘的境遇。

但是在德意志的地主黨員來看，農業物的價格，還嫌其過低。因此，他們努力於「強制經濟」的撤廢。實際上，強制經濟，對於我們，沒有多的關係。因為這是發生於戰爭之際，其目的在於使國民有「持久」的可能。但是官僚、生產者、及商人、以此為營利經濟的工具。他們只有儘可能的注意於高的「挑撥價格」。消費者的利益，一點也沒有顧慮到。這種方法，現在還成爲重要的標準。我們關於這種強制經濟，不想有所過問。我們的目的，是想在共有制基礎之上，以組織生產物的生產及分配。生產物，由生產者之手，到消費者之手，不可不採取最單純的道路。橫亘在這道路上一切無益有害的東西，不可不除去。有產者是不那樣着想的，在我們如果沒有更好的經濟組織時候，還是不能不維持這種有缺點的「強制經濟」。撤廢這種強制經濟，對於幾百萬的人們，是更加大不幸。撤廢以後怎樣，燕麥放免的歷史，已告訴我們了。燕麥不僅每一百磅，提高到二百馬克以上的巨大的價格，並且巨額的燕麥，輸

出到外國去了。

一九二〇年一月到二月，在德意志的價格，雖然騰貴，然在巴黎交易所，德意志的燕麥的交易，比較在德意志本國，還要多些。法蘭西馬車停留場所有者，購買燕麥，為飼養馬匹之用。飢餓的，營養不良的德意志兒童，對於燕麥的食料，不能不斷念。「強制經濟」撤廢以後，裸麥及小麥，也是同樣的。如果價沒有顯著的提高，外國亦可以購買這些東西。現在對於燕麥，再加以「強制經濟」的支配。地主黨員果然是以一千三百五十馬克，交付一噸燕麥嗎？其實，他們得四千馬克以上。於此，當局再要以較高的價格來調劑，因為當局無論怎樣，不能有押收的勇氣。到處一看，人們都認識營利經濟，為禍害的根源。以麥粉為飼料，在許多的經營，是普通的現象。動物得不到的東西，祕密賣買者，雖可以得到，但他對於小麥一百磅，要支付一百四十馬克至一百五十馬克。燕麥價格的騰貴，使農業者制限馬鈴薯的栽培。政府想刺戟農業者，使其多栽培馬鈴薯，對於馬鈴薯的最低價格，提高四倍。生產者領受的價格，馬鈴薯每一百磅，確定二十五馬克。此外，還有五馬克的增加金！德意志食料大臣黑爾麥斯（Helmuth），一九二〇年七月二日，在國議會，很明顯的陳述如次。

『馬鈴薯價格測定之際，在其生產費以上，有意識的給以增加金，以爲栽培的刺戟。』
這到底是一種什麼經濟呵！這種經濟應不應該解體，得讓其位於較好的經濟呢？全勞動階級，實際上，對於這種經濟，還能加以保護嗎？他爲要除去這種無窮的痛苦，畢竟不能不承受這種經營。

自戰爭勃發以來，雖施行這種挑撥價格政策，不徒沒有生產較多的生產物，反呈減少的現象。生產力非常低下。地主黨員的生產物，如果在市場能以很高的價格出賣的場合，投下莫大的資本，提高技術到最高階級，到底還有什麼必要呵！生產物顯著的增加，固然需要金錢，同時要使價格低落。但是生產者所欲的，對於經營，儘可能的，少投資金，對於生產物，想得到很高的價格。因此，德意志的私經濟，陷於進退維谷的狀態。在亞美利加，其預備條件，全然不同，生產物能夠達到顯著的增加。挑撥價格雖繼續的提高，收穫額是怎樣的低落，看了以下的對照表，可以明白。

在德意志，每一 Hectare 的收穫額，以一千磅爲單位，表示如次。

一九二四年 小麥二〇、七 裸麥一七、二 大麥一九、八 燕麥一九、〇

一九一九年 小麥二六、七 裸麥一三、八 大麥一五、一 燕麥一五、〇
 減少率，馬鈴薯是百分之四十，甜菜是百分之三十七，乳是百分之四十五。德意志的砂糖收獲額如次。

一九一三—一四年 五四、三六〇、〇〇〇百磅
 一九一九—二〇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百磅

收穫總額如次(單位百萬噸)。

一九一三年 裸麥一二、一 小麥四、四 燕麥九、五 馬鈴薯五二、九
 一九一八年 裸麥六、六 小麥二、四 燕麥四、三 馬鈴薯二四、七

這樣看來，價格提高，對於收穫額，沒有一點效果。於此，不能不進行農業大經營的社會化，這種經營，只有依社會的手段，才能達到向上的程度。加之，這種經營，是秘密買賣之灶。

據國穀物官廳統計部的確定，當一九一七年至一八年收穫年度穀物交付之際，大地主的拒絕，比較小地方多些。關於家畜的交付，亦是如此。大地主占優勢的地域，同時就是秘密買賣的地域。但是鄉村團體，也是拒絕的。鄉村團體，到底違反命令與否，是不可不注意

的。鄉村團體的負責者，大抵他們自己是不尊重命令的有產者。他們怎樣能夠強制他人，使其尊守命令呢？那裏許多的東西，是在停止狀態。如果這種狀態，是存在於食料的泉源，那末，又怎能進行分配呢？適當的組織，亦是缺乏的。就是構成有組織的，這也是一定會碰到打破一切制限的營利經濟而崩壞。現在當局的人們。想許可農業者以不斷的提高價格，來和緩這種禍害。但是一般人們，不能因此而有所救濟。因為食料品的缺乏，不得解決，只有富裕的人們，爲要得到必要的食料品，才能提供較高的價格。如果照右派社會黨方面的主張，以爲『充分的價格』之際，祕密買賣生產物的刺戟，可以減少，那末，我們不能不回答說：世間還有多少不方便事。價格的構成，實際上，要在民衆能夠支付的程度上。在這種場合，祕密買賣者常常提供較高的價格，以來競爭。如果價格確定只有富裕者能夠支付的程度上，不待說，祕密買賣是會停止的，但是多數的死亡，就從此開始了。

私經濟如果繼續存在，對於生產者及商人，如果容許以更大活動的自由，那末，只有能夠獲得更多利潤的東西，就有人栽培。在『強制經濟』之下，已表現這種傾向。看到下面的表，就可以知道了。

照德意志的統計局的計算收穫額如次。

年 度	收穫面積 (hectare)	hectare 產額 (千磅)	總產額 (噸)
小 麥			
一九一九年	一、二九八、七三五	一六、八	二、一六九、一三九
一九一八年	一、三六五、八九六	一七、一	二、三三六、八九六
馬鈴薯			
一九一九年	二、一八〇、七九三	九八、四	二一、四四九、一八六
一九一八年	二、三一四、八七七	一〇六、九	二四、七四四、一六三
大 麥			
一九一九年	一、二六三、三八〇	一五、一	一、九一〇、三六三
一九一八年	一、三一五、七九九	一五、五	二、〇三五、八三〇
燕 麥			
一九一九年	二、九九二、八七九	一五、〇	四、四九三、五八八
一九一八年	三、〇三九、〇七二	一四、四	四、三八一、二二二
豌豆			
一九一九年	九〇、七〇二	一二、一	一九〇、六九八

一九二八年 八九、〇三二 九、九 八八、一九八
[豆及鳥的豌豆]

一九一九年 四二、八八六 一〇、四 四四、五一九
一九二八年 四一、五九八 九、六 三九、九五四

裸 麥

一九一九年 四、四〇三、五〇八 一三、八 六、一〇〇、四四四
一九二八年 四、七四二、二八八 一四、〇 六、六七六、三〇四

甜 菜

一九一九年 三〇七、三七〇 一九三、〇 五、八一七、八一七
一九二八年 三四三、五九〇 二五〇、六 八、六一一、〇〇六

燕麥及一切種類穀物的混合

一九一九年 二九〇、三四〇 一四、五 四二一、五一八
一九二八年 二三五、八一〇 一二、九 三〇三、六〇〇

甜 菜 根

一九一九年 六七四、四五〇 二五〇、二 一六、八七七、五二〇
一九二八年 六四七、八五六 二九〇、三 一八、八一三、六三四

荷蘭根格

一九一九年	一、九〇〇、二二三	四四、〇	六、三五五、四二七
一九一八年	一、五九六、一一六	三七、二	五、九二九、九〇八

這個表，明白表示營利經濟之不正。麥粉、馬鈴薯、甜菜的栽培面積，是減退了。飼料有更多的栽培。許多的生產者，比較人們的幸福，更多注意於家畜的安甯。家畜愈多，利潤愈大，因為輓獸、屠獸、獸皮的價格騰貴，比較不能不以確定價格交付的麥粉及馬鈴薯，能夠得到更多的利益。

雖是如此，馬鈴薯的收穫，還有二千一百萬噸。假定六千五百萬人口，一人平均每週得五磅，每年有八百四十五萬噸就夠了。每年收穫八百五十萬噸，應該很容易。但是都市的消費者，得不到五磅。夏季有一時期，全然得不到馬鈴薯。就令能夠得到，不過是一二磅。在冬季，也不能規則的供給五磅。家畜與祕密賣買，消費大部分的馬鈴薯。因為栽培面積減少，做種子用的，至多只能使用四百萬噸。加之，馬鈴薯之強制經濟，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以來撤廢了。只有關於三千五百萬 *zehner* 產額的都市通告需要這種交付契約，還是存在。二千萬 *zehner* 產額之國的貯蓄，也不能不提出。在這五千五百萬 *zehner* (一百七十五

萬噸)以上，馬鈴薯的交易，是自由的。試以一九一九年收穫的結果，照一九二〇年來計算，生產者有充分處置一千九百萬噸的馬鈴薯的自由。

因此，廣大範圍的貧民階級，對於馬鈴薯的缺乏，是會成爲慢性的。不待說，市會對此是提出抗議，但是仍然不能顧慮到。

人們無論怎樣反對，營利經濟是不能維持的。這是不能不以社會主義經濟來代替的。

第二章 社會化的可能

要使農業社會化，必要有經營管理人、勞動力、煤炭、窒素肥料、機械、發動機、水力、及建築材料。技術熟練的經營管理人，是充分的存在。他們因社會化的結果，達到較好的地位，受到較多的支付，早已沒有被私經濟剝削的事情。勞動力，亦有多數存在。我們沒有輸入外國勞動者家族於國內之必要。耕地成爲共有，農業勞動者得到自由，他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因社會化的結果，得到更有利的地盤，因經營手段之技術的發達，他的勞動，更加容易，他的妻子的命運，更加改善，他得到人們相當的居住，他可以安於農村，而樂於從事農業勞動。如此，農業的勞動，比較工業的經營內的許多工作，更加成爲有希望的。不待說，煤炭業不能同樣的社會化。私經營之重大的缺陷，世所週知，這裏沒有議論的必要。如果爲礦山勞動者，建築更多的住宅，給他們以更多有價值的食料品，改善他們經濟的及社會的地位，除去鑛山業的營利慾，那末，一定可以採掘更多的煤炭。同時，今日成

爲發財的建築業，也不能不社會化。我們有一萬七千煉瓦製造所，其中有百分之三，正在經營中，廣大範圍的人們，想努力以建築材料的商賣，成爲巨富的手段。因爲沒有廢止建築制度的私經營，這種事情，一點也不奇怪，許多的建築業者，大概成了巨富。但是我們實際上，得不到更多的住居。無怪一九二〇年二月五六兩日，在漢堡開催的建築業生產合作社管理者會議，建築勞動者的代表愛林略（Eiling）（漢堡），不得不有如次的主張：『建築業的事情，渴望變化，現在的形勢，實令人難堪，工資與建築費之間的差異，愈加增大。從其他社會經濟的理由來說，社會化亦是緊要事。』

建築材料的暴利，是怎樣妨礙建築工事，在魯爾鑛區，表現得非常明顯。這裏的鑛山勞動者，沒有住居，每一噸煤炭，不能不增加六馬克，以爲建築勞動者住宅之用。這是證據確鑿的。但是一年不過建築三千五百至四千的新住宅。使新來的十五萬的鑛夫，移住於此。這不是建築費失之過高，是什麼呢？以前一棟的住宅，只要六千馬克，現在不能不投下十萬馬克。這樣一來，自然沒有充分的資本了。

這是說明：私經濟，在這方面，妨礙其發達，到什麼程度

其次，是窒素工業。這是在戰時中擴張的。固爲空氣窒素。是用於軍事的目的。照教授尼哥德姆·加羅(Prof. Dr. Nikodem Caro)，關於窒素製造，對於農業的意義的敘述，——這是 *Georg Muech* 於一九二〇年二月八日，在 *Vossische Zeitung* 上面報告的，——製造空氣窒素，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哈伯爾式方法（這是在巴登的 *Aldi* 及曹達工廠利用的）。由空中的窒素，分離酸素，其次，由水中得到水素，窒素與水素兩原素，最後化合成爲安母尼亞，由安母尼亞製造用於種種的目的所必要的硫黃，或硝石。一種是加羅法蘭克式。首先溶解石灰及 *CaO* 於加爾畢多，再於加爾畢多之上，傳導空氣，如是，空氣中的窒素，與加爾畢多化合，成爲石灰窒素，這就成爲我們所要的生產物。

德意志的窒素工業，對於德意志的農業，是可以充分的供給窒素肥料。現在德意志的工業，可以製造十六萬噸的窒素。農業雖需要三十萬噸的窒素，據專門家的判斷，只要給以充分的石灰及 *CaO*，是可以生產的。如果能夠製造五十萬噸的窒素，我們還可以輸出二十萬噸，以爲輸入原料及食料品之用。窒素在世界市場，是很需要的商品。不待說，窒素工業，不能不保有充分量的煤炭。因爲煤炭要編入必要經濟，所以也不能不社會化。一九一九年十

二月十五日到十七日，在柏林開催的職工會總聯合的委員會會議，據柯園氏(Cooper)的報告，從來窒素工業，沒有缺乏石炭的事情，在該工業，亦沒有罷工的事情。但是沒有製造相當於這類的窒素。關於這點，據我們所發見的事實，是在許多的窒素工廠，其所供給的石炭，製造可以獲得更多利益的其他商品，較多於製造農業非常必要的窒素。因此，在這方面，亦是以較多的利潤為標準。這樣看來，我們到處與營利經濟的害惡相衝突。其次，對於農業，供給機械，電流的工業，也不能不同樣的社會化。我們所有的鐵與木材，亦然。有一千二百萬英畝的森林，這裏亦同樣的是營利經濟祝賀筵宴之所在。所以也要變為社會之所有，按照必要經濟的原則而經營。我們有廣大的泥炭地與水力，這也不能不用於農業的電氣化。泥炭纖維的試驗，以前雖沒有多大的效果，然不能不繼續的研究。我們改良池魚業，而加以組織，並且使湖與深海的魚業電氣化，是可以得到更多的食料品。在這裏，也是一樣，營利經濟很有害於一般民衆的利益。多數大漁場的所有者，把幾百萬馬克的利益，都拍進他們自己的荷包。因此，魚就僅為富者的食料品。但是魚不可不成為民衆的共有財產。在北海沿岸的各處，漁業依然以小帆船經營。缺乏港、蒸汽船、與近代的生產手段。這種經營，如果依社

會爲合理的構成，比較現在，一定有多量的捕獲。其次，果樹栽培地，可以設置大規模的野菜園。果樹及野菜的生產，可以有非常的擴張。這亦是不能不爲有計劃的社會的經營。如此，我們可以實行社會化。

以前只有俄羅斯與匈牙利，有比較大規模的社會化的實施（亞美利加舊時的計劃，不在這裏討論之列）。貝愛路蘇維埃共和國（*Räterepublik Bayern*），僅有二三的理論的端緒。因爲她不久即不能不屈服於德意志資本主義的武力。在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不過有短期間的存在。在俄羅斯，貧農奪取大地主的土地。他們數百年以來，感覺土地的缺乏。現在蘇維埃共和國，以土地的經營，託付他們。不待說，小經營不是占優勢，但是大所有地的一部分，正進行共產主義的經營。

在俄羅斯，要在共有制的基礎上面，形成大規模的農業，首先不能不使俄羅斯的工業，大加進步。在技術方面，有高級的工業，農業近代的社會化，才有可能。在德意志，有這種工業。亦有爲社會化所要的大所有地。如果要分配這種大所有地，是最不好的退步。使數十萬的農業勞動者及小農民，移居於大所有地，比較社會化，要更多的費用。我們只要想到不

可不建築的無數的小農舍及住宅就夠了。但是新的小經營，不能加增食料品。只有技術的完成大經營，食料品才能夠增加。

在我國，國家的內地殖民，是不成問題。據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的國移在法 (Reichs-*bediensteten*)，及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普魯士的施行法，除開皇室地，沼地，及荒蕪地以外，一百 *Preuss.* 及其以上的大所有地的三分之一，總計二百萬 *Preuss.* 解放了，可以為二十萬至三十萬以上的家族移居之用。並且以三十年間，完成這種事業的計劃。

這大概是不能成功的。在地價及建築費還不低廉的時候，移住的事業，不過有很緩慢的發達。在普魯士，最近三十年間，是不是只創造四萬農民的，小農民的經營，與手工職人的，勞動者的經營呢？在建築費及地價十倍以上的今日，當局還想達到更大的成功嗎？

這種努力，完全失敗了。今日最緊要的事情，是技術的構成大經營，以求得到更多的收穫。這是在數年間，不可能的。因此，當局想分割土地的一部分，在三十年間，移住數十萬的家族。——如果這樣，以原始的勞動手段，孜孜不倦，從土地只能得很少的生產。我們雖能應用技術於大經營，採取近代的經營手段，使人們的工作，大加容易，但是當局不求之於

此，而求之於彼，真是最拙劣的政策呵！

其次，是費用的問題。移住的時候，建築住宅、廐所等，要十萬馬克以上的費用。到底誰想籌畫這種經費呢？國呢？還是普魯士呢？有二千六百三十億債務之際！！怎樣的勞動者或小農民，不能不支付高價的利子呢？或是人們對於建築費的大部分，以分還的方法交付呢？假令有資金，也不能不使用於大規模的社會化。右派社會主義的指導者，對於這種政策，雖加以保證，然而還不是社會主義。

有一部分反對論者，以為在經濟凋弊的場合，進行社會化，是全然不可能。即是說：首先不可不使經濟有活潑的運轉。或以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到社會主義的生產的轉變，不能不在人們能夠完全經營之際進行，從來得到怎樣的結果，是人們所知道的。但是到了那時，比較經濟的困窮，與營利經濟凋弊之時，有產者的反抗，更加增大，並且勞動階級，想實行社會化的意志，亦比較的薄弱，這是我們不可看過的一件事。在勞動者之間，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傾向，一方面，是經濟的貧窮，他方面，是巨大的財富，才能喚起，這是很明白的。在大戰以前，勞動者不能因社會主義而鼓舞興奮起來，就是這個原因。幾百萬的勞動者，是冷淡

的。資本主義，對於他們，與以多少能夠堪受的生存，他們就遲鈍化了。許多的勞動者，參加職工會，但想獲得幾個分尼希的工資的運動，尚且不可能。戰後的困窮，以未曾有之勢，襲擊羣衆的時候，遂發生變化。他們不僅參加職工會，並且對於社會化、蘇維埃組織，（不能不依此以實施社會主義的經濟）更加感覺有興味。困窮愈增加，對於社會主義的熱望愈狂烈。到了這時，我們還可以向民衆這樣嗎？——我們現在想先扶助資本主義，然後進行社會化。這是除右派社會主義的指導者以外，無論何人，不能理解的。我們亦定會碰到有產者的反抗。但是許多小市民的，及小農民的生活，站在薄弱根據之上，並且民衆想社會化之熱烈的意志，做我們的後盾的場合，我們比較能夠容易的征服這種反抗。資本主義的生產凋弊之時，正是社會化開始之時。不待說，勞動階級不容易能夠達到目的。他們（特別是在當初）想完成目的，不可不傾注全力而孜孜的勞動。但是他們是能夠這樣做的，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做，不是爲資本主義的掠奪者及怠惰者，而專是爲社會主義之必要。在這種社會，他們只要有勞動能力，就有勞動的義務。

但是又有這種異論，以爲這種社會化，在協約國，是不能許可的，特別是在不能寬容蘇

維埃共和國存在的理由之下。其時所指摘的，是協約國對於蘇維埃俄羅斯出兵的問題。但這種異論，是失敗了。協約國對於別的大國，因為想強行資本主義的經濟，再試行出兵與否，固不得而知。但是協約國不能如意的貫徹自己的意志，僅就德意志戰時犯罪人引渡的問題而論，就可以證明。勞動者的多數，關於不能不進行社會化之點，如果意見相同的時候，我們想看一看到底還有誰想長久妨害他們之所為呢？對於蘇維埃俄羅斯的出兵，不待說，是在於想除去布爾塞維克的支配，但是除此以外，他們還有更大的目的，放在眼中。即是他們想經濟的掠奪俄羅斯，想得到西伯利亞，因為西伯利亞，是有價值的目的物，並且能夠使英吉利的支配權瀕於危殆的印度、波斯，與蘇維埃俄羅斯分離，所以協約國能夠把西北利亞得到手中，那末，英吉利的支配權，更確立不搖了。

協約國也不想『布爾塞維克主義』（實際是社會主義），蔓延於德意志。因為他們恐怕這種運動，傳染到他們的各國。德意志的事情，與俄羅斯有多少不同。德意志沒有可以掠奪的殖民地。協約國為自己的利益，有一切的動機，想豫防德意志的經濟，完全瓦解。資本主義的組織，一旦停止，其他更加有支付能力的組織，不能不代之而起。這與協約國——想獲得煤

炭，與主張損害賠償的——亦有益關係。協約國對於占領社會主義的德意志而強制勞動，一定是很躊躇的。這對於他們，實在無益。並且他們不能不把英吉利及法蘭西的無產階級，計算在內。『今日尚跨剛慢之馬，明日被射胸而死』怎句話，可以適用於資本主義的協約國。『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蛆蟲，寄宿於協約國的體內，已有好久，其蟲逐日肥大。因為一方面，其發達不停止，他方面，困窮日益增大，同時，資本主義不能被征服的觀察，亦因之而發達。無產階級想準備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並且正在準備之時，到底誰知道協約國敢於開動軍隊，向德意志進攻呢？因此，斷不能以險惡的聯合的威嚇，停止我們對於社會化的努力。

不待說，只有筋肉勞動者及頭腦勞動者的大多數，贊成的場合，才能進行社會化。固然少數人，有時候，也能夠奪取政權，但他們想維持政權，是要有非常的努力，並且想經過很長久的時間，是不可能。因此，在這種狀態之下，以少數人來進行社會化，是全然不成功。勞動者的多數，能夠以非常的速度，確信不可避免的社會化的必然性。不滿的狀態，日益增大，因為現在的組織，已證明日益不能堪受。如果營利經濟存續的時候，一切的工資提高，

一切的規定，沒有何等的效果。有產者仍常常可以擁護其利益，無產者不能不陷於窮迫的境遇，——縱令時時支付以多少較多的紙幣。只要勞動羣衆的意志，贊成社會化，那末，社會化就能夠開始，就能夠實行。

第三章 社會化的準備

準備愈廣泛，而且愈是根本的，社會化愈易成功。不待說，因為要達到這種目的，不能不以言論、文章，為最熱烈的宣傳。在這時候，我們不僅僅要證明社會化的必要，而且要說明我們怎樣進行，而且不能不怎樣進行的理由。我們立腳於現實的基礎之上，首先說明能夠達到的事項，以及可能的事項，我們才能夠引導多數的新的友人，到社會主義方面去。因為只有採用委員會制度 (Räteverföhr)，才能進行社會化，所以宣傳之際，不能不首先主張這一點。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救濟勞動者，他們獲得政權以後，不能不承受市村，州郡，及國家的行政。委員會制度的實施，不能不自下而上。如果運用不善，無產階級就不能很好的進州市村及國家的生產行政，指導者與民衆陷於非常紊亂的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以後的德意志狀態，將再發生於今日。如果無產階級確信社會化的必要，而且能夠很聰明的運用，那末，右派社會主義的指導者，就無所施其惡劣的技倆了。德意志的勞動階級，還未達到這種程

度。現在希望的情緒，與興奮的精神，瀰漫於廣大的範圍，並且人們相信現在是千載一時之機。但是人們過於信賴指導者。爲指導者，在社會化方面，比較許多民衆，不能更加詳悉。社會主義的宣傳，大概在五十年以上，然關於實行，——就是在理論上——差不多沒有人談及，因此，勞動階級也是一樣的，不能更進一步。現在關於到社會主義適當的方法，還有論爭。非常多數的有爲的社會主義者，否認委員會制度。但是僅僅否認，我們是不能得到進步。進行積極的工作，才是緊要。因此，委員會制度的反對者，不可不說明怎樣去企圖社會主義的實現，而且不能不見諸實行。無產階級不可不有一定的計劃。以從來國家的方法，是不能達到社會化。在議會的社會主義的多數派，只能夠議決法律。雖有最好的法律，如果不能見諸實行，亦是紙上的空談。從來的組織，都裝置在資本主義的經濟之上，到處的管理權，差不多都在社會主義的敵人之手中。因此，新的組織，一旦出現，懷抱社會主義的見解而且精確知道應怎樣社會化的人們，不可不把決定權，操在自己的手中。徒事興奮，是不能有太多的成績。這種實例，已在匈牙利證明了的。喀爾·克萊畢希（Karl Kreybig）在其所著的

『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Die Entstehung der Räterepublik, Berlin, Verlag der Arbeiterrats,*

1919) 一本小冊子裏面，承認『無產階級全體的一致與興奮，是確定而且毅然的事實。』但是不管這樣，該蘇維埃共和國，經過短期間之後，還是屈服於反革命之手。實際上，該蘇維埃制度，無產階級所必要的東西，全然沒有實施。一九一九年，*Peter Paul Darwin* 在其『匈牙利蘇維埃期間的教訓』(*Lehren aus Ungarns Rätezeit*) 的論文中，述之如次。『在人民委員的政府，例如人民委員，集團指導者，雖有幾個有確信的社會主義者，革命家的列席，但是其他徹底反動的，以及無廉恥而腐敗的舊階級國家的內閣全官吏，也許可其加入黨。他們的存在，就是蘇維埃活動永久怠工的表示。有產階級知道他們的工具，列席於政府的重要，並且知道利用他們的工具。蘇維埃政府一切的政策，都因其反對而變更了。……羅馬尼亞人常在布達佩斯被逮捕之日，官吏黨便揭破假面具。昨天還僭稱社會主義者的人們，今天是站在白色恐怖的陣頭第一人。關於這種白色恐怖，客觀的市民的記述者，確言如次。即兩個月的白色恐怖，比較以前四個月半的赤色恐怖更加利害，其時構成白色恐怖的動機，是追加的報復。就是要替他們辯明的，恐怕也不能主張這是爲擁護現在的權力，採用武裝的反抗。』

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瓦解的一原因，即在於此。我們不可不學習這種經驗？我們不可不

有所準備，以對付更高級的，仇視社會主義的官吏黨的反抗。因此，我們有設置委員會制度之必要，勞動階級應該明白知道這種制度的作用，開始在經營內，其次在行政內——有行政能力的勞動者，不可不在這制度中，進行行政事務，——要實際的參加這種制度。比較有理智的勞動者，應學習為委員，受到學校教育。於此，農民協會對於這點，應負很大的責任。縱令農村有比較大的困難，對於農業勞動者，絕對不可加以忽視。使勞動者明瞭委員會制度的本質，是貧農協會的任務。以前在農村『委員會』的人們，大概是仕奉反動的利益。一九一九年，國家糧食局，命令一切的市村，應構成農民及勞動者委員會，以注意農業的經營。政治的權能，是不隸屬於這種委員會，其任務是在純粹的經濟方面。其中如輸送現存糧食於人民，構成更加有給付能力的經營，改善農業勞動者的地位等，並且『在保護人民及財產之際，不可不組織相互扶助機關』。實際上，這種委員會，馬上會成為地主黨員所支配。他們想預防都市對於農村的行政機關的干涉，不能不以防衛食料品的住民守備兵，組織『相互扶助機關』，但是以後，因為想『廢除戰時經濟及強制經濟』，委員會聯合，有很大的努力。不待說，為要進行革命委員會的職務，我們不能不訓育勞動者。這種訓育，不能不在新聞、報

文、小冊子、會合、及講習所進行。右派社會主義的，即資本主義的立法，雖與勞動者以經營協議會法，但這是不能不在『經濟平和的』，即資本主義的精神的範圍內活動。我們在沒有更好的法律的時候，不能不利用這種議會法。關於社會化的問題，職工會不能不站在最前線。以工資契約，來欺騙勞動者，是欺騙不到的。工資契約，雖屬必要，但不能廢除根本的害惡。我們的目的是在於廢除資本主義的經濟。這種任務也不能不是職工會的目的。如果職工會踴躍於扶助制度，與以紙上證明書增加的形式，提高工資，是斷不能成就這種任務。於此，有深入貧窮的根本原因之必要。

農業勞動者覺醒了。他們想從悲歎中跳出來，他們想得到自由。因為這種目的，他們羣集而團結於農民協會的組織。德意志的農民協會，在一九二〇年的中項，約有七十萬的會員。此外，還有基督教徒團體的農業勞動者。人們以為這些一切的農業勞動者，只知努力於工資的增加，與勞動條件的改善，真是愚笨之至。大部分的勞動者，是想達到社會主義。因為他們已看破工資契約，不能救濟他們，並且看破他們反因此而更加受地主黨的欺騙。農業勞動者渴望社會主義，由農村贊成右派社會主義者的發言非常之多的事實看來，亦可以證

明。農業勞動者相信他們能夠救濟自己。但是他們一旦知道受了欺騙，一定會左傾。因此，在農村方面，必要有有力的宣傳。農業勞動者確信社會主義實行之必要，並且能夠試行社會化的時候，我們才能進行社會化。農村無產階級的多數，還沒有進到這種程度的時候，一切熱烈的希望，與完善的社會化的立法，對於我們，都是沒有用處。應該普及社會主義於小農之間，他們的地位，在資本主義之下，是惡劣的。我們對於他們，不可不證明在社會主義之下，他們的狀態，能夠改善。我們的宣傳，不可不是大規模的，而且是近代的。我們在言論之外，不可不利用照相和畫布。這樣，才能比較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點，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點。在農業技術方面，可以指出很多的事實。例如現在的小農，驅使小馬，孜孜不倦的，爲拔除刈株而辛苦，在最近的將來，可以使用蒸汽鋤，或電氣鋤。此外，還有打禾機，刈草機、連結機、馬鈴薯播種機、馬鈴薯放散機、肥料撒布機、搾乳機、灌水設備、電燈輝煌的住所、裝置玻璃瓦的農村穀倉、輕便鐵路、動力車。我們對於最落後的農民，要說明這些一切的東西，能夠使農民的生活及職業，很容易的形成。特別要說明社會主義，不是農業勞動者的敵人，而是其友人。在他們不能不居住的，可憐的，無安慰的小舍之傍，建設近代的住

宅，建設關於少年監護、少年教育、婦人保護、衛生、飲食、生計等的社會設備，給他們看，他們才認識勞動者也好，婦女也好，只有走到新世界之中，才能享受人們的生活。我們學習企業家罷！我們有創立股分有限田園電影館，使農業者，在農村方面，能夠看到娛樂的，教訓的影片的任务。毫無疑問的，政治的電影，也有一種作用，——特別是在選主之際。有人想利用電影，在農業者之間，普及德意志國民主義。在都市方面，在別的影片之間，可以用次之電影片，對照給人們看，即是把大都市內，充滿悲歎的居室與清潔的近代的而且愉快的庭園都市的住宅，比較給人們看。一方面，在大都市建築物的窖中，有可憐的烤麵包的工廠，他方面，在技術上，有高級的消費合作社大麵包製造經營，這也是可以比較給人們看的。其次，勞動者的老婆，以洗濯桶，洗濯衣服的情形，亦可以與近代的機械的洗濯，比較來看，近代的機械洗濯，洗濯物，一切煮、滌、乾、熨、都是使用機械的。這些一切影片，對於宣傳，是有效用的。決不要空想的產物，在近代的公共建築物中，已有了模範的設備。這些設備，只因資本主義的妨害，沒有變為共有財產。我們用這種方法，能夠進行非常有效的宣傳。經濟的發達之迅速的步調，貧窮的增加，關於舊經濟的再興，資本家及

其奉公人之無能力，對於勞動階級的例外法規，革命的社會主義者迫害，一般所知道的軍國主義的態度，這些一切的事情，對於我們的運動，是有效用的。統治階級及其助手們，他們想採用怎樣的態度，隨他們的便罷！將來完全是我們的天下。

第四章 社會化的對象

政治獲得後，鑛山，一切土地財寶，大工業經營，交通機關，大財產，保險業，不待說，是要移歸社會的所有。但是在農業方面，社會化的對象，是什麼呢？這是本章要討論的主要的問題。森林、大沼、內河、河流、馬上可以成爲社會化。農業經營，想毫無遺漏的社會化，既不可能，又不必要。巴羅多博士，及喀爾考茨基不主張過小經營之社會化。他倆主張先從二 *Hectare* 以上的經營，進行社會化。但這不過是漸次實現的目標，最初還只有農業大經營，變更爲社會的所有。舊德意志，在一九一三年，包含約五千四百萬 *Hectare* 的地面，其中，三千五百萬 *Hectare*，是農業用地面，一千四百萬 *Hectare*，是森林用地面，二百萬 *Hectare*，是荒落地、及沼地。其餘的地面，恰等於自由邦威爾特姆伯爾希的面積，平和條約的結果，德意志有顯著的縮小。

由德意志分離的國家如次。

地名	人口	農業地 (Hectare)
愛爾查斯羅多林根	一、八七四、〇一四	一、四五二、一八〇
東普魯士	一六四、七四八	二九三、四四七
西普魯士	一、二九五、七三三	一、七七七、七一六
波森	一、九四四、二四三	二、五九九、八九一
史勒尖	七二、七四四	七九、三一七
計	五、三五一、四八二	六、二〇二、五五一

須要投票的地方，是查爾地方，東普魯士，西普魯士，史勒尖，史勒斯盛希，阿爾斯坦之一部，拜愛路之宮中伯領，及歐彭，馬爾麥特。我寫這章的時候，東西普魯士史勒斯盛希阿爾斯坦之一部，正在投票。東西普魯士已經投票的部分，與史勒斯盛希，阿爾斯坦的投票，已經決定的部分，都是主張留在德意志。假定投票的結果，至少有一半的地方，留在德意志，德意志要失掉九百萬 *people* 的土地，及九百萬的人口，分離的土地，以及投票區域？是所謂剩餘生產地方 (*Produktionsgebiet*)，能夠生產消費以上的食料品。縮小以後的德意志，還能夠養活六千至六千二百萬的人口。在特別的場合，營養固不充分，但是分配能夠平等，幾百萬的人口，比現在的狀態，總要好些。社會主義的經濟，不久可以使農業的生產增加。

充分的窒素肥料之製造，及利用，是食料品增加的意思，據官廳的計算，如果充分使用窒素肥料，一九二〇年的麥粉，能夠多收四百萬噸。就六千萬人口來說，一人平均一年可以得到一・二五 *Sentner* 的麥粉，六人的家族，每日可以多得一・五磅的穀粉（穀物有百分之五，是碾磨的）。據專門家的說明，一 *hectare* 的土地，加入八十磅的窒素，可以產生千五百磅的穀食，及二千五百二十磅的葉之剩餘收穫。由此看來，就可以知道窒素肥料，是怎樣的重要。但是許多農業者，因肥料價格過高，不能購買。但若社會所有經營的時候，事情就變化了。農業達到高度的技術的階級，居民能夠得到優良而豐富的營養。

巴羅多博士的論旨，以為七千二百萬的人口，比較戰前想得到更好的營養，必要有五百 *hectare* 地而的農業（四百 *hectare* 的耕地，一百 *hectare* 的牧場）。不待說，這是以近代的發達的耕作爲標準的。這三萬六千的農場，必要有一千八百萬 *hectare* 的土地。在舊狀態度之下，小經營還殘存一千五百萬 *hectare* 的耕地與牧場。縮小以後的德意志，減少一千二百萬的人口，所以不要三萬六千的農場。假定必要三萬的農場，縮小以後的德意志，依然還有數百萬 *hectare*，殘存爲小所有地。但是中等經營，亦可用爲社會主義的經濟的建設之用。不過不

能馬上就創造爲必要的農場，只能爲漸次實現的目標。我們現在能做的，而且不能不做的，是農村大經營的社會化，土地買賣的拘束，相續權的限制，以及生產物分配之嚴格的組織。因爲農民所有的生產物，與社會化的經營的生產物，有同樣之必要。不待說，土地是不許賣的。想賣土地的人，與不能不賣土地的人，均不能不委諸共和國。如此，共和國以其土地，組織或合併爲社會化的經營。如果這樣做，在經濟上不可能或不必要的場合，就使其爲社會而耕作。

承繼權只能讓與於配偶者、父母、及子孫，沒有這種承繼人的場合，農民之所有，歸於社會的所有。如果全體的幸福，要求大中農民的经营，不能不漸次社會化，那末，各個人的所有利益，不能不爲公共的利益而犧牲。

其他土地法的方案，亦次第發現於農村方面。在萊因地方的農民，葡萄栽培者，及手工業者的同盟內，萊因地方的小農，組織一個農會，在其綱領中，要求新土地法，即排除一切土地的投機，沒收戰時利得者所獲得的土地，以公益爲基礎的廣泛的產業合作社的構成，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的連絡。由此看來，農民是要求社會主義。

農業大經營，不能不馬上社會化，而且這種政策，有實行的可能，就是用心很深的社會化的政策家喀爾·考茨基在其『社會主義的行動綱領指南』(Richtlinien für ein sozialistisches Aktionsprogramm)裏面，也主張在平和締結以後，並且德意志的國民，明瞭邦國的財產，到某種程度，不能不加以處理之時，鑛山、森林、大土地(約一百 Hektare 以上)大所有地全部、都市的所有地全部，(除開在其上所建築的住宅)，確定以後的賠償方法，馬上宣言爲國有，沒有何等妨礙。

關於賠償問題，我們在下面來討論，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是什麼能夠社會化的問題？關於這點，我們不能不堅決的主張在一百 Hektare。(相當於普魯士的四百摩爾根又六·六七胡隈)以上的經營，馬上社會化。在這種經營，已經能夠多少應用技術，在便利地方，各個經營，可以接連起來。小所有地介在中間的場所，也同樣的要社會化。如果小所有者留戀這塊地，可以在他的場所，得到賠償。近代的農業經營，必要有連接的耕作地面。

我們現在來看其他各國的社會化的布告。在德意志，十一月革命以後，沒有發布這種布告。普魯士的政府，最初贊成適合於社會化的工業的及農業的大經營的社會化，但是實際

上，對於這方面，毫末着手進行。不僅如此，而且適得其反。右派社會主義的農業大臣不拉溫(Brain)宣言：在一年後，我們不能進行社會化，因為我們不能不生產，而且不能實驗。其口吻彷彿如社會主義者想證明大經營是無益有害的一樣。不待說，生產是不能不繼續進行的，但是只有以有計劃的組織，促進生產的發達，生產力才可以增加。不拉溫關於這點，一點也不懂。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却贊成這種不合目的的營利經濟繼續的存在，使我們更加陷於窮困。我們現在來看其他各國關於社會化的布告。俄羅斯的布爾塞維克奪取政權後，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發布以下的布告。

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即刻由國家沒收。到憲法會議開催的時候止，地主的土地，與帝室、僧院、及教會一切的所有地一樣，與其一切的家畜、工具類、建築物、及一切的附屬物，都歸土地委員會及郡民委員會的管理。

一般的土地問題，只能依立法會議解決。土地問題最公正的解決，要規定以下的原則。

- 一，永遠廢除土地所有權。不許以土地的出賣、購入、租賃、抵押、或其他的方法，讓渡於他人。一切土地，如國家、帝室、內閣、僧院、及教會的所有地、長子繼承地、私有

地、公有地、農民所有地等，均歸國有，委託於農村一切的勞動者的使用。在這種急變之下，財產被損害的人們，爲使其適應新的生存條件，在必要的期間內，與以公共扶助的權利。

二，一切地下的財富，如鑽石、煤油、煤炭、鹽等，在國家看來，是有一般的意義，與森林、河川一樣，移歸國家的專用。一切小的河流、湖水、及森林等，移歸市村的使用，但市村是要受地方機關管理的條件之下。

三，如園地、栽培地、養樹園、溫室等，能夠應用高度技術的農業所有地，不能分配於各人，只能用爲教授目的之用。準其大小輕重，移歸國家及市村的專用。農民的農場，都市及農村的所有地，以及庭園，菜園，仍歸現在的所有者使用。其時，土地的大小，與對於其使用的租稅額，以立法手段來決定。

四，種馬場、國有及私有的牧畜場，及養禽場，一概收用，爲全人民的所有，並且準其大小輕重，專委諸國家或市村的使用。

五，被收用的所有地的家畜及工具類，應其大小輕重，其專用權，歸於國家或市村。家

畜及工具類的收用，不及於小農。

六，土地的使用權，以自己的勞動，在其家族援助之下，或以產業合作社的形式，想耕作土地的一切俄羅斯的市民，不問男女，均可以享用。但只在他們能夠耕作的期間。不容許雇傭補助者。因為老年或勞動不能，永久失却耕作土地可能性的農業者，喪失其使用權。但在另一方面，以恩給的形式，由國家與以保護。

七，土地的利用，不能不是平等的，換句話說，土地依照地方的條件，勞動及消費的形式，分配於勞動者之間。土地使用的形式，各個的市村，將來有個決定，或依照各個的農場，即農民的所有地的形式，或採用市村所有地的形式，或以產業合作社為基礎，不能不然聽其自由。

八，一切的土地，收用以後，合併於一般人民的基本地。分配土地於耕作者之間的事務，下從民主的非階級組織的鄉村、及都市團體，上至中央官廳及中央的自治官廳，歸其管理。

九，基本地，依照人口的增加，產業的生產力，及耕作的增大，從新為定期的分配。境

界變更之際，該當地的最初的主要部，不能不依照原狀。移住的組織，家畜及工具類的分配等這種事務，不能不由國家負責。移住應依照以下的順序進行，第一，沒有土地的農民，其次，市村不名譽的人員，脫走者等，最後，依抽籤及同意。對於公有地內的農民，及可薩克人的所有地，（與獨立的農民等相反）不加以沒收。

這種布告，是適合俄羅斯的事情與必要。在實際上，是以土地的耕作，委諸農民。這在俄羅斯是不能不認識的而且不能不實施的自然法。在布告中所舉出的立法會議，即俄羅斯憲法會議，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開會，該議會的生命，僅十二時間，即被解散了。該議會關於土地，協贊如次的法律。

一，自今日以後，永遠廢除俄羅斯共和國的土地所有權。

二，在俄羅斯共和國內一切的所有地，與地下的富，森林、河川，同時，移歸人民的所
有。

三，關於一切所有地，地下之富，森林、及河川的處分權，屬於共和國的中央機關，及自治機關，以本法所確定的規定為基礎，而行使之。

四，在俄羅斯共和國的地方，國法上有自治權的人們，對於土地的權利，是依照本法及聯邦憲法而實現。

五，關於國權及地方自治機關的所有地，地下之富，森林，及河川的任務如次。A，在最優良的條件之下，使用土地的自然富，以及創造、促進生產力最高可能的發達的各種條件。B，一切自然的財貨，公平的分配於住民之間。

六，個人及制度對於土地，地下之富，森林，及河川的權利，只在權利行使的形式，才能實現。

七，俄羅斯共和國一切的市民，無國籍，宗派的區別，可以為土地，地下之富，森林，及河川的受益者。市民的團體，以及國家的及自治團體的制度，亦是同樣的。

八，受益者的土地權，基於本法的確定而獲得實現，及廢止。

九，現在屬於各個人，團體的，及制度的土地權，以違反本法而被廢止。

十，現在收用基於私權，或其他特權的各個人、團體、或制度的所有地，地下之富，森林、及河川，而移歸人民之所有，以無條件的進行。

關於俄羅斯土地分配的結果，沒有最近的數字。但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已分配一千四百十五萬但希丁（一但希丁，相當於一〇九、二五阿爾）於農民。牧場是共有的，不細分爲多數的區域。蘇維埃政府，保持大經營的一部，並且努力促進共同耕作的發達。這種農業政策，起初雖遭農民的反抗，但畢竟實施了。一九一九年二月，農業會議所的數，是一千五百一十，但到了七月，有了五千以上。加之這種發達，剛達到第一階段，五千的共同耕作，占二百萬但希丁以上的土地。在耕作經營，還有缺點，這是無足怪的，因爲農業的大經營之技術的發達，必要有給付能力的工業。

其次，是匈牙利。在農村方面，已有社會主義的實施。喀爾·克勒畢希關於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在上面已引用的小冊子說：『以聰明的先見，二百及三百摩爾根的小所有地，還是維持現狀。』於此，可以證明匈牙利，是首先收用大所有地。

匈牙利的革命的蘇維埃政府，一九一九年四月三日，發布以下的布告。

第一條，匈牙利的土地，是屬於社會。匈牙利的土地，不能歸於不勞動者的所有。

第二條，一切大、中所有地，與一切的附屬物、家畜、及工具類，包含農業的工業之經

營，無條件的移歸無產階級國家的所有。

第三條，小及過小農場、與其家宅、及附屬建築物，今後還留為私有。如何的所有範圍，才合格於小所有地或中所有地，須顧慮地方的狀態，每回，由農業人民委員會決定之。

第四條，歸於國有的農場，與其附屬物，不得分配於個人或團體。

第五條，成為共有財產的所有地，其合作社的管理，委託於正從事農業的無產階級。十六歲以上的一切的男女，都得為合作社的社員。他們參加相當勞動日數的土地耕作。一切的人們，照按其所出的勞動，而參與收穫物的分配。

第六條，以後要發布的規定，是規定農業合作社。

第七條，對於大小農業經營的生產規定，是屬於農業人民委員會的職分，其管理是地方官廳的職分。

這樣看來，與俄羅斯，是相反的。沒有進行土地的分配。在這限度，全然是社會主義的政策。土地不能不為合作的耕作。一九一九年，英吉利的獨立勞動黨員 *Blair's* 遊歷波蘭及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為研究的旅行之後，在該黨機關雜誌上，敘述社會化的土地勞動的

組織如次。

「產業合作社選舉委員會，委員會，在大土地，任命三個執行委員。此外有管理人，他對於地方合作社，負有責任，並且只能依該社而被解除。這種地方合作社，隸屬於伯爵領執行委員，伯爵領執行委員，又隸屬於內閣。中央官廳的創設，是被任命的官僚制度。因為事實上的蘇維埃制度，還沒有存在。中央官廳管理種子、機械、肥料的販賣及分配、農業的工業製糖業、製乳等，農村道路敷設、鐵道、森林等。」

為分配各土地的生產物，其計劃如次。即勞動者最初有請求食物的權利，相當於其家族的大小，得到定量的穀物、肉、乳、及野菜。剩餘交給地方的生產中樞，其價值信任委託於產業合作社。這種剩餘價值之一半，不能不支出為改良家屋建築，及機械之用。再剩餘的，移為工資資金之用。這種工資資金，按照一年間勞動的日數，分配於產業合作社的全社員。」

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匈牙利共和國瓦解的主要原因。匈牙利的工業，沒有發達，對於社會化，與以不利的影響。德意志，與俄羅斯或匈牙利，不能相提並論，因為對於大經營的社會

農業社會化策

化，其預備條件，已經存在。

第五章 社會化的方法

人們早已知道集中工業及農業的金融力及生產力，對於生產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原料合作社、股分公司、加特爾、新堤加、信用社、以及農產業合作社，就可以證明這點。在德意志有二千七百三的農業原料合作社，二千一百六十的農業加工合作社，五百六十七的農業倉庫合作社，二十四的農業原料及倉庫合作社，四千七十六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及五百四十六的種畜及牧場合作社。

這些產業合作社，包括於農產業中央合作社，及德意志產業全國合作社。有煉瓦製造、葡萄栽培、屠殺、漁業、森林合作社、酪農、家畜利用、馬鈴薯乾燥、電氣、蒸氣犁、引水、水車業、阿塞推林之光、牧蓄及牧場合作社，由委員會管理。其次，是金融力。這亦有組織的集合。在德意志，一九一七年，有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個已登記的產業合作社，有五百五十萬的社員，其中，信用合作社，有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三。農業貯畜及信用合作社

(萊化森式合作社)之數，達到四千七百十二。舉出二三個數字來看，足以證明這些合作社，是有怎樣重大的意義。

德意志農業中央信用合作社，一九一七年，有六十一億馬克的金融，其社員數達到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三人。德意志萊化森式中央產業合作社，商事公會，一九一九年，有如次財產。

現存金銀、郵局匯票、帝國銀行存款	一、六八七、九八〇馬克
不動產	三、八八六、六九三馬克
動產	三七八、三八九馬克
商品現存額	二一、四二一、五二〇馬克
其他的資產	四、〇三四、五一九馬克
資產總額	四六、六七三、五五五馬克

德意志萊化森式中央產業合作社的中央經營部的貸出額，在一九一六年，是二億六千三百十九萬馬克，資產額達二千六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四馬克。這個合作社，有十二個中央商

品部，商品出入額，在一九一七年，是三億四千六百四十六萬四千七百七十六馬克，德意志中央產業合作社的貯蓄及貸出合作社有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三的社員，與二十四億一千六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四十馬克的年度賣出額。德意志萊化森式中央產業經營合作社，在一九一六年，第一部，有一千六百十二萬一百二十八馬克，第二部，有一千九百三十一萬三千七百十六馬克的財產。德意志全國農產業合作社的中央合作社，在一九一七年，有三百十七億五千五百四十九萬七千四百六十六馬克的賣出額，與十四億四千五百十四萬七千二百五十一馬克的財產。其中一部分，是利用爲農業的社會化的重要的金融力。生產合作社及信用合作社，不僅因爲經濟上的必要而發達，並且人們利用這種合作社，以改良生產。在德意志有促進沼池耕作的合作社，以比較小的沼池的耕地整理，及大規模的排水與採掘計劃，作成大的泥炭採掘的預備條件，而改善機械的泥炭採掘法。這個合作社，解決人工的泥炭乾燥的問題，並且以副產物採掘，促進泥炭的瓦斯化。因爲要實現這種目的，沼地所有者，不能不構成產業合作社。更有動物生產合作社，以實踐的根據，依衛生學、建築學、傳染病驅除，努力減少動物的損失。這種方法，不能不由動物衛生學者、黴菌學者、生理學者、農業者，以

有組織的普及，爲整然的形式而發表。以增加扁豆爲目的的合作社，一方面，利用扁豆爲穀物飼料，他方面，以扁豆葉精製紡績絲。某種合作社努力於甜菜栽培的獎勵。不待說，這種合作社，首先是想得到高貴的價格，外國的勞動者以及東縛內地勞動者。但是這些一切的努力，可以證明在企業者中間，對於有組織有計劃的勞動的價值，亦很能認識。如果沒有這些合作社，私經濟是全然不成立。就是必要經濟，更加向這方面發展。不過必要經濟，不是專爲有產者的利益，而是爲仕奉一般的幸福，不能不站在共有財產的基礎之上罷了。經濟的發達之這種過程，暫時之間，是爲資本主義的防禦所妨礙。但這種妨礙，一定可以除去的。因爲營利經濟日益趨於完全的破產，無產民衆，日益陷於苦痛。

在戰時中，想從土地得到更多的收穫，共同的耕作，很明白的，已有急速的發展。人們向我們說，社會化沒有成功。但在戰時中，德意志人所占領的俄羅斯及波蘭的地方，許多的農業者，都放棄其土地，生產停止的時候，德意志軍隊經理部，在這土地，組織勞動。其結果，在一九一六年，『德意志日日新聞』(Deutsche Tageszeitung)的第六百三十九號的紙上，已經發表過，現在還可以覆按，即刻得到豐富的經濟的收穫。經濟部即所謂經濟委員會，設

置森林部、商業部、及原料部。一切農業的事務之整理，及其住民或佃農所放棄的土地的耕作，均隸屬於其下。其時，生產的指導者，並非專門家，比較多的專門家，耕作二三的土地。但是不管這樣，仍然得到良好的結果。並且廣泛的地方，爲退却的俄羅斯軍所破壞。專門家在戰時中，爲要完成農業的最高貸出，再三要求包括的組織。但是，在一九一七年，德意志農業委員會的主張，一方面，對於各個的農業經營，按照其給付能力，課以分割於市村的總額，他方面，比較能夠得到最低廉的商品的各個市村及經濟合作社，委託以耕作。爲這個目的，在各市村，可以由地主構成一個委員會。

據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的『德意志日日新聞』的記載，在一九一六年各個的郡自治當局，已創立了有保證的救助所，及評議所。因此，在一切的郡，有構成經濟委員會的希望。或爲生產的獎勵，創設戰時經濟局。但這些一切的設施，沒有爲一般的利益而活動，因爲私的營利經濟，還沒有除去。在戰時，這些的例，給我們以豐富的教訓。爲組織生產，必要有委員會。在占領地，馬上創設委員會。因爲在占領地，可以無條件的使用。農業委員會看到市村比較各個的地主，能有更好的經營，於是想組織市村委員會。農業委員會全然在地主的權利

壓制之下，市村委員會的農業勞動者，沒有一點主張的權限。但是委員會與職權之必要，已為一般所承認。並且屢屢為增進生產而設立這種委員會。我們只有更向這條道路前進。對於共同耕作，要與以必要的基礎，我們首先對於土地建築，生產手段等的私有權，不可不廢除。我們要以委員會制度，代替市村委員會或經濟委員會。在這裏，經濟管理人之外，勞動者不可不參加決定及裁決，因為他們是生產的担当者。

在這緒言的敘述之後，我們主張以下的政策，是為社會化所必要。我們假定勞動階級奪取政權，解除有產者及其守備兵的武裝，以武裝自己的守備兵。無產階級的政府，一定要馬上發布必要的布告。這種布告，有法律的効力，各人不能不毫不躊躇的遵守，因為這種政府，是由多數民衆所擁戴，依着他們的意志及利益而行動。少數派的政府，假定就是無產階級的，我們也不贊成，因為這種政府，是不能長久存在的。

依照布告，一百 *Hectare* 上的一切的土地，均歸社會的所有。我們要管理這種土地。在新的決定未發表以前，生產依照舊的方法進行。最初的時候，不待說，無產階級的政府，到處要負責任，阻止破壞與怠工，使被收用者不敢不就範圍。被收用者應怎樣處置，不待說，

這是第一個問題。在縮小以後的德意志，約有一萬七千的地主黨員及其家族。小農當然不能負擔社會化的經營。經營的管理，要移歸公經營委員會（öffentliche Verwaltung）的手中。在各收用地中，如果沒有委員會的地方，馬上就應選舉。這委員會首先要注意生產及在公的集聚場的生產物的交付，不可使之中斷。經營委員會，或從可靠的經營吏員之中，選舉預備經營管理人，或因此決定久在田間富有經驗的預備勞動者。農業經營不是非常錯雜的，只要積有數年的經驗，知道經營或土地的老勞動者，一時的可以使其管理農業經營。從來的所有者及其家族怎樣呢？夫妻及其成年的子弟能夠馬上為社會來服務，那是最理想的。他們殆無何等的損失。等到生產能夠達到對於一切的人們供給以美味而多價值的食物程度止，他們暫時不能不經營非常單純的生活。許多的地主，是經營最良的管理人，可以使他們從事於牧蓄與狩獵。地主之妻，對於家事、庭園、小家畜、家禽的管理，是條理井然的，亦可以使其繼續從事於這種工作。

但是在大概的場合，這種事情，是不會實現的。社會對於從來的所有者及其家族的人們的勤務，暫時之間，不能不斷念。對於他們，或強制的使其馬上勞動，或採取對於社會毫沒

有必要的強制手段，是最愚笨的政策。他們之爲地主，或地主之妻，並非他們的所爲。所謂勞動者的剝削，是與營利經濟相結合而存在的。地主不承認從來財產的社會化，是很明顯的事情。因此，或處罰他們，或使他們爲低下的勞動，以爲報復的手段，這是應當無條件非難的。我們不想採用這種手段，因爲這種手段，對於一般，沒有好處，只有壞處。我們同意於 Josef Dietzen 在其所著『社會民主的宗教』(Die Religion der Sozialdemokratie) 裏面所主張的，即是因爲要以協同之力與勞動，強制自然，使其提供豐富的食料品，人們同志，不可不有共同的努力。但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軋轢在所不免，我們不能不盡力之所能，以和緩這種困難。因爲這種理由，我們主張對於地主，使其住居從來的舊宅。不待說，他們不需要很多的房間，不必要的房間，不可不無條件的提供出來。在這時候，他們的便利，仍然可以顧慮到。他們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與在大都市的大多數的無產者一樣，不要居住一兩間房，爲避免紛爭起見，殘留在所有者手中的家宅，農場，庭園，可以設置一定的限界。把地主黨員的家族，送入倉庫或羣衆宿舍，這是最錯誤的。如果這樣，在他們之中，故鄉觀念特別強烈的人們，自然會憤然起來反對。因此，使他們居住從來的舊宅，是得策的。巴羅多博士的

提議，亦是如此。不待說，被收沒者，對於一切的抵抗，一切的怠工，一切的破壞，不能不謹慎。犯罪是要處罰的。我們不要監禁。但是在事實上，犯罪的場合，——在這方面，我們的氣量，不可過於狹小——社會主義的社會，不能放棄自由刑。頑固的家族，——最初是一時的——不待說，是不能不使其隔離原來的土地。他們的生活狀態，依然可以使其得到便利。因為在他們的財產之中，劃分一部分，數年之間，為他們使用。在匈牙利，一個月，是決定二千克羅連，這個數目，在德意志的狀態，是過於太少。

社會主義的社會，對於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們，不能不要求他們，使其專心從事適合於他們的技倆與天才的工作。同時，對於有勞動能力的地主的家族，亦要使其從事於勞動。有許多的人們，馬上會感覺到沒有工作做，是最大的懲罰，對於經濟委員會，要求對於他們指定勞動。在這時候，該委員會不能不顧慮到他們的能力，與他們從來的工作。對於沒有學習過什麼東西的人們，適合於他們的嗜好，使其修習最適當的職業。所謂勞動不能的觀念，可以為最廣義的解釋，多年沒有做過有用的勞動的而年老的有產者，都可以看做是勞動不能者。社會有非常之多的勞動力，對於這種老而無用的活動，可以不打算。他們可以得到社會

的扶養，沒有陷於貧窮恐怖之必要。社會主義的社會，只要利益所能許可，不僅要是大規模的，而且不能不以寬大的態度，去對付這樣人們。要使以前的有產者，還歸正道，社會不能其他的設施，這是要看他們的態度而決定。無產階級的政府，的確是想迎合他們的意志，而與之妥協，放棄有惡意的政策。最緊要的地方，就是無產階級要節用其精力，態度鎮靜，不動如山，一到必要的場合，又要以堅決的精神，貫徹其主張。

在農村方面，對於社會主義，抱有敵意的人們，與不同情而對立的人們，在無產階級勝利之後，依然還有很多。所以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馬上要展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宣傳。因此，必要建設中央本部，利用一切近代的徵募手段。

勞動的組織，要有計劃的進行。對於全經濟的領域，設定一個經濟計劃。這是要自下而上，建築起來，並且必要以經營為根本的組織。要有這種組織團體，有計劃的生產及分配，才可以進行。但是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生產者不能不創造這種組織。這種組織，是採用委員會的制度。對於勞動者確保自決自治的權能，即完全的德模克拉西。這種委員會，在社會主義的生產及行政，是有絕對的必要。等到設立經濟計劃止，是應遵照

舊生產方法。但是一般認爲不得策的方法，也是應當除去的。首先有創設經營委員會制度之必要。全生產應依照工業，商業，交通部門，及獨立的職業部門而分類。其中主要的部門，是包括農業，園藝業，牧畜業，森林業，及漁業。在這部門的內部，由勞動的組織，成立經濟委員會，擴大而爲全國的部門組織。在各獨立的經營內，選舉經營委員會，與經營管理部，共同監督，而且規定一切企業的事務。經營委員會的選舉，是祕密的，無論何時都可以取消的，無男女之別，十八歲以上的勞動者及使用人，不剝削他人的勞動力，從事於社會所必要而有用的勞動，因此而獲得生計的人們，都有選舉權。現在還有生產手段，爲自己的利益，而利用生產手段，僱傭他人的勞動力，以地租或不勞所得而生活的人們，沒有選舉權。經營委員會代表其經營的勞動者及使用人。該委員會與經營管理部，共同依照由全國部門委員會所設定的原則，以決定勞動者及使用人的工資、俸給及勞動的條件，勞動規則、編入、轉置、賜假、請求解雇及解雇等。經營委員會對於人們的勞動力，與以必要的保護。同時，努力於經營之技術的發達，勞動手段及勞動方法的改善，並且以組織的方法，使生產的過程單純化，生產依照全國經濟委員會所發布的條件，爲有計劃的進行。

對於農業大經營的經營委員會，不能不許可以某種程度的獨立及移動的自由。農業的生產，不能純粹的爲呆板的規定。地質與氣候，是非常不同，但是生產的方針，是可以設立的。其中如供給種子，種畜，勞動力，肥料，機械，工具於經營，使其能夠更有計劃的進行。對於全耕作領域，什麼應首先耕作，以及耕作多少，是能夠命令的。耕作的場所，要取決於精知土地的委員會的裁斷。某種企業，包括許多的經營或獨立的部門的場合，每個經營，應選舉經營委員會。這些經營委員會，構成總經營委員會，再由總經營委員會，選舉監督委員會。以一地方的經營委員會的組織爲基礎的地方部門委員會，在生產的組織上，亦非常重要。這種部門委員會，又要選舉一個業務執行委員會，依照全部門委員會所發布的規定，以監督地方內的生產，而加以整理。對於地方部門委員會，不可不容許某程度的獨立性。在該委員會，使熟悉土地性質，及給付能力的代表列席。因此，他們可以發布切適的命令，以促進生產。地方部門委員會裁決經營管理部與經營委員會之間的爭論。其居中調停不成功的場合，終審是地方經濟委員會。地方部門委員會，不可不選舉、召還、免職經營管理人。該委員會不可不實行這種重要的職能，由該委員會，選舉地方經濟委員會，以裁決其地

方的部門間的爭論問題。地方部門委員會，對於由一切地方的農業代表所組織的全國部門委員會，不能不選舉代表。這個委員會是農業的最高裁判所，並且依照由一切經濟委員會的經濟團體及消費合作社的代表所組成全國經濟委員會的經濟計劃，以規定生產的種類及範圍，即原料的供給及分配，講求生產販賣的方法。爲要實行重要而且困難的任務，選舉該委員會，并徵求專門家的意見。全國部門委員會，又選舉全國經濟委員會的代表。

對於獨立的小經營，可以適用委員會制度，關於這點，以下更有詳細的敘述。對於森林及內水的管理，亦同樣可以構成委員會。勞動是爲必要，而不是爲富者的金囊與便宜。委員會不可不有計劃的組織農業的勞動。關於食料品、原料、生產手段，我們所有什麼？以人口數量爲標準，我們需要什麼？能夠使用多少的勞動力，以及我們能夠生產的而且不能不生產的是什麼？這是要首先確定的。

缺乏不可不由外國的輸入以來填補。此時，我們要以原料及製成品——這是我們能夠製造而交付的，因爲我們有這樣多的勞動力——的形式，提供對價。各個農業的經營，關於種子、機械、種畜、肥料、勞動力，需要多少，不能不有報告。生產手段非常缺乏的經營，應

首先得到供給。就中，不可不填補種畜的缺乏。工業不能不製造缺乏的機械而供給之。特別是農業的生產手段，要委託工業來製造。工業可以履行這種任務。因為鐵、鋼鐵、木材、勞動力，均有豐富的存在。我們最初的困難，是煤炭問題，——這是不可看過的問題，形勢無論怎樣變化，這個問題，決不能容易解決。協約國每月想得到二百萬噸的煤炭。戰爭犯使我們加重異常的負擔。但是社會化是脫却貧窮最適當的方法。首先全然可以除去鑛山所有者的利潤利益。建築業的社會化，是怎樣的必要，我們老早已極力主張的。鑛山勞動者不可不有更好的食養。鑛坑的技術，能夠探掘到什麼地方，這是要專門家才能知道。農業的發達，與煤炭問題，有密切的關係。但想要利用泥炭地，應動員可以運輸的一切的水力。這是可以供給工業及農業以重要的電流。由陸上電線的光力及動力供給的集中，可以得到煤炭非常的節約，與交通的便易。電線直接設至在炭坑之上，煤炭的一部，全然不要經過小船或鐵路這種麻煩的日程。銅線可以引導光力及動力到我們要用之地方。我們現在再歸到農業化的問題。最緊要的，是促進勞動的生產力。在這方面，各個場合，應怎樣實行，這裏不能詳細的討論，關於這個問題，另外有文獻，讀者如果想詳細的研究，可以讀巴羅博士（柏林）所著的

【未來的國家】(Zukunftstaat)博士關於這個問題，以科學的實驗及計算為基礎，為非常詳細而且斷定的說明。農業的社會化，縱令不能如巴羅多博士所算出的那樣迅速的步調進行，然而他的敘述，確實可以為社會化的基礎。不能不設立如他所說的經濟單位。輓獸不能不以發動機的動力及電力來代替。應設置輕便鐵道，與田園穀倉，電氣應最廣泛的使用。關於施肥，農作物的耕作，種子的管理，灌溉及排水的方面，同樣是巴羅多所渴望的，這也應當實行。只有依這種方法，農業勞動的生產力，才能漸次達到非常之增加。這樣一來，對於社會的各人，才有充分食養的可能。不待說，要使科學進步，一定要完成現在模範的耕作。又要創設農業學校，農業及林業大學，只有農業與科學為密切的結合，而利用其成果之時，在技術方面，才能達到高級的階段。

農業的社會化，不僅要給我們以更多的食料品，並且要解放剝削農業勞動者的羈絆，使他們達到更高的文化程度。少年的工資勞動，是應當全然禁止的。但是在學校裏面，不可不使少年學習勞動的價值，與生產的過程。最後——這是特別重要的——婦人勞動者，在社會方面，比較今日，要得到非常有利的地位。社會主義是給婦人以自由與獨立，除去他們的羈

愁與苦痛，使其能夠生活。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農業勞動者可以居住更好的住宅，在農村方面，設置圖書館、讀書室、娛樂場、及美術館。都市與鄉村之間，要有更好的連絡。新的交通路，要使藝術家，不僅在都市，就是在鄉村，亦有開催演劇及音樂會之可能。農村逃避，自然會消滅了。鯨吞無數健康的人們的大都市，這種怪物，亦自然會喪失其牽引力。不僅如此，在新的狀態之下，一般人們都願停留在農村而為農業勞動者。在農村方面，一時的，要與工業勞動者以勞動的機會，而且不能不與以勞動的機會。農業勞動者不可不通曉工業的工作。這樣的交代，不可不努力使其有實現的可能。

社會化使人們健康而強壯。我們不可不向着這目標而努力。社會化開始愈早，愈有益於勞動者，因為資本主義是剝削他們的。我們在本質上，不能在無意之中，得到更有利益的狀態。但是走向這種態度的道路，馬上就能夠開拓，這種狀態的發達，亦可以促早實現。社會是在廣大的沼澤之中，只有社會主義的援助，才得拔出。在初期的時候，我們就是孜孜的勞動，大家只能夠到少許的麵包，也能比較容易堪受，因為麵包是共同分配的，並且我們知道這種運命，只有天一天的改善，只有逐漸的上昇。

農業社會化，要有資本，但資本是有的。固然，市村邦國，是貧窮的，但是有產者的手中，有充分的財富。最近，財產使用於種種的形態，即美術品、有價物、貴金屬、寶玉等。這些財富，可以變為社會的所有，而利用為社會的利益。美術品歸於公共的博物館，以供一般人的享樂。有許多婦人，生平沒有做過一點有利於社會的勞動，而身體的裝飾，總在五、十萬馬克以上，這是我們不能容許的，這些財產，可以用為購入外國的原料與食料品之用。這種財產，是社會的勞動的結果，為他們奪取去的，其實是社會的財產。社會對於今日在資本家手中的大資本，同樣有完全的要求權。這些資本，亦應歸社會的所有，因為這是勞動民衆勞動的結果。所以勞動階級奪取政權以後，這些大資產，首先要用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之用。社會化的金融怎樣？銀行業怎樣？社會化怎樣集中，關於這些問題，專門家不能不發表更詳細的意見。要顧慮到小的貯蓄家，為要使大資本家容易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對於他們，也同樣的要留給多少的金額。土地沒有社會化的農民，不可不有產業合作社銀行。如果社會化的經營，為模範的發展，馬上就可以生產過剩。這種過剩，是社會全體的利益。如此，社會主義就會達到更高級的更良好的生產與分配的形式，提高人類的文化，因為修養機

關、教育機關、學校制度、治療設備、保康設備、福利設備，均已完成，一切的病者、虛弱者、乳兒、妊婦、及乳母、勞動或戰爭的廢疾者、孤兒及寡婦，均有所託，不患無所依歸。生產愈增加，社會愈安寧，公益的設備愈發達，對於個人的食料品及消費物愈充足。

德意志共產黨(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對於農業大經營，是想怎樣社會化？是一個有興味的問題。一九一九年所發表的農業綱領如次。

所謂農業大經營，是指想獲得資本主義的利潤，以他人的勞動力，為工資勞動而使用的經營而言。所謂農業小經營，是指全然不使用他人的勞動力，其土地的所有者，及其家族，從其生活方法或勞動方法而言，是使用家內經濟的經營而言。

大經營所耕作的一切大所有地，與其家畜及工具類，以及其對於工業的經營及經營資本，同時沒收，為社會主義的國家之所有，為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共有財產。

廢除從來一切地主的權利及特權(地主的狩獵、漁業權、租稅免除、警察權等)，以及世襲財產權。

在各農業大經營，由農業勞動者，農業手工業者，使用人及從事於家事的家族，構成土

地委員會。

土地委員會在中央對於全農業大經營之統一的指導之下，指揮合作耕作的經營？

土地委員會在中央規定的範圍內，其管理的權限如次。

- 一，勞動者的雇傭及解雇。
- 二，勞動時間，及勞動工資的確定。
- 三，農業用地的開墾，及使用方法，及與大農地相結合的工業的經營之監督。
- 四，大農地的自己需要以上的過剩農產物之交付。
- 五，大農地對於自己所需要的農業勞動手段，（種子、役畜、乳畜、種畜、種財、農業用機械及工具、肥料、飼料、化學的補助資料、建築材料等）確定需要的多少。
- 六，對於個人所需要的工業生產品及商品，（食料品、衣服、家具、動產、文學及美術的創作品）確定需要與分配。
- 七，對於經營資本的需要之確定。

大農地的社員所需要的農工業的生產品額，由中央確定。此外的剩餘的交付，與土地所需要的農業，工業，及商業的財貨的收受，是在同一的地方的聚集場。大農地所交付的剩餘生產物，存在土地合作社。

大農地的金融，委託於中央銀行。

森林及狩獵，由產業合作社的森林勞動者及該委員會的森林吏員，進行中央的管理。

從來農民團體所有的森林利用權，在其地方需要的範圍內，仍然屬於該團體。管理與其餘的森林之管理相同，由中央進行。

在每一流域，水流為統一的管理。

農業經營中最忙的時期，即在一一定的期間內，工作必要完了的時期（耕作、收穫），組織勞動者隊伍。地方的分配，由中央決定。

第六章 被收用者賠償問題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德國憲法第五十三條說：

收用只有爲一般的幸福，以法律爲基礎，才得行使。只要國法沒有別種的規定，收用須有適當的賠償。

這憲法，是右派社會主義者及資產階級各政黨的產物，其目的在擁護資本主義的經濟。因此，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得到勝利以後，不要有其他的根本法規，並且要是爲實施與擁護社會主義的經濟的基本法規。無產階級一定會頒布這種法律。結果，大地主、大工業家、礦山所有者、大資本家，一定是依照法律而被收用。國法對於賠償問題，也一定有一種規定，我們能夠賠償被收用者嗎？能夠充分的賠償他們嗎？就是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資本主義的憲法，也沒有規定在一切的場合，有適當的賠償，國法也可以設定別種的規定。

我黨（指獨立社會黨而言——譯者）有贊成賠償的社會化論者。他們的意見，以爲反對收

用的資本家及大地主，不可不局限他們的反抗，到微弱的程度，但是在另一方面，又不可損害無產階級的利益，所以有生產手段及資本的資本家，不能不負擔收用的費用。並且他們以爲非等到反對社會化的人們，到極少數的時候，不能進行社會化。

喀爾巴羅多在其著『未來的國家』(第二版，一九一九年出版)裏面說。

『我想提議：想要減少反對社會化的人們，到最微少的程度，在這時候，我們以確實的國家的年金，附以普通的利率，對於生產手段，爲完全的賠償。』

巴羅多博士恐怕資本家的反抗，是有理由。並且想使他們爲國家的年金受領者，以緩和他們的反抗。但是他以爲資本家很願意同意這種辦法，那是完全的錯誤。他們把完全的賠償，看做將來非常不確實的紙幣，這是有理由的，因爲無論是誰，對於他們，不能保證能夠繼續的支付。勞動階級一旦掌握經濟的軍事的權力的時候，當然不能爲所有生產手段的階級，繼續的從事於苦役。這種生產手段，絕對不是各個的所有製造出來的，而是勞動階級製造出來的。因此，所有者要求永久而完全的賠償的權利，一點也沒有。

但是巴羅多博士要預防的反抗，馬上會出現，並且已在我們的眼前。我們已處在資本家

階級對於社會化反對最激烈的時期。當討論憲法之際，一切的土地財寶及自然力，移歸共有的提議，爲國民議會多數的資產階級所否決的事實，試想想罷！從來聯立黨，中央黨及民主黨反對右派社會主義者最低限度的要求，試想想罷！他們在一九二〇年五月的選舉運動中，還自誇其能夠反對一切真正的社會化哩！

資本家並不踴躍於議會的反對，他們因爲要支配輿論，完全占買資產階級的出版物。他們想以武力解決一切，所以用盡一切的手段，妨礙勞動階級的武裝。他們決不自發的服從在議會的社會主義的多數派的議決。

對於資本家，想支付完全的賠償，這個提議，的確是善意的。鬥爭是要常常的節減，但是這條道路，是走不通，資本家階級已經放棄這條道路。

我們再看社會化的方面，其他的理論。奧地利亞社會化國務大臣阿多·博愛爾博士(Dr. Otto Bauer)著了一部『到社會主義的道路』(Der Weg zum Sozialismus)。這部書，如著者在德意志出版的序文中所述的一樣，原來是以奧地利亞的讀者爲目的，主要的是關係奧地利亞的事情，奧地利亞的事情，比較德意志的事情，更加惡劣。因此，我們對於著者的敘述，到某

種程度，是能夠理解的。

阿多·博愛爾在其著書『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之中，（在一九一九年柏林『自由社』出版）述之如次。

『不得而且不可以殘忍的沒收的形式，收用資本家及地主的財產，……對於收奪者的收用，不可不採用秩序的規定的方法。』

博愛爾提議，對於有產者的賠償如次。

『對於從來的所有者的賠償額，不可不取之於財產稅。……平均，財產六分之一的財產稅（照博愛爾的意見，以為使用德語的奧地利亞的地方，有這程度，就儘夠了！）對於技術上，沒有什麼妨礙。為這種目的而創設的信用組織，亦不致惹起顯著的經濟的妨礙。……這種方法，對於社會的生產組織的重要部分，對於經濟的生活，沒有妨礙，並且對於勞動民衆，不要什麼負擔，馬上可以移歸國民全體的所有。』

博愛爾在其著書，還說到賠償額不能不支付於資本家及地主的全體。為這個目的，國家由一切的資本家及地主，徵收累進的財產稅，其收入用為被收用者賠償之用。因此，被收用

者沒有什麼損傷。他們的經營，可以賠償他們完全的價值。在他們的財產之中，不過失掉與其他一切的資本家同樣，不能不支付的財產稅的一部分，但是勞動民衆不要一點什麼，能夠得到經營的所有。

這種方法，在兩者看來，是不是眩惑的呢？只可惜他們都不知道，而且這種可驚的理想之像，也不會出現。博愛爾也說過：『我們成爲可怕的貧窮』。這不是勞動階級之罪，而是有產階級及地主施行帝國主義的政策之咎。勞動階級對於他們，雖讓與多數的年金，但是資本家及大地主不因有年金的希望而放棄其所有，這是博愛爾不可不知道的。只要資本主義的階級國家，能夠存在，他們對於某種生產部門，是預備賣給國家的，特別是他們不能從生產部門得到一點利潤的場合。但是一旦他們爲掠奪者的利益，瀕於重大危險的場合，不能不以有產者的費用，開始實行社會化的場合，他們一定會起來爲最猛烈的反抗。

Rudolf Hilferding 亦是贊成賠償的，在獨立社會民主黨之政治及無產階級的文化年鑑『革命』(Die Revolution) (一九二〇年柏林『自由社』出版)之中，述之如次。

我以爲賠償的問題，不是原則的問題，純粹是合目的性的問題。『收奪者被收奪』這句

話，沒有失其價值。『不勞之人不應食』這句話，亦同樣的有價值。我們如果能使一切的經營，一舉而為社會化，賠償亦沒有必要。但是我們對於某種產業部門，特別是輸出工業，不能不留在私的資本家的手中，那末，無賠償的社會化，只有使不能不社會化的工業部門的私的企業家，不能不出於罷工，因為在這種工業部門，沒有了利得希望的刺戟，而且他們不能不預料永遠的收用。我站在合目的性的論據上面，對於社會化，雖贊成賠償，但是我們以為這種賠償，要與全然決定的各前提，特別是社會主義的租稅政策的前提相結合。社會化，只有在事實上，政權已歸到社會主義者手中之時，才有可能。到了這時，第一，從資本主義的國家所繼承的財產及收入的相違，到某種程度，要使其均等。第二，社會化的費用，要使有產階級負擔。以這兩者為目的的社會主義的租稅政策，亦有實行的可能。對於被社會化的經營的企業家的賠償的費用，不應使勞動者負擔，而是要以所得稅、承繼稅、及財產稅等的形式，使資本家階級全體負擔。

Hilferding 亦是從資本家只要有賠償，是服從收用的假定出發的。他想使其他資本家，以其收入的財產之一部，交付被收用的資本家，等到其他的資本家與被收用的資本家，達到

同一的程度止，以維持不能社會化的經營的所有者的生產。Hindenburg 想預防不能社會化的有產者的罷工。但是到了舉行罷工的場合，我們要明確知道這決不是一部分的，而是資本家及大地主的全體。

賠償問題，依照上述的社會化論者的提議，是不能解決的。物價非常騰貴，實行他們的提議之際，對於現在的『價值』，不能不有所處置。對於有產者應完全賠償嗎？社會要負擔外國的戰爭損害的賠償費之際，還能負擔這種重荷嗎？我們對於想履行一部分而且不可能的平和條件，就令全然付之不問，但是對於可能的條件，是有賠償的義務。這不是願應聯合國的資本家，而是願慮在可能的程度不能不救助的比利時及法蘭西的無產階級。這種事情，在德意志的社會看來，是非常的重荷，這是無需煩言的。我們在多年之間，還要供給勞動力、煤、炭、肥料、機械。我還要特別指出一件事，即本國的賠償。關於這點，我首先想到戰傷者，及戰死者遺族。現在我國，約有六十萬的軍人未亡人，百五十萬的軍人孤兒，六十萬有受扶助權利的兩親，及九十萬的戰傷者。——僅就普魯士而言，每月要增加二萬人。我們對於這些帝國主義的犧牲者，不能不首先顧慮到。對於他們，比較現在的狀態，不能不有更好的撫

養。現在這些最貧者的多數，因為資本主義共和國所與的年金不充分，是陷於飢寒交逼的狀態中。此外，還有其他的戰傷者。疾病，特別是結核，有顯著的增加。貧民的住宅，學校，衣服，靴子，是不夠用。我們對於這方面，不能不加以改善，這種改善，比被收用者的賠償，更加緊要。

對於地主，如果為完全的賠償，在社會主義的社會的人們，就分離為兩個階級，即年金受領者與勞動者。前者（特別是以前的大地主）不要勞動，以其年金，很可以愉快的生活。這種狀態，會惹起最激烈的內部的衝突。在社會主義實行的最初的數十年間，人門孜孜勤勞，而且不能不斷念許多的享樂，斷不能長久容許這許多有勞動能力的懶惰漢。但是我們對於被收用者，在一定的期間，要與以一定的年金。他們的財產之一部，因為這種目的，與小貯蓄家一樣，對於他們，與以保證。因為要使他們看到新狀態的轉變，決不是容易的事情。這樣一來，被收用者——他們的居室，還留在他們的手中，——在最初的時候，比較社會大多數的人們，仍然是在更有利的地位。在這時，社會對於有資格的勞動，比較無學的，或資格惡劣的勞動，要支付較多的工資，所以被收用者如果有專門技術，並且能夠從事工作，他們在

社會上，馬上可以得到較好的地位。許多的地主，是卓越的經營管理者，牧畜家，狩獵家。

在社會化的方面，實際試行的其他各國，對於被收用者的賠償，亦沒有開始。在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在第二『都馬』，（從一九〇五年五月十日起，到七月二十二日止，開催的俄羅斯國民議會——譯者）提出農業綱領之時，其中雖規定教會領、僧院領、諸候領、內閣領、國有地、及大私有地的賠償收用。但是這時候，該黨最急進的社會主義者們，全然沒有列席，因為他們全然沒有參加選舉。在其他的社會主義者看來，所謂賠償的收用，亦不成問題。布爾塞維克的收用布告，與僅有十二時生命的俄羅斯國民會議的收用法，都沒有規定何等的賠償。事實上，社會化到了不能不進行的場合，被收用者的賠償問題，是全然不可能。

第七章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自耕農民

在農村方面，所有關係怎樣？最多的土地，在何人的手中？我們不可不首先調查。據一九〇七年及一八九五年經營調查的結果，我們可以知道一個大概。最近的經營調查以來，已經有了十三年，雖只適用於未縮小以前的德意志的事情，但是所有關係，沒有激烈的變動，還可以做我們研究的基礎。於此，我們可以參照以下的事實。

各個經營的農業用地面積	調查年次	農業經營數	總農業面積
五 阿爾以下	一九〇七 一八九五	四三八、一八一 二八九、二一七	一〇、五六四 七、三九八
五同	一九〇七 一八九五	八二四、〇四九 七四八、六五三	八九、〇六三 八二、七九七
二〇同	一九〇七 一八九五	八一二、八〇三 八一五、〇四七	二五九、九二六 二五七、七三五
五〇同	一九〇七 一八九五	六四六、九九五 六七六、二一五	四四六、七七八 四二六、七一
一 hectare 以下	一九〇七 一八九五	六四六、九九五 六七六、二一五	四四六、七七八 四二六、七一

Lecture 1 11同	1907 1895	647、454 707、235	924、980 997、803
二同 13同	1907 1895	428、398 448、333	1、053、816 1、090、286
三同 14同	1907 1895	325、304 323、885	1、126、430 1、113、876
四同 15同	1907 1895	252、575 244、100	1、124、632 1、081、822
五同 110同	1907 1895	652、798 605、814	4、607、090 4、233、656
10同 120同	1907 1895	412、741 392、992	5、814、474 5、488、219
20同 150同	1907 1895	225、679 239、643	6、821、299 7、113、231
50同 1100同	1907 1895	36、949 42、125	2、500、804 2、756、606
100同 1200同	1907 1895	10、679 11、250	1、499、225 1、545、245

第七章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自耕農民

二〇〇同—五〇〇同	一九〇七	九、三八九	三、〇〇三、九三八
一八九五	一九〇七	九、六三一	三、〇七九、〇一四
五〇〇同—一〇〇〇同	一九〇七	三、一二九	二、〇五三、八八三
一八九五	一九〇七	三、六〇八	二、四〇五、四二七
一〇〇〇 Hectare	一九〇七	三六九	四九七、九七三
及以上	一九〇七	五七二	八〇二、一一五
計	一八九五	五、七三六、〇八二	三一、八三四、八七四
	一八九五	五、五五五、三一七	三二、五一七、九四一

一阿爾，是一百平方米突，一 Prange，是一百阿爾，即一萬平方米突。又相等於普魯士的四摩爾根。我們在這統計上，可以看到很多過小經營，其所產生的食料品，不足以供家庭的消費。這些『所有者』，是不是反對農業大經營的社會化呢？其次，僅能自給的階級怎樣？他們是不是因大經營的社會化，有所損失呢？就是反對社會主義最急烈的人們，也不能這樣主張。小經營及最小經營，因大經營、鑛山、交通的社會化，可以得到利益，這是可以證明的。其次，最大部分的土地，是在中農及大農手中。他們的經營，不會首先就社會化，而且他們也不因大經營的社會化，受到什麼損失。

農業經營的社會化，要從一百 Hectare 以下的土地開始。在舊德意志，一百 Hectare 以上的大經營，有二萬三千五百六十六，總面積包括八百五萬五千九百九十九 Morgen。縮小以後的德意志，這種大經營，到底還有多少，現在無從確定。因為在國境地方，票決還未完竣。但是有人估量，我國還有一萬七千的大經營，包含五百萬 Morgen 的面積。此外，還有二百萬 Hectare 的荒蕪地及未墾地，不能不加以開墾，成爲社會的所有。

在所有者之中，有較多所有地的人們，以普魯士爲最多。以前的普魯士王，有八十三個所有地。威斯特侯，有五十二個所有地。查罕侯，有三十八個所有地。勒特愛龍伯，有三十四個所有地。

此外，還有世襲財產（家族的所有，不能賣却，只能依一定的規定而世襲的家產）。在普魯士，已頒布廢除這種制度的命令。如果到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不自動的廢止的場合，就要強制執行。據一九一二年的調查，在普魯士全體，全面積百分之七，是世襲財產。一千二百七十七個世襲財產的所有者，一千一百六十人之中，有二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一 Hectare 的諸王家的家族，有二十五人，領主三十七人（二十九萬一千五百一十一 Hectare），其他諸侯的家

族二十九人(二十七萬六千七百九十九 *hectare*)，伯爵二百六十九人(八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 *hectare*)，其他的貴族六百六十四人(七十七萬三千九百四十八 *hectare*)，資產階級一百三十六人(五萬三千四百六十六 *hectare*)。

不待說，社會首先就要沒收這些大地。

一百 *hectare* 的大經營，均變為社會化，這些經營，即令有完全的技術，其所得的收穫，亦不足以滿足國民的食料。因此，我們不能不得到農民除消費以外還有剩餘的生產物。這些農民，因為要得到衣服、長靴、煤油、酒精、食鹽、砂糖、勞動手段等，也不能不交付其生產物之一部分。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自耕農的地位，採取怎樣的形態呢？

他們還是保有其所有地，繼續的勞動。社會必須改善他們的地位，使他們能夠供給社會所必要的生產物。

勞動階級沒收大經營之際，農民採取怎樣的態度？現在不能預料。現在廣泛的農民階級，對於社會主義，是採取反對的態度。他們相信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對於他們總可以提

供更多的利益。他們（特別是較大的土地所有者）在金融上，是有力量的。但是農民的地位，在事實上，到底是怎樣？這是不可看過的事情。農民的地位，或更陷於不利，因此而增大其對於社會主義的興味，亦未可知。如果經濟的恐慌，更加惡化，不會不影響到農村，到了這時，社會主義，能夠發見不同的待遇與否？現在固無從斷定，但是在事實上，現在的私的營利經濟，已經使農村的小經營及最小經營的所有者的狀態，逐漸惡化。不能不購買食料的人們，同時，又被剝削。小農縱令有生產物出賣，分量亦不多。價格騰貴之時，他的收入，亦屬無幾。但是他以購買者的資格而出現的場合，他就馬上認識自己的位置，日益難堪。他完全與農業勞動者及工業勞動者一樣，對於他所必要用的東西，亦不能不斷念。就是更加勤勉，格外努力，他所經營的生活，也不能滿足他家族的需要。並且還有不斷增加的負擔、租稅、抵押利子。於此，小農看破自己是專為大資本家而生產。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大工業及大地主）投下多額生產物於市場，利用大經營的利益，並且搾取許多勞動力，以壟斷現在經濟的利益。

小農的住宅，往往不夠用。因為建築費過高，他不能建築較好的住宅。小農既不能使他

的子弟受到高級的教育，又不能與以生活的安全。大概的場合，只有使其子弟離開家庭，從事於工業家或大地主的經營的勞動，任聽他們的剝削。

勞動階級一旦沒收大經營，同時，由大資本的剝削，解放小農。這時，才能給小農以較好而且確實的生活。大經營有高級的技術，勞動更加容易，並且得到更多的收益。因此，關於最合理的生產手段，小農可以得到最完美的實際教育。他移到新的生產方法呢？還是固執於以小經營為基礎的舊式方法呢？只有聽他的自由。

就是在小經營，其生產亦可以為更合理的構成。第一就是土地有更好的分配。對於各個的家族，不可不形成接連的地面。這是要得到一村農民之一致，才得進行。各個的農民，這裏有一塊土，那裏有一塊地，是很不合算的，耕作與管理，是多麼困難呵！對於小農，亦不能不與以自決及自治的權利。因為這個目的，在大經營委員會之外，還要選舉小農委員會，由小農委員會與經營委員會，組織鄉村委員會，共同討論，共同管理。鄉村委員會又依經濟地域，又結合而為共同的行動。這種制度，比較今日專仕奉大地主的農業會議所，農民能夠得到更大的自治權。

森林與河流，爲農民共同使用，農業學校及農業大學，亦爲農民而開放，療治設備的社會化，學校教育制度，以及福利增進設施的擴張，亦成爲農民的利益。這樣一來，社會主義的經濟之恐慌，雖逐漸增加，農民還有反抗社會主義的理由嗎？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的經濟，不比資本主義的經濟，更加有利益嗎？如果社會主義的經濟，減輕他的負擔，與以更好的經營手段，並且對於他的生產物，與以他所必要的用品，那末，他的地位不更加改善嗎？農民的态度，與工資勞動者的地位，完全一樣，一定是構成更有利的條件。

如果不以私的營利關係爲標準，而以社會的必要關係爲標準，社會在技術方面，對於農民的經營，有顯著改良之可能，並且一定能夠加以改良。在其經營內，應用機械。社會可以爲多數的農民，組織動力耕作。建設陸上電線，以供農民的使用，不要大的費用，農民可以得到動力與光的供給。特別是因爲這個目的而使用泥炭池的場合，更加如是。農民的住宅與耕地，有電氣的使用，在經營內，有電流以運轉機械，——與大都市的小工業家一樣——這種事實，在農民看來，有什麼意義呢？這裏沒有詳述的必要。利益是很明白的。大蒸溜業、精鍊業、殖民地、酪農業、水車業的生產物，均爲社會之所有，對於農民，以很容易的條

件，就可以供給這種生產物。因為社會不想掠奪他們，而且大的私的掠奪者，已經消滅了。模範經營，及試驗的經營之科學的研究及實驗，亦成爲農民的利益。對於農民，可以供給人造肥料、優秀的種子、種畜等。在這方面，社會化的大經營，有高度的技術，可以替他們做很多的事情。社會對於農民，不可不敷設良好的道路。同樣，他們的經營的改良，不可不依產業合作銀行，以處理經營的事務。

農村的文化，次第向上，有文學及知識的財寶，有優秀的娛樂及美術，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農民比較以前，更加可以利用農業合作制度。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農民已經採用這種方法。他們在德意志及許多的國家，例如丹麥，收到非常的成功。不待說，農民的經營，不可不依照一般的經濟計劃而生產。他們依照交付的規定，以交付生產物，與大經營一樣。處分權的制限，完全出於社會之必要，農民可以得到必要的供給。但是農民——雇傭他人的勞動力的場合——對於勞動者，不能不與以一般普通的工資及勞動條件，與他們以勞動者應享的權利。社會對於農民交付的生產物，不可不詳加審定，務必使其有遵守義務之可能。

農民離開土地，社會是不願意的，不僅如此，就是對於大地主，社會主義亦不願與以這

種運命。大地主不可不留在原來的住所，只有爲社會之必要，才沒收其所有權。農民不致有長期的犧牲。對於只有一片土的農民的經營，社會決不能違反他們的意志，進行社會化。這種社會化的過程，或延長到數十年之久。只要社會不受損失，決不可過於急燥。原來的所有形式，及生產形態，不是一舉可以消滅的。社會主義的建設，是漸進而有組織的。但是現在不能不開始。現在的問題，就在這裏。與我們現在還有原始共產主義時代及封建時代的殘餘一樣，私的經濟之一部分，暫時之間，是不會消滅的。

農民的經營形態，無疑的，還有長久的存在。在農業大經營社會化方面，有利的實驗出現之時，大經營在技術上面，對於社會方面，有模範的發達之時，人們的勞動力，節省到極度，並且以便利而容易的勞動方法，得到多額的收穫之時，許多的自耕農，對於社會主義，才能發生興味。在他們自己中間，會發生社會主義的運動，對於結果，我們是不要懸念的。

現在的農民，到底有什麼呢？目前的狀態，是不是健全的状态呢？物價繼續的騰貴，這種制度，還能長久維持嗎？農民想購買一片的土地，是不是要莫大的價格呢？地租騰貴的結果，不能不支付非常騰貴的佃租。馬、種牛、飼料的價格怎樣？我們最不幸的營利經濟，還

可以永久維持嗎？農民知道自然及社會，是變化的，無論什麼東西，不能永遠存在的。一種經濟組織，一旦衰老，只有對於一部分的人們有利益，對於大多數的人們有損害，這種經濟組織，不能不讓位於更好的經濟組織。如果小農與大地主，共同反對大經營的社會化，並且組織大地主黨的守備隊，事物的顛倒，真是未有如此之甚。社會主義，不是農民之敵，而是其友人。社會主義不從農民奪取一點什麼，反而給農民以很多的東西。因此，農民對於社會主義，應採取更親切的態度。他們不是長久妨礙社會主義的。只要不是一部分的人民死去，一部分的經營不能不陷於崩壞的時候，社會主義，是不能不實行的。

還要附帶說一說，德意志共產黨的農業綱領，關於農民在社會主義的社會的狀態之部分，即關於小農的土地及勞動手段的私有財產，是維持原狀，不加以干涉。小農對於從來耕作的土地，有自由處分權。

小農依照委員會憲法，自己執行經濟的及行政的事務。這種自治制度，代替資本主義的國家官僚監督制度。從事於小農經營的從業者，與家庭勞動的女性的家族，加入各地的小農委員會。

定住在農村的小商人，以及毫不剝削他人的勞動力的小手工業者，亦加入小農委員會。各地的小農委員，與在農村區域內的土地委員會，以及定住在農村的工業勞動者，結合起來，組織鄉村委員會。

小農委員會，處理小農共通的經濟事件，鄉村委員會處理鄉村共通的經濟事件，及自治團體行政。

小農委員會購入肥料、飼料、種子、種畜、農業用的器具、機械、及一切種類的生活必需品，以供共同之用。

小農委員會與各地的土地委員會、勞動委員會，共同監督在各地聚集所剩餘農產物的交付。

社會的工業，供給小農生活必要的工業品。這種工業，完成細網狀的電力網，供給共同利用的機械及建築物，擴張現在農業的產業合作社，擴大一般的及專門的教育，對於技術的處置等，專門家無料的使用等，以促進小經營產業合作化。

第八章 食料的分配及消費

在必要經濟，不待說，不容許有自由商業。生產物的分配，完全與生產的一樣，不可不有計劃的規定。各處不可進行食料品物交易。大商業的術策，是一般所知道的，這裏沒有詳細議論之必要。因為術策的關係，生產物的價格騰貴，而且往往腐敗。交通機關堆積過度而且不必要的重荷。大商業第一個標目，是想從生產物得到充分的利潤。

單是為商業想得到豐富的利潤，許多不必要的費用浪費了。在現今的社會，沒有方法，可以防止這種浪費。

社會主義的經濟，首先是努力供給人民的生產物。這就是必要經濟。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亦與外國交通，進行生產物的交換。因此，社會主義的經濟，要有人組織、管理、處置這種事務。因此，便發生商業從業員的問題，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有必要的能力與經驗。但是他們不過是大經濟團體社會的使用人，不能有所操縱。我們雖有交換，但不是原始的，

而是大規範的組織。

自由商業，是怎樣不合理，只要舉一例就夠了。德意志在一九一九年，食料非常困難。但是『自由商業』從外國輸入一千七百萬馬克的煙草類，因為可以得到很多的利潤。如果是社會主義的經濟，能容許這種事情嗎？

其次，不可不規定國內生產的分配。因此，『自由』商業，也是要除去的。生產物由生產者到消費者的過程，不可不儘可能的短小而且簡單。現在從事於商業的人們，一旦解放了，他們不能不參加財貨的生產。職業的交替，在社會的經濟，比較今日容易。生產物的分配，對於全體的地方，爲有計劃的進行。委員會制度對於從業員，在適用於全體經濟領域規定的範圍內，保證其自決與自治。

這種分配組織，因爲『強制經濟』與中間商人，惹起生產的騰貴而陷於苦境的生產者，是有益的。但是對於私的小商業，是有害的。一九一九年五月，撒克遜消費合作社聯合會，在第五十一回大會，有一個代表，陳述如次。

一九一二年，人口調查的結果，有四千四百四十人的某處，有一個消費合作社，設兩個

販賣所，那裏有二千七百人，以食票交付食料，可以滿足需要。不屬於合作社的其餘一千七百人的消費者，其食料品，都從十九個小的食料舖購買。

此外，還有許多的例，不勝枚舉。這是不是適合於經濟的目的呢？社會可以長久管理這種事務嗎？否！大規模的改革，不可不開始進行。

對於消費者，誰管理生產物的分配呢？關於這點，不十分明白。但是因此，消費合作社與市村，都成問題。消費合作社已被證明是卓越的分配機關。德意志的消費合作社，在一九一六年，有二千四百十二個，社員有三百萬人，其中有二百十四萬三百二十人，是屬於德意志消費合作社中央合作社。

消費合作社的賣出額，達七億九千萬馬克。其中一億七千五百萬馬克，是自己生產的賣出額。其所有的投資，流動的，及利子附的，有一億五千九百萬馬克。動產及商品等，有九千四百萬馬克。所有地有一億三千五百萬馬克。消費合作社不能一舉而承受人口全體的支給嗎？如果與市村合作，是能向着這個目標進行。對於現在官廳的分配制度，凡屬可以使用的東西，加以維持改良。倉庫、商店、是夠用的。這些東西，不待說，是不能不沒收的。

消費合作社，有高貴的特質，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要進行直接交易，是必要的，這是在地主黨之中，也承認的。不待說，現在他們都趨向於『自由商業』，因為自由商業，對於他們，比較官廳的分配機關，可以保證更多的利潤。但在以前，他們也不喜歡自由商業。當時主張農村方面，努力於直接供給都市的食料品。但是在都市方面，商業資本有決定的勢力，所以這種主張，沒有一點效果。農業者的代表，關於消費合作社交易的優點，陳述一些什麼意見，僅舉出兩個例來看罷！

哈爾勒 (Halle) 的農業合作報 (Die Genossenschaftlichen Nachrichten)，關於農業的合作社與都市消費合作社的商業交易，有以下的意見，如果農業生產合作社與都市消費合作社的偉大的力量，比實際所進行的，能夠更廣泛的利用，以增進一般人民的福利，那末，我國戰時的經濟組織，一定更容易的進行，並且為合目的的發達。……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直接交易不可能的時候，只有以自己的利潤，放在眼中的中間商人，介在這兩者之間，這不僅不是都市人民的利益，同時，亦不是農民的利益。

為農業者同盟的有名的指導者 Frohner V. Wangenheim，於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在西

普魯士的農業者同盟會議席上，宣言如次，『在地方團體內，食料品不可不經過消費合作社，以供給人民。』

勞動者消費合作社，在其最近的會議，討論社會化的問題。代表大概都是說，我們是親切的問着這個問題，我們是仕奉社會，對於全體人民生產物的分配，要有承受的準備。但是對於這方面，建立更確定的計劃，並要確定市村與消費合作社的職分的範圍。某種食料品的生產，市村不可不擔任，例如野菜的栽培，必要在大都市附近經營。並且在市村不可不設置大藝園場、果林栽培地、湖沼、漁場、製乳場、養豚場，而且加以維持。在市村，不待說，又要設置屠肉場及麵包製造所。在這方面，差不多到處是進行古風的，浪費精力的小經營。例如在柏林，大的麵包製造所，僅僅能夠供給人口三分之一的需要，巨大的工作的沃野，還存在着。德意志的工業，起初完全沒有為外國而勞動之必要，國內還有許多要做的事情。

食料品的消費，不可不為近代的而且大規模的組織。現在小邸廚制度，是古風的，非實用的。對於婦人的負擔，過於太重。因此，不可不開始設立大邸廚。看到最近設立的病院或

食堂的人們，怎樣與少許的勞動力與燃料，得到莫大的數量而且精美的食物，沒有不驚訝不已的。這種邬廚，又可以節省食料品。小家庭的邬廚，要浪費幾多的脂肪呵！不待說，一般的飲食，不可不普及於一般的人們。不可採用救貧食堂的制度。在農村方面，大經營設置大邬廚，是得策的。這種邬廚，以少許的費金，就可以做到。同時，應設立食堂。對於病人及小兒，不可不有特別設置。不能參加或不願意參加的人們，其飲食由家庭供給。依這種方法，可以使現在的農村婦人，對於飲食的準備，由匆忙而悲慘的現狀，解放出來。這種制度，農村婦人，是首先歡迎的。（小孩的撫養及教育，亦可以為共同的設備。）男子在這種制度之下，的確可以在親切愉快的家庭，享受美滿的飲食。婦人可以免掉一件最操心的事務。在都市方面，也同樣的設制大邬廚制度，至少可以準備主要的飲食（晝餐及晚餐）。旅館亦可以利用這種制度，為食堂之用，有不願意到食堂去的人們，飲食可以送來。旅館不充分的地方，可以建設食堂。採用這種方法，食料品及燃料，可以為最合目的的使用。浪費與腐敗，一點也沒有。各個人不得在他人飢餓之時，大開筵宴。各個人得到更多的平等的保證。這樣社會確能夠使各人得到飽滿。同時，他們的幸福增進了，可以產生更多有價值的食料品，其

結果，可以發給更好的食票。大鵬廚，在這方面，可以舉出小家庭所不堪的工作的成績。社會主義的社會，在當初感覺食料品缺乏之時，對於食料品的分配及消費，以合目的的組織，已經使社會不致於大的飢餓。

教授巴羅多博士，在其著『未來的國家』裏面，計算一千八百萬 *populations* 的農業所有地，社會化以後，社會對於每個人，一週間，可以分配下列的食品。小麥麵包一千三百三十克蘭姆，裸麥麵包一千三百四十克蘭姆，共計二千六百七十克蘭姆，（小麥碾研到百分之七十，裸麥碾研到百分之六十五）新鮮牛乳三分之一里多爾（一里多爾，約合日本五勺餘），脂肪 *fat*。九十克蘭姆，肉一千四百六十四克蘭姆，（對於成人一千八百克蘭姆），人造牛油二百克蘭姆，馬鈴薯七磅。試以最近數年間的分配比較來看，小麥與裸麥，是一種粉末，麵包是二千克蘭姆，要少六百七十克蘭姆。新鮮牛乳，只供給未滿四歲的小孩，（從四歲到六歲的小孩，常常只得到丹麥的牛乳，但是許多貧窮兩親，以價格太高，不能購買）。牛油不能每週分配，就是分配，消費者只能得到五十克蘭姆，至少要少百五十克蘭姆，脂肪 *fat* 也同樣的不得交付。半脂肪 *fat* 或乳酪，每月不過分配一回，只有四十克蘭姆，要少二百八

十克蘭姆，講到肉類，交付一百八十克蘭姆香腸，要少一千克蘭姆，人造牛油，交付七十克蘭姆，（五十克蘭姆的牛油交付的時候），要少一百三十克蘭姆。不分配牛乳的時候，脂肪全部，不過交付一百二十克蘭姆的人造牛油。馬鈴薯交付五磅，有時僅交付三磅，夏季是全然不交付，原來可以交付更多的麵包、肉、脂肪、*eggs*、馬鈴薯，但是更加適當的交付，就會碰到營利經濟而坐礁。

關於交通機關的擴張，尚須一言。交通機關也有同樣的必要，交通不方便，全體經濟，均感困難，現在交通制度方面，是怎樣不方便，這裏沒有詳述之必要。在 *Duisburg*，德意志職工會總同盟委員會席上，據運輸職工會代表的報告如次。

『由荷蘭裝三千噸鯡魚到 *Duisburg*，有檢查鯡魚的獸醫，住在 *Geestmünde*，因為要受檢查，把鯡魚裝在貨車輸送到 *Geestmünde* 去，（謹聽！謹聽！之聲，起於左派），檢查以後，鯡魚復運到 *Duisburg*，再搬到船上。』

我們到處何以看到這種官僚的腐化。他們可以做這樣愚笨的事情，他們固執專制的政治。前政府機關報『前進』(*Vorwärts*)，在一九二〇年第一百十六號，看到由魯爾礦區，運出

三十萬噸的煤炭，貨車不足的事實，不得不絕叫『愛擇爾大臣閣下（鐵道大臣）！請你認真點幹罷！對於右派的怠工們，也是一樣』！交通機關不可不脫離高級官僚的命令權，而歸勞動者的決定。這樣才可保證合目的的使用。

由此看來，我們知道在一切的方面，主要的禍害，是在那裏呵！我們知道不可不設法除去這禍害。我們幹起來罷！我們做啓蒙運動罷！這本小冊子，我相信有多少的貢獻呵！

這種壓迫貧民日益利害的悲慘的經濟狀態，確是我們最好的宣傳手段。我們不利用這種事實嗎？對於這種無計劃的，混亂的經濟，即資本主義的無秩序，我們不可不拿社會主義的秩序，與之對抗嗎？在委員的制度方面，我們不可以訓練勞動階級嗎？他們站在我們地盤之上的時候，他們是會得到勝利呵！他們會開始社會主義的建設呵！現在正是其時了，不可早一日，亦不可再遲一日。

獨立社會民主黨，對於農業問題，有統一的見解。這是與舊黨所主張的見解一致的。在右派社會主義之下，形勢全然不同，他們表示最大的混亂與最顯著的反抗。

有一部分——而且是最大的部分——贊成上述的殖民政策？這種態度，全然適合於小資

產階級政黨的本質。右派社會黨及其他的追隨者，以這殖民政策即大經營之破壞爲不幸。他們想維持大經營，但是不過想使其國有化。關於耕作，意見亦是紛歧。有的說，國家不可不採用自耕政策。有的說，土地應委之國家的自耕農，更有人希望股份公司，農村勞資合作社，即是企業家與勞動者共同耕作土地。這些一切的人們，都不是社會主義。

在農村方面，想實行社會主義的人們，不能留在右派社會主義者之下，他們不可不加入獨立社會民主黨。

農業的社會化

全一册

實價七角五分



著者

喀爾爾
馬希阿尼
考茨基

譯者

鄧毅

出版者

上海霞飛路霞飛坊十九號
新生命書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寶善里

印刷者

上海法租界蒲石路
蔚文印刷局
I 一百八十六號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55

42044

